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惟有「敢」
才有「感．創．做」

動手學（LBD）的三年經驗

EDIVERSITY
教育大同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惟有「敢」才有「感．創．做」

動手學（LBD）的三年經驗

主編	教育大同
撰稿	LBD團隊（程頌琪、鍾鳴芳、何美儀、張惠侶、林靜儀）
插畫及設計	温柏萱
設計顧問	Hiyuki Ogata
相片	由教育大同、夥伴小學及明周文化提供
出版	教育大同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年8月
網址	www.ediversity.org
電郵	admin@ediversity.org
發行	教育大同有限公司
印刷	香港一刷
版次	初版
ISBN	978-988-78742-1-8
項目名稱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主辦機構	教育大同、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捐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圖文不得轉載及翻印

目錄

006 / 序一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張亮先生

008 / 序二 勇敢的先行 程介明教授

010 / 序三 敢創做家校合作新模式 趙永佳教授

013 / 序四 LBD動手學的教育心理學 朱可達博士

015 / 序五 LBD如何成就開心學校 教育大同

019 / 序六 校長們的話

030 / 導讀

032 / 老師的一天 (漫畫)

033 / 關心學生，也要關心老師多一些

第一章 摸石過河：落實全人發展、自主學習的實驗

038 / LBD的緣起

045 / LBD的三年演變

053 / 學生的得著

第二章　教育高牆：需要一起跨過的心魔

064 / 教育高牆

066 / 學校改革兩大支柱：SPACE 和 RESPECT

SPACE：學校措施的變革

068 / Ⓢcheduling & Space　調動時間表 釋放師生空間

070 / Ⓟositive Environment　營造正向氛圍 讓孩子感到被愛

072 / Ⓐlternative Assessment　突破傳統考試 全面回饋學生表現

075 / Ⓒhild-centred　以孩子為本 尊重不同需要和興趣

077 / Ⓔducation for Parents and Public
與家長緊密溝通 向公眾傳遞信念

RESPECT：LBD的學與教元素

082 / Ⓡeflection on Experience　學習要動手 更要有反思

088 / Ⓔvaluation　沒有考試分數的LBD

091 / Ⓢpace for Students　還孩子多一點空間

098 / Ⓟlay & Learn　玩樂與學習從不是對立

106 / Ⓔmpathy & Inquiry　學習從「心」出發

112 / Ⓒhoice & Voice　開放選擇 讓孩子的聲音被聽見

121 / Ⓣrial & Error　大人小孩一起敢錯敢試

第三章　老師轉變的故事

129 / 無為而無不為：呂老師等學生按「平安鐘」

135 / 師生齊成長：放手讓學生飛翔

145 / 投放時間，讓世界更美好

152 / 舊瓶換新酒：老練也可以創新

第四章　邊做邊學：敞開胸懷從不同國度汲取教育新靈感

160 / 芬蘭的沖擊：人本教育的「少即是多」

171 / 生活的價值：一起活出正向教育氛圍

176 / 廿年磨一劍：向台灣實驗教育學習

第五章　繼往開來：從這場教育實驗中我們學到甚麼

188 / 協作夥伴的同行滋味

196 / 大學夥伴經歷到的教育理想

200 / 若我學生時代有LBD

203 / 結語

206 / 「感．創．做」主題曲

206 / 過往系列報導

207 / 鳴謝

序一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張亮先生獻辭

常言道：「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世界踏入21世紀將近二十年，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社會環境亦愈趨複雜，傳統的教育制度，是否仍然能夠孕育世界未來的主人翁呢？

教育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曾指出：「教育孩子是從尊重孩子開始。」教育發展任重道遠，尊重孩子的不同需要，正是教育的真諦所在。傳統教育制度常因着重考試成績、記憶背誦多於思考分析而為人詬病，令莘莘學子和為人師表者均承受沉重的壓力。

「教育大同」為家長和學生們提供另一個教育模式的選擇，以「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這個教學概念，讓學生每日的學習包含自主學習時段，喚起他們的學習興趣，促進他們共同協作尋求解決方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達致全人全面的發展和成長。

我們深信，每個小朋友均有各自不同的個性、興趣、能力和才華，只要得到平等及多元的學習機會，定能各展所長。「教育大同」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原則，讓孩子自行計劃學習目標、選擇學習方法、觀察學習過程，以及評估學習結果，讓他們學以致用之餘，同時提升

他們的溝通和解難能力，發揮無限創意和潛能，成為終身學習者，貢獻社會。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自2016年支持「教育大同」推出「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以來，深受學生、家長以及教師歡迎。受惠於計劃的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的學生表示很享受體驗式學習，讓他們能夠輕鬆愉悅地接觸新事物，參加外出活動令他們眼界大開。家長們亦感受到孩子的改變，其積極學習態度有助在日常生活中打開話題，加強親子關係。計劃同時啟發了老師的教學思維，打破固有的框框，拉近師生距離，讓他們能夠享受與學生的互動過程。校長和部份教職員更有機會遠赴芬蘭，觀摩當地優秀的教育文化，獲益良多。

馬會作為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機構之一，推動本地教育持續發展一直不遺餘力，因應世界的迅速演變，協助推出適時適切的教育項目，以應付21世紀的挑戰。當中包括「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以「發揮校本優勢，培育多元才能」為本，照顧不同學生的多樣需要，提高他們的學習效能，使教與學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賽馬會『不一樣教育節』」則通過由本地與海外學者和教育領先者主導的講座、工作坊和培育計劃，促進及反思新世紀教育，推廣教育創新。

我們期望計劃的「感·創·做」理念在本港教育界得以發揚光大，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在愉快的多元學習環境下，於不同的範疇中盡展所長，不用再做「求學只求分數」的「考試機器」。

序二

勇敢的先行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LBD計劃顧問

程介明教授

LBD是Learning by Doing 的簡寫，意思是「做」中「學」。因爲容易引起「做『中學』」的誤解，故用英文簡寫。認識幾位創立的家長，不知不覺已幾乎五年。眼看他們從「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只照顧自己的孩子出發，逐漸領悟出教育的真諦，而且努力為更多的家長提供另類的選擇，頗受感動。他們不是爲了金錢、名譽、地位，但卻在種種的逆境之中，享受着種種的掙扎。他們在宣告：教育是可以不一樣的！在此，向她們致敬！

應該說，LBD是人類學習的基本途徑。人類學習的基本理論 — 學習科學 — 建築在一個基本原理：「人腦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的發展。」人類的活動，讓人與外界事物不斷交往，在這些交往中逐漸形成他們對周圍事物的概念，也就是他們的知識。簡單來說，「媽媽」這個概念，是嬰孩在與母親不斷的交往中形成的。我們大人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也是靠不斷的活動、與他人互動、不斷地觀察、分析、綜合、總結，逐漸形成我們對這個環境的認識。這些，都是知識形成的過程，而不是靠別人（包括教師、家長）的輸入。傳統上人們常說：「要像海綿一樣地吸收知識！」其實是一種誤解。

學習科學，以腦科學來加强我們對於人類學習的努力，還發現「做」與「學」是同時發生的，而不是「學」與「做」先後兩個不同的過程。還發現，在「做」的過程中，許多的知識是同時、混合、不在意地形成的，而不是像我們傳統的作業一樣，切塊分割的。學習科學還發現了人腦與人腦之間的互動，因此人類學習也是一種群體活動。

LBD的發起人，本身就在實踐著學習科學所揭露的道理。她們在不斷嘗試、不斷探索、不斷總結；在「做」的過程中，孩子們不斷實踐、不斷合作、不斷創作、不斷創造，他們獲得的，絕對不只是知識；他們還應用他們的知識，做出對別人有用的東西，從而看到自己的價值。逐漸讓教師和家長看到成效，而即使是傳統科目的領域，他們的孩子也可喜地出衆。參與其中的教師和家長，其實也在體驗和證實人類學習的真相。

因此說，LBD不是隨便的一項教育實驗，而是我們未來教育的先行。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急速改變的社會中掙扎。在龐大的學習體系裏面，LBD只是一小塊，但是他們的成就，卻會照亮許多人的心，讓大家知道：教育是可以這樣的！我會加上：教育就是應該這樣的！

序三

敢創造家校合作新模式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博文及社會科學院副長、LBD計劃顧問

趙永佳教授

最近，家校合作又變成熱門話題。教統局2017年成立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檢討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並制定政策方向讓家長協助子女有效學習，健康愉快成長，更特別強調希望通過「正向家長」運動，藉此減少過度競爭的文化。

不過，家校合作其實並不容易，很多時候和家長們談起學校，都會聽到不少對學校的怨言，尤其是很多家長都會覺得學校的功課量太重，課程要求太高。最近身邊甚至有一批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長對主流教育制度徹底失望，正打算開始在家自學。當然也有所謂怪獸家長，埋怨學校的家課太少，令子女空閒時間太多云云。

那邊廂，學校和老師對家長往往也有不少意見。正如官方委員會所指，確實有家長太著重成績，因此會不斷將壓力加在老師身上，要求為孩子們拔尖補底，批改家課成為無底深潭。另一方面更有老師投訴家長們要求 happy school ，令到學校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例如要組織及帶領交流團、或負責大量課外活動等。而家長不斷因大大小小事情向學校投訴，也為老師帶來了無盡的壓力。

由此觀之，不禁令人懷疑真正的家校合作是否可能。現在，香港雖然

已不會好像以往，默認家校角色，各自為政，互不干擾；但是今天常看到的家校合作模式，還是傾向要求家長協助學校的教育過程，例如，通過協助子女完成作業、出當家長義工，甚至擔任家長教師會委員，以做好橋樑的角色等等。也有另一種討論是藉經濟學上消費者權利的概念來描述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家長作為教育消費者，有權要求合理的服務質素、充分的資訊以及知情權，以了解子女學習的進展。

兩種模式，看似矛盾，但其實不謀而合。因為強調家長有選擇權，於是可以在教育市場選擇他們認為合意的學校，但在作出選擇之後，就應積極投入與學校的協作。有討論教育專業的學者，就描述這是所謂classical professionalism （古典的專業主義)，即是專業人士對自己專業有自主性，對於自身的專業操守及管理，應該都不受外界干擾。但其實到了20世紀後期有關專業的討論，已經過渡往principled professionalism，認為專業人士與服務對象的關係，應該變得更加開放、互動、以至對等。

如何讓教師與家長變成真正的夥伴？一個前提條件是雙方對教育的目標和願景應該要一致。但教師和家長，雖然都是以學生的福祉為終極目標，但何謂福祉？如何做到？卻往往有不同看法。老師多認為要對所有同學負責，而忽略同學間的不同學習需要；家長也常只是著眼於自己孩子的需要，而忽略整體的情況。而且因為訓練、知識水平、以及價值觀的差異，家長教師雙方往往都會覺得和對方溝通非常困難，這也是壓力的來源。

從這角度來看，「感·創·做」大本營的確是締做了一個嶄新的家校合

作模式。教育大同由家長組成，他們主張教育有選擇，但並不光是以消費者心態來選擇學校，而是希望推動教育的真正多元化，令家長在教育體制內，都有希望能找到適合自己孩子的學校。 所以他們不但幼吾幼，也及人之幼 ，更加希望幫助每一位孩子、每一位家長、甚至老師，都能有愉快而有效的教育經歷。於是，他們就走入學校，希望推動教育創新。

同時，主流學校中也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希望「創不同」，為自己的學生打造適合他們的課程和教育法。因此他們和教育大同一拍即合，並沒有誰為主、誰為從的意思，一起同行，摸著石頭過河，為孩子的教育找出路。「感·創·做」大本營揭示了一種對等、開放、互動的家長與學校夥伴關係，希望大家能通過本書認識到這個教育的小實驗，期望這種家校合作的模式，能夠遍地開花，我們一起來尋找香港教育的未來。

序四

LBD動手學的教育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家

朱可達博士

學習本身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隨着成長和環境的轉變，我們的學習動機變得越來越薄弱。如何提升學習動機，是當前教育面對很大的挑戰。

進入數碼時代，現今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模式跟上一代有很大的分別。以前學生的專注力較長，老師用傳統的講授教學（chalk and talk)，學生也能長時間專心地聆聽。但隨着手機和電腦遊戲的普及，學生每天花在電子遊戲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在學習上的專注力變得越來越弱。電子遊戲能這麼吸引學生，原因是過程之中有很多感官刺激（sensory stimulation）生動的影像、澎湃的聲音、手指快速地按鍵盤。遊戲過程中，我們要眼看、耳聽、手動和反應要快。即時的回饋（immediate feedback）和不斷提升挑戰程度(challenge)，令到學生獲得很大的成功感。有些電子遊戲不單是個人的活動，還可以邀請其他朋友一同參與，在朋輩的互動下，遊戲變得無比的吸引。

電子遊戲的出現，老師如何令到課堂吸引，是個很大的挑戰。教育大同在小學推行「動手學」(learning by doing），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模

式，可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通過活動，學生生活化地學習，知識理論變得更加貼地，讓他們感覺到知識和生活不是分割的，學習動機也增加了。

教育心理學研究發現，「動手學」能增強學生的投入感(engagement)、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解難能力（problem-solving skills）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除了提升學習的成果，學習變得更有趣，讓學生更喜歡學習。

高興知道教育大同在堅樂第二小學的動手學項目：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Happy Schools! Project評為2019最優秀的開心學校活動之一。希望他們的成功，能鼓勵更多學校推行「動手學」，讓學生能夠愉快地學習。

序五

LBD如何成就開心學校

教育大同創辦人及總幹事

張惠侶

我們一個家長組織走入主流學校，在課時內、課程內，搞不考試的Learning By Doing (LBD)動手學，除了因為擔憂應試式教育扼殺學習興趣，認定體驗是學習的必需外，也希望與老師同行，一起構建讓孩子能自主學習，能與老師共學、共成長的開心學習現場。

開心確是主觀的，對於開心學校，每人心中都有把尺，總有各自的指標。在堅樂第二小學，我們發現很多家長正正因為LBD這個課程而找上這間有點「吊腳」的學校來。一邊，愈來愈多家長追求愉快學習，但同時也有家長或老師怕「玩」得多，學習時間會少了，甚至將「開心學校」與學不到、成績差劃上等號，情況又是否真的如此？

當香港有人對開心學習「十五十六」之時，在距離我們不遠的泰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亞太區教育的 UNESCO Bangkok 原來已於2014年底啟動Happy Schools! Project，調查了30個國家的不同教育持份者後，更於2016年發表研究報告，羅列了22項開心學校指標：

人：

- ＋校內的友誼與關係
- ＋老師的正面態度與正向特質
- ＋尊重多元與差異
- ＋正面與協作的價值觀與做法
- ＋老師的工作條件及福祉
- ＋老師的技巧與能力

過程：

- ＋合理及公平的工作量
- ＋團隊及協作精神
- ＋趣味及吸引的教與學方式
- ＋學習者的自由、創意與投入
- ＋有成功及成就感
- ＋課外活動與學校項目
- ＋師生有如隊伍般一起學習
- ＋有用、適切及吸引的學習內容
- ＋心理健康及壓力管理

環境：

- ＋溫暖及友善的學習環境
- ＋確保環境無欺凌
- ＋開闊及綠色的學習及遊戲空間
- ＋學校的願景及領導
- ＋正向紀律
- ＋健康、衞生及營養
- ＋民主學校管理

他們更列舉開心學校與非開心學校的五大特徵，學業與成績的追求不僅沒有出現於開心學校22個指標，更是非開心學校的五大特徵之一：

開心學校五大元素	非開心學校五大特徵
1. 校內友誼與關係 2. 溫暖及友善學習環境 3. 學習者的自由、創意與投入度 4. 團隊及協作精神 5. 老師的正面態度與正向屬性	1. 不安全環境容易有欺凌 2. 學生工作量高，壓力由考試及分數引致 3. 負面學習環境及學校氣氛 4. 老師的負面態度及特質 5. 不良的人際關係

可見要做到開心學校，並不只是讓孩子可以玩吓開心吓，要做到這些指標，背後要花很多功夫。愉快的心境會促進學習與工作效率這個關聯已有大量研究證實，這個開心學校報告亦指出聯合國大會已於2011年確認「追求快樂是人類的基本目標」，世界多個國家已將幸福快樂定為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並引用了不少研究，其中一項指出較快樂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於15年後賺取更高的薪金（Diener, 2002)，而另一個已連續進行了近80年的哈佛大學追踪研究，更指出讓人活得更長壽；更開心的，不是金錢與地位，而是良好的人際，特別是夫妻關係。關係既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藝術，是需要由小讓孩子認識並培養他們尊重人的不同，從了解自己及別人的需要上去看，去想。

我們推出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這個計劃，是建基於尊重孩子的不同這個基本價值觀，老師都說在LBD的過程中，發現孩子的另一

面；看到他們在有選擇、有探索的自主學習中得到的自信、喜悅與能力，老師自己也重新感受到教學的意義。2019年，我們在堅樂第二小學推行的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有幸在UNESCO Hall of Happiness榜上有名，在50多個亞太區活動中被選為其中六個最出色的開心學校活動之一，事實上，該計劃幾乎符合所有22項開心學校指標。

這三個年頭，老師和我們一起走過很多高低起伏的旅程，在愉快的背後，實在包含很多的努力、堅持、跌碰與心思。孩子們在LBD的愉快氛圍中，建構了很多平常課堂沒空間去練習的態度與技巧，這是要老師額外的努力與創意才能達致的。在此，謹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信任，捐助我們進行這三年的試驗，亦衷心感謝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上下同工，以及其後加入的四間小學的校長老師們的信任與努力。我們謹將三年經驗結集成書，希望讓更多人認識LBD，敢於為孩子的需要作出適切的教育選擇。

序六

校長們的話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蕭婷校長

對話裏的看見

蕭校長與堅二小孩的對話：

校長：你喜歡上學嗎？
孩子：喜歡！
校長：你最喜歡上學的哪個部份？
孩子：LBD。
校長：為什麼這麼喜歡LBD？
孩子：因為……

類同的對話，經常出現在孩子邀約我共晉午膳的時候，我順度做個「訪談」以收集孩子對堅二小學習概況的數據。

事實上，無論是與孩子的對話或是閱讀家長的留言版，絕大部份的孩子都把LBD的課程捧成堅二小最受歡迎的課程。

作為一個新校長，在過去三年推動LBD的過程中，

讓我感受到：
要從孩子學習和老師教學的角度去感受學校學習是怎樣的一回事。從而檢視上課的時數和課程的內容是否有調節或修改的必要。

讓我意識到：
為孩子和老師創造空間去思考、去摸索自己想學的東西（學生）、自己施教的方式（老師）的必要性；激發內在的動力去推動學校的持份者自主學習的精神。

讓我決心去：
提供學生和老師「當家作主」的自選環節，讓他們在同一空間裡，都有發自他們內心想要探索、想要尋覓、想要開發的新知.....親自用他們的雙手去搭建所想所求。

說實在，堅二的持份者：學生、家長和老師都對LBD有很大的認同。
因為我們真能做到：

在堅二小，創造新天地
堅二孩子，找到真的你
在這裏，孩子能發揮創新感覺
孩子能用意念創未來
孩子熱情懷著使命，學習做到好
勇創新方向，師生齊成長
成功，雙手創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衞理小學

林德育校長

有篇文章指出：『教學改革是教育改革重要一環，因為唯有教學改革成功，才能保證教育改革真正的成功。所謂教學改革，其內涵無非就是促使「教者善教」而「學者善學」。杜威之經驗哲學經驗強調「有事可做」(Something to do)，更要「有事可學」(Something to learn)，主張讓學生在經驗的學習情境裏「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透過學生主動的反省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來領會事務之間的關連，學習因而「水到渠成」。』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教育大同在推動教學改革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理念，同工們深信要學生有效地學習，必須給予學生適切的空間，減少外來人的干預，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主動性，達到教師教得少，學生學得多的目標。本人的學校，亞斯理衞理小學受這理念所吸引，在一、二年級推動常識科「做中學」為本的統整課程。課程中以遊戲、創作、設計、閱讀及實地考察等多元化的體驗活動為主軸，透過「做中學」來充份培養學生真正的學習興趣，並從實際情境的教學互動中豐富學生的生命素質，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教育大同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於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推行三年的體驗式教育項目，為孩子營造自主學習，全人發展的環境。有了學校的實踐經驗，教育大同將實踐經驗與學界分享及在不同學校實踐，讓不同的孩子感受學習的樂趣。

今天，教育大同將過去三年「做中學」在學校實踐用文字記錄與學界分享，期望「做中學」可以在不同的學校落地開花，讓學習來得更有成效，更加有樂趣，讓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邁進一大步。

循理會美林小學

袁錦翰校長

亮麗的校園洗手間有個別美化主題，應已退役的舊木雨傘架披上色彩復活重生，叫人感動，驚喜驚歎，一切源於教育大同LBD，由教師自編課程的創、藝、科，默默地使學生：由沉寂變活躍。

當同學閱覽老師精心搜集的兒時玩具及遊戲演示時，訝異物質貧乏的日子卻能製作出粗糙但蘊含創意及樂趣的玩具，加上主動訪問父母或祖輩，喚來兒時回憶與感恩，既已喚起童心，就實踐所學，動手自製玩具。

由扇動變靈動。

搖扇納涼，沁人心脾，扇面設計，潤澤生活，老師搜集豐子愷漫畫中生活點滴，社會百態，激發同學思考，同學就活用所學聖經金句，貫注宗教文化，豐富扇面，扇動促成靈動。

同學獨創力提升，變通力加強，流創力爆發，皆因「感．創．做」大本營促成，藉LBD精神，教師與學生同敢「創做」，成就思考、用心、動手，成果豐碩，過程享受。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蕭茵校長

認識LBD（Learning By Doing「做中學」）的教育理念，始於本人投身教育行列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PGDE）時老師曾介紹的一位美國著名的哲學及教育家杜威先生（John Dewey)。杜威先生曾提出：教育和學習是終身歷程，並積極倡導學習和生活是整體觀念。他強調教育兒童必須從兒童的經驗出發，重視兒童學習的主動性，主張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應避免大人們（教師或家長）的過多的干預，將教學的重心從教師身上轉移到學生身上，建構知識的過程，可以讓學生們從生活經驗中獲得。這樣的教育哲學，從此植根於我的腦海。我也十分認同杜威先生強調學習應該透過省思（reflective thinking）的歷程，學生才能將原初未經反省的經驗（primary, unreflective experience）轉化為更深一層而又深刻的學習成果。

因此，當學校的課程主任向我提到要引入「教育大同」的LBD教學理念時，我就二話不說，支持課程先在常識科推展，融合該科的教學目標，九大共通能力小步子做起，從小一開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在過去一年得到「教育大同」熱心教育的核心團隊，協助啟導和支援一小撮LBD的核心老師，邊學邊做，不斷的學習和實踐，老師也同 時從做中學的過程中，不斷反思課程和教學，漸漸累積不同的教學經驗及策略，學會更尊重學生的需要，從以前較傾向「灌輸知識」的教學習慣轉變成引發學生多角度思考，啟發學生發現知識，並從多元化的經驗式學習中，將所見、所學的知識不斷內化，變成更深一層的反省經

驗（secondary, reflective experience）。令人欣喜的是，經歷了這一學年，我們不但看到學生主動學習了，老師也積極主動了！真真實實的教學相長！原來教育真的可以是不一樣！

更令我興奮的是，「教育大同」所推行的LBD課程，當中強調了「尊重」，正是跟天主教教育不謀而合的其中一個價值觀——愛。本校是天主教辦學的一所教區小學，主保聖人是「聖若望」，宣揚「以愛還愛，彼此相愛」，我們的課程強調「尊重」和「愛」為核心，老師常存愛心，家長也漸漸受愛感染，以言以行影響教育和影響孩子，當大家都彼此尊重，以愛先行，自然相親相愛，共同建立一個更和諧友愛的社會!

齊來推動全人教育!共同締造不一樣的天空！

主佑大家

聖公會靈愛小學

謝仕泉校長

很高興能為這本書寫序，更感謝有機會能與教育大同合作，在聖公會靈愛小學推行LBD動手學課程。

2016年9月在靈愛小學上任校長後，發現學校整體在學習成績等各方面都很出色，但總覺得學生還是欠缺一點點，但又找不出是甚麼，於是便著手研究不同國家的教育制度及模式，特別是芬蘭的教育理念。直至有機會在一次講座中認識了教育大同的同工及他們推動的LBD便一拍即合，計劃在靈愛小學推動LBD課程。

要在一間一向很受歡迎又很傳統，且重視成績的學校中推行LBD是有一定的挑戰的，推動的時候要面對老師及家長的質疑，加上當時正值推行校本考試改革，小一至小四考試由四改二；小五小六考試由四改三，教師及家長都擔心考試次數減少了會否影響成績，如果再花這麼多上課時間在活動中會否更進一步加深影響？於是，我透過多次的家長講座及向教師分享有關現代的教育理念，使家長都明白嶄新又成功的芬蘭教育模式。終於在17–18年度，我們開始推行考試改革，18–19年度更在小一開始推行LBD。

經過兩年的考試改革及一年的LBD課程，教師及家長都終於認同學校的改革方向：減少考試次數推動LBD課程不但沒有影響學生學習與成績，而且學生學得更有成效。本校並於19–20年度進一步將LBD推展至小三及小四。希望這本書能給大家對教育有一個反思及挑戰，為學生的福祉而改變。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Jockey Club "LEARNING BY DOING" Academy

導讀

這本書主要為有志替教育帶來改變的同工而設。

但對任何一位讀者來說，這本書亦會讓你更了解教育現場的挑戰、矛盾與機遇。

Learning By Doing (LBD)讓孩子能動手學，但更重要的本質，是作為一個老師發展實驗室：因為老師要肯試，才能計劃及引導出以學生為本的自主學習課堂。這三年的駐校經歷讓我們確認：有心老師很多，但他們往往因為制度或管理層的限制與需要、慣常對學習的認知或家長的要求，而沒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學習、改變和嘗試。所以，要推動LBD，首要為老師創造空間。

我們亦希望透過這本書為老師發聲，也帶出不同持份者對教育的一些渴望。

在以下的篇章，我們將首會以一幅漫畫，帶你進入老師一天的生活，讓你感受一下一位典型的小學老師日常面對甚麼人、事與壓力。

然後，我們會介紹這計劃的緣起及三年來的發展，推行LBD時，學校需要提供的SPACE土壤；在學與教上需要配合的RESPECT元素；亦會介紹幾位老師改變的故事。

接著，我們會談到如何邊做邊學：如何在芬蘭、台灣，及在Living Values（生活的價值）的學習而不斷調整LBD老師培訓的模式，亦會從協作夥伴、大學講師、家長等不同持份者角度看LBD。孩子的聲音

會穿插於整本書當中，透過相片、他們的說話及一些數據，可以讓大家窺探到他們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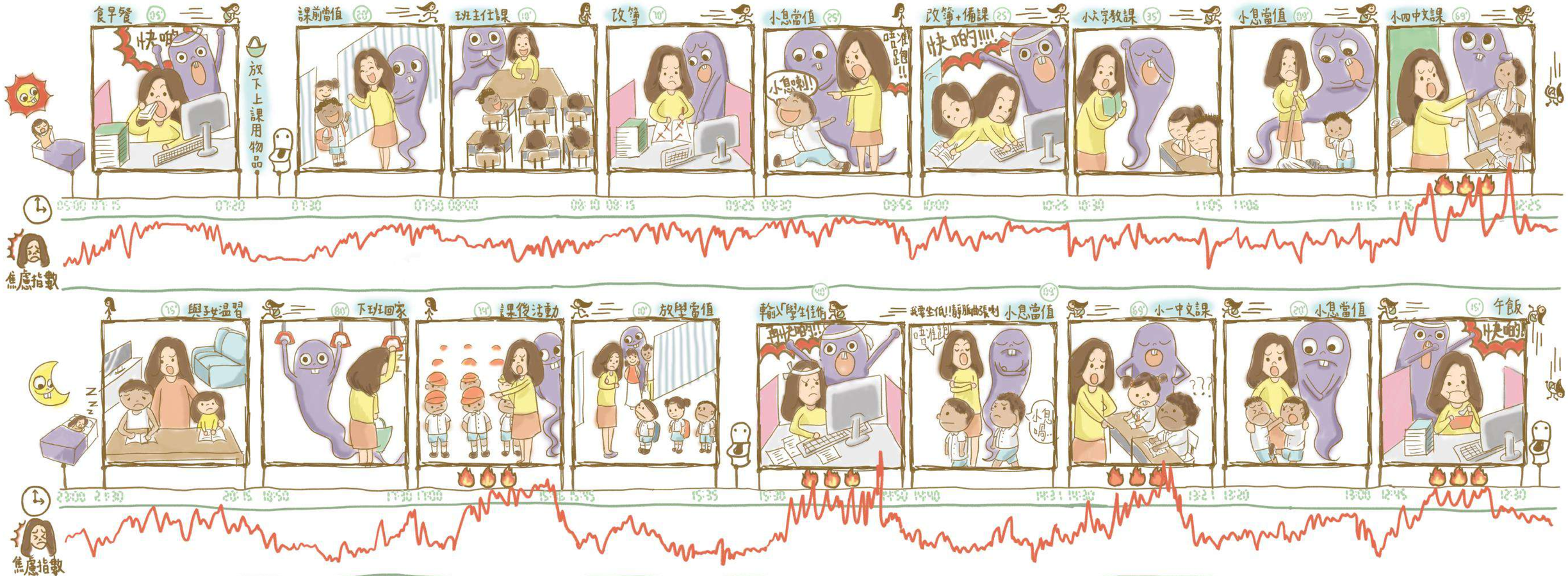
LBD，是一個計劃，一個方法，更是一種態度。無論你的背景為何，請嘗試從孩子的角度去看他們現在的需要，你就會更能明白LBD是怎麼一回事。

LBD 感·創·做

代表了「敢感受· 創新路· 動手做」

讓我們一起感受一下LBD是怎樣的一個為學習文化帶來改變的計劃吧！

老師的一天


食早餐 (05')
快啪
放下上課用物品
課前當值 (20')
班主任課 (10')
改簿 (10')
小息當值 (25')
噴准跑!!
小息喇!
改簿+備課 (25')
快啪!!!!
小六字教課 (35')
小息當值 (30')
小四中文課 (60')
焦慮指數
(15') 與子女溫習
下班回家 (80')
課後活動 (30')
放學當值 (10')
輸入「學生任務」 (40')
我要生低!!靜脈曲張喇
小息當值 (10')
小一中文課 (60')
小息當值 (20')
午飯 (15')
快啪啪
焦慮指數

關心學生
也要關心老師多一些

校門當值、小息當值、處理學生通告、檢查手冊、連堂課擔、課後活動……各位讀者若看了本書開頭的漫畫，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一位老師的一天是多麼的急趕和「充實」。為了更準確地向讀者呈現老師的日常工作，我們特地追踪了一位小學班主任一天，由早上一上學一直貼身跟蹤至離開學校，再由老師自行報告下課後情況。漫畫呈現的雖然只是老師一天的日程和心理狀態，但在每位老師真實的生活中，卻是日復一日，周而復始地重複著這種與時間賽跑的教學日常。

唔使急，最緊要快！

作為觀察員，在追蹤老師的一天中，「快啲！」是我聽到最多的句子。老師們此起彼伏地叫學生「快啲排好隊」，「快啲安靜」，「快啲寫」……學生要快，老師要更快，才能應對每天如俄羅斯方塊般被填滿每一格的時間表。上班要快，為了多擠出半小時的睡眠時間，老師會選擇每天乘搭的士上班，寧願用錢買時間；吃早餐要快，三分鐘鯨吞一個三文治不在話下；改簿要快，事關改不完，學生趕不及做功課，做不完功課便趕不上其他班級的進度，但往往一科有三四樣功課，一班有廿幾三十人，而老師只有一對手和一個腦。粗略估計，在老師當天寶貴的空堂中，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用於改簿，而備課時間則被壓縮到只有五至十分鐘。被追訪的老師坦言，如果課程內容是每年差不多的「常餐」，老

師翻兩頁書便能掌握下一堂要教的內容，無需太多備課時間；但若要像LBD課堂，老師要創新，要自己設計和構思課程安排，還要準備物資，不為老師減少課擔，創造空間，是做不到的。

老師們常常笑言「今日打仗咁款」，但原來老師的一天真的如行軍打仗般，需要從踏進校門開始部署好全天的路線和準備好一天所需的教學物資。甚麼時候可以去喝一口水，甚麼時候要去洗手間，先到哪一層再到哪一層才既能收齊學生通告，又能取回要改的功課簿……這些瑣碎的事項都必須計算準確以節省在路途上花費的時間，而且一旦計算錯誤，錯過了去洗手間的時間，或是漏帶物資（例如水樽），老師便只能以驚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自度難關了。更有老師笑言，這還不算最誇張，最繁忙的時候必須像露營一樣把全天的物資都揹在身上，因為一整天除了下班時間，都沒有機會再踏進教員室一步，更別談能坐回自己的座位上。這些「不正常」的「正常」情況，如何影響老師身心可想而知。

先把教育工作者當做人，那就先讓老師能享受安心坐下的權利吧！

連續幾個小息當值加連堂過後，被追訪老師立刻衝到電梯口，「急急腳」走回教員室。當我疑惑地以為有甚麼事情發生了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唔得啦，我隻腳好攰，我要坐低啲下。」被追訪老師坦言隨著教學年資增加，喉嚨和聲帶出現問題已經見慣不怪，更甚的是不少老師因長久站立而患上靜脈曲張。也有其他老師分享說同儕間患上膀胱炎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偶有感冒發燒等小病小痛也不敢隨便請假，一方面是擔心增加其他同工的負擔，另一方面擔心工作積壓太多，病癒後難追上進度。

LBD團隊以第三方的身份進入學校，與老師團隊朝夕相處，親眼見到、親身感受到老師是多麼的忙碌和缺乏空間。漫畫中那隻不斷催促老師「快啲！快啲！」的阿煩，是日程滿滿的時間表？是教育的高牆和掣肘？還是老師的心魔？

關心學生，也要關心老師多一些

當老師終於完成了一天的工作，踏出校門後又將面臨另一番的挑戰和辛勞。有些老師同時也是別人的爸爸媽媽，要幫年幼的孩子們指導功課、溫習和收拾書包，待孩子入睡後再繼續處理白天未盡的行政事務；年輕要進修的老師則要趕往下一個課堂，打起精神處理自己的課業；同時還有可能需要照顧住院的家人至凌晨時分，匆匆睡過三四個小時後又開始一天忙碌的工作和生活……LBD期望改變學校文化，希望造就的不僅是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全人發展，還希望在學校中建立關顧老師的氛圍，創造銳意創新的空間，善待教育的每一位持份者。

第一章

摸石過河：落實全人發展、自主學習的實驗

- LBD的緣起
- LBD的三年演變
- 學生的得著

植物不開花，我們會說是栽種環境的問題。學生不開花，我們卻只歸咎是學生的問題！

Rethinking School Education

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是要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

科學家愛因斯坦

上LBD堂較開心，好像一條美人魚很自由地在大海中。

三年級學生

LBD的緣起

Learning By Doing (LBD)動手學不是一個新概念，未有學校之前，學習大抵都是這樣發生的。香港經歷半世紀的普及教育，學校肩負著一個重要的育人使命，2000年的教改方向：「為學校、教師及學生創造空間，讓學生可享有全面而均衡的學習機會，從而奠定終身學習的根基及達致全人發展」，20年下來，香港PISA擠身高位，但同時，香港的教育現場，工作量高、壓力大是關乎全民的現象。

2018年7至12月瑪麗醫院訪問了2000多名小學家長，結果顯示約有35%受訪家長認為子女壓力指數（10分滿分）達7分或以上，其中小六生的壓力指數最高[1]；醫管局資料顯示患抑鬱的兒童及青少年五年來上升超過100%[2]，學業壓力是主要因素，家長跟孩子準備測考也有六成出現情緒失控[3]，女教師在校跳樓輕生等新聞連綿不絕，有很多學生甚至因為抑鬱、焦慮等問題，最終對學習反感甚至拒絕上學。

學校既是家庭以外最主要的育人場所，自然成為眾矢之的。無他，學校的需求一般延伸到放學以後，但家庭因滿足學校需要而生的各種情況，卻難以在校內得到照顧，更影響到學生在校的情緒。這個惡性循環就像煲湯般越煲越滾，學生學習沒有自主權；老師要面對學生、家長、上司多方的壓力；家長為協助孩子應試而疲於奔命.....爆煲只是早晚的事。澳洲心理學家Robin Grille在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一書中說：社會各種罪惡，都歸因未能撫平的兒時情緒創傷。

若因教育而製造出更多的情緒疾病，那非等同為罪惡播種？

面對這個狀況，與其自怨自艾、指責漫罵，我們選擇反思、為己為人創造選擇。故2014年發起了教育大同，成立之初，我們先後主辦「教育有選擇」及「我要真假期」論壇，2016年再辦「考試與評估在21世紀的功用與誤用研討會」，都是希望展現教育的不同可能，希望家長帶頭反思教育的真正意義。同年，我們在小學推行LBD感·創·做，讓「教育有選擇」在本地主流學校落地。鑑於教育大同的搞手包括有來自在家自學、gap year、推崇自主教育如瑟谷學校、或華德福、瑞吉歐模式的家長，我們對LBD的理念，也會偏向更重人本、自主及更自由開放的模式。

「短命」姻緣

在觀塘順安邨的堅樂第二小學是只有九年辦學權的小學，是2015年教育局因應部份地區短暫學額不足而在全港開辦的三間俗稱「短命小學」[4]之一。堅二小是來自挪威的基督教聖約教會創辦的第三間學校。開校首年，學校只得60個小一及小五學生，老師連校長只得7人。朋友梁幗慧博士時為學校顧問，認為我們或有合作空間，遂介紹認識校長。第一次見蕭校長，她談到自己兒時也是由內地來港，眼見學校眾多新來港孩子一到港，言語不通就要讀小五課程，她認為學生適應香港生活遠較為考試死讀書重要，言談間，發現校長不是重操練的一派，大家遂談起learning by doing來，更開始計劃如何在學校推行動手學。

四軌學習

那究竟do甚麼，learn甚麼呢？Do方面，我們很快就決定了Make, Design, Read, Play——四個我們認為是現下學校文化中最缺乏、最需要的那些：Make說的是自造，主要是用工具去做東西，但也涵蓋了不同的創造活動；Design則將藝術元素提升到切合生活需要的創意設計層面；Read則希望跨越乾涸的閱讀理解訓練，以繪本及延伸活動提升閱讀興趣；而Play，特別是自由玩freeplay——學校最弱、最多人誤解的一環——我們都希望透過LBD引進學校。至於learn甚麼，則是一直以口號式出現的「全人教育、自主學習」——我們希望能透過LBD動手做體驗式學習，落實培育孩子應付未來需要及與人相處的各種能力，LBD其實就是落實2000年教改方向的一個深入嘗試。

馬會機緣

這邊廂剛開始想像，那邊廂我們突然收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來郵，原來他們一直有留意教育大同的工作，並問：「你哋仲有乜嘢想做？」雖然撥款並非必然，但這一問卻讓我們將想像空間進一步拉闊，在每個範疇邀請了不同的合作夥伴：MakerBay工匠灣、CreativeKids奇極創作室、Playright智樂兒童遊樂協會、青田教育基金及綠腳丫親子讀書會等一起同行。

我們一直在未有資金、資助亦似有還無的情況下，運作了甚是忐忑的半個年頭，終於，在2016年五月最後一天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確

認三年撥款，旋即為老師安排基礎工作坊，準備於九月開課時正式推出LBD。教育大同更進駐堅二小教員室，每天與老師共處；主要夥伴們亦每週三天駐校與老師一起上課。我們一直忙著，最後到九月才正式為計劃名命為：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創造條件

今趟，我們不是在體制外呼籲反思，而是在體制內與老師同行去改變。LBD本身並非新鮮概念，但卻從未廣泛地在資助小學嘗試過，如何落地？首先，我們要為計劃創造幾個有利條件：

1）改變時間表，將午飯後一個半小時定為LBD時間；

2）LBD不設考試，讓老師與學生均能集中於學與教的過程；

3）引入夥伴，與老師同行。

考慮到老師初次接觸，為免加重壓力，計劃有以下進程：

第一年：夥伴帶領，老師觀察與支援課堂；

第二年：夥伴與老師協作設計與帶領；

第三年：全由老師負責，夥伴將不會進入課室，改而以顧問身份支援。LBD計劃全力推展老師培訓工作，裝備老師延續LBD，甚至將精神延展至平常課中。

LBD：一場重整信念的運動

對我們來說，LBD不只一個以動手學為模式的體驗式教育計劃，它是一個幫助學校文化由分數、應試、老師主導，演進到以人為本的改變教學文化工程。這個過程需要老師不斷的反思與嘗試，尊重學生需要而給予空間，讓他們能選擇想學的、想表達的，中間會觸碰到每個人以至整個社會的教養文化與價值觀：老師要接受自己不會全盤控制學習過程與成果、接受學生未必會事事服從，亦需要相信學生的能力與出發點；學校高層亦要相信老師，接受老師會因應孩子需要而作出不同嘗試，不會一切「跟大隊」；在政府的層面，也要相信學校是因著學生為本的教學而在課時、課程、評估上作出轉型，並給予最大的彈性與空間。

LBD可說是一場重整信念的運動，由一個小型的家長組織發起，也真有雞蛋撼石牆的感覺。指引著我們繼續前行的，是教育大同兩句簡短但殊不簡單的願景與使命：

願景：Happy and fulfilling education for ALL!

使命：Respect diversity. Transform learning.

要尊重多元，首先要有充滿包容與同理的心態；要改變學習，則要有勇氣去嘗試去接受失敗。LBD為老師創造了空間，讓老師不斷實習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導、回饋學生。老師和家長分別是教育制度中兩個重要齒輪，可是身為學習主角的孩子在自己的教育上卻從來沒有話語權，故若這兩方能了解及真正尊重孩子的需要，孩子就有機會享有愉快的、讓他們感到有意義的教育。

我們在過去三年以堅二小為基地，作出LBD的實驗，並將意念傳播開去。眨眼三年，這個計劃名副其實的活出了learning by doing：不斷按著老師及資源的情況，用設計思維作出調節，LBD學校也由一間發展到五間。下一章，我們將會細說LBD在這三年如何演變。

2016 LBD啟動禮大合照

---

[1] 2019年4月4日明報逾三成學童壓力偏高小六最高抑鬱兒童青少年3年升74%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article?issue=20190404&nodeid=1554315750403

[2] 2019年4月10日 明報 未成年抑鬱者5年增倍

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article?issue=20190410&nodeid=1554836359534

[3] 2018.12.02 明報: 逾六成家長為子女準備測考時曾情緒失控　小二生壓力最高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4] 教育局再於2018/19年度增兩間，現時全港共有五間有九年辦學權的有期限「短命小學」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Jockey Club "LEARNING BY DOING" Academy

Logo與名稱背後

計劃原名「做中學」，考慮到歧義問題，計劃最後命名為——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動手學是最接近的翻譯，但我們不僅是要動手，而是透過動手做與親身經歷，去感受、去建立同理心、去協作、去溝通、去創造、去建立全人、去學會自主學習。所以我們以「感」字先行，且與「敢」字諧音，創造為中，做事殿後，因為光是做而沒有感與創是絕對不成的。

至於logo也有一段小故事，話說曾經有建議除去標誌上輕濺出來的墨跡，好讓看上去清潔一點；但其實那些墨跡才是標誌的靈魂，代表著學習過程總會有錯，要讓孩子探索、碰釘，再從中反思、改善、學習，也代表了要讓老師放膽嘗試，故此保留了設計師Daniel這個細心的創作。

LBD 的三年演變

LBD是個非常有機的嘗試，三年以來作出了不少演變。夥伴學校堅樂第二小學出現了爆炸性的學生及老師人數增長，再加上四間學校在不同程度的參與下相繼加入，讓我們不得不作出調校去應對轉變。

	學校數目	老師人數	學生人數
第一年	1	21	240
第二年	3^	81	1300
第三年	5*	162	1530

^包括首年學校
*包括首年及次年學校

堅二的演變

堅二小是計劃的主要夥伴學校，第一年，我們讓每個年級每週都經歷Make, Design, Read, Play四軌LBD課，每週的三個下午，會請來協作夥伴帶領課堂，一位老師則在堂上協助。但由於堅二小學生人數暴增，計劃開始未及三個月，人數已近本計劃第三年時最高250名學生的預算，我們要火速增聘不同夥伴導師協助，主要協作夥伴亦時常超時工作，好不容易讓所有老師與學生在第一年都能有夥伴導師的帶領，體驗不同的LBD經歷。我們更嘗試了留白及選修課、每學期各一週的全日 / 半日LBD、對外開放的LBD展示日、並首次在學校嘗試的大型自由玩(free play)等等，這一切對老師與學生來說，都是非常新鮮及大開眼界的經歷。

我們以堅二小作為大本營，舉辦不同活動，開放讓更多學校及家長了解LBD的做法及理念。包括：

體驗日：邀請其他學校師生到堅二小試上一節LBD課，老師要先參與一節體驗課了解LBD理念

聯校教師發展日：第二年舉行，有四個LBD工作坊讓來自五間學校的100位老師自由選擇參與

遊戲日：與Playright合作，設立不同freeplay 站讓學生自由玩，老師與家長亦會參與工作坊。

AMLBD：上、下學期各一週的半天LBD學習週，讓老師學生有更長時間去延續及深化LBD學習

LBD Fun Day：在AMLBD後，讓孩子向家長及來賓以不同LBD方式一起體驗學習成果。最後一年由展示日改名為Fun Day，進一步強化學習不為展示，而為過程的理念

School Cluster 交流學習：第二年開始，LBD 學校互相觀課交流

親子日：與夥伴合作在家長日設置動手做攤位，讓家長嘗試動手做及了解背後理念

留白時間：讓學生選擇不同活動的自主時間

由於學生人數實在增長得太快，計劃第二年已達520人，更多了30位新老師，且計劃中，夥伴的領導角色會每年遞減，故跟學校回顧首年經驗後，第二年做了幾個改變：

1. 減少每個LBD組別人數至20人：因之前30人一班對動手學來說實在太擠迫，而且討論各樣也較困難；
2. 同一位LBD老師會全年帶同一組：以建立更穩定及緊密的師生關係；
3. 重點培訓幾位LBD老師為日後領袖：有五位老師全年跟夥伴協作，其他組別則主要由LBD團隊支援；
4. 讓老師自行用全年時間與學生規劃課程：希望能讓老師有空間及彈性去就自己興趣及學生需要去設計學習經歷。

同時間，學校得到LBD的啟發，自行作出了一些重大改變，包括加強幼小銜接、改革小一課程，讓小一生下午可選擇午睡或玩遊戲，上午只有中英數課，且用唱遊及夾雜大量繪本閱讀的形式進行課堂教學、減少寫字、取消小一考試，全校亦取消了音樂和體育的筆試，變成自家音樂會及全民運動日。第二年的重點項目，莫如跟一眾堅二老師及協作夥伴出訪芬蘭（詳見P.160）這個旅程鞏固了老師對以人為本教育理念的理解，對「信任」一詞有全新體會。

到了第三年，堅二學生人數進一步升到接近700人，夥伴擔當了顧問的角色，我們團隊則兵分兩路：一半主力協助堅二小的老師培訓，透過觀課、共備、課堂片段分析等增進教學效能，也為老師錄製兒時故事作全校廣播、為老師提供舒緩壓力的工作坊及有不同自選活

1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2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
3 循理會美林小學
4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5 聖公會靈愛小學

動的留白時間等等，去協助人數飆升但前途未卜的堅二老師團隊提升士氣及協作精神。LBD團隊的另一半就協助現已增至四間的“cluster schools”。

LBD的第一年我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堅二開學」專欄，以及不同媒體，特別是明週文化的十個月追踪報導，開始引起更多學校對LBD的興趣。

首先接觸我們的是亞斯理衛理小學的林德育校長和大圍循理會美林小學的招婕玲副校長，他們兩位都已經有改革課程的打算，看見我們在堅二的工作立即興致勃勃，先讓團隊跟我們見面，兩間學校隨即在翌年開展

各自的LBD課程：亞小由一年級開始，將常識科用LBD的形式進行，校長亦組成了一個十人團隊，由主管生命教育的主任帶領，每學期設三個主題。而美林則全校推行，招副校與另兩位同事帶領「創·藝·科」三種LBD課堂，另找來21位同事，每組八人，輪流在全校帶領所有年級進行「創·藝·科」課程。

有了新的LBD學校，在第二年開始，我們成立了一個LBD school cluster，讓正進行或準備做LBD學校的老師與校長互相觀摩與交流，我們十分著重這個分享而非競爭的平台，大家都需要將自己的工作開放給外界參考。當知道其他學校也在努力中，大家在推動起來也更有信心與決心。

踏入第三年，再有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及元朗聖公會靈愛小學加入。聖若望的課程主任劉秀雯老師找到我們後，一直努力帶領同事參與我們不同的項目，他們按照亞小的方式，於小一常識科開展LBD；至於靈愛小學，因著謝仕泉校長堅定的信念而作出改變，他們先在小一、二開始LBD，每週兩節，其中一節為留白時間，並先以課程主任及三位年輕的教學助理打頭陣。靈愛是有80多年歷史的受家長追捧的區內傳統學校，走新路並不容易；但如其他幾間學校一樣，他們都看到學生更愛上學、任教LBD的老師更有熱誠，而孩子的學業亦並未因為少了操練，「玩著學」多了而有退步，反而在自信、表達、解難及情緒上有更佳的發展。

以下我們將會從學生和家長口中，聽聽孩子們在LBD中的得著。

學生的得著

堅樂第二小學實行了動手學(Learning By Doing, LBD)課程，學生及家長們有甚麼看法？由其他學校轉過來的學生及家長經歷較多，最容易看出其中的分別。

轉校生的經歷

鄭同學在就讀堅二小前，在黃大仙一所私立小學就讀三年級，在舊校因為中文科考試不合格而需要留班。在舊校留班的一年經歷裏，媽媽發現女兒對讀書越來越沒有動力，對所有事物顯得越來越沒有興趣。老師不斷催促孩子溫習，不但孩子，連媽媽也感到壓力大得吃不消：「老師不斷跟你說，『今年一定不可以再不合格，再不合格就要趕出校，學校不會留低學生。』老師日日跟小朋友這樣說，跟我又這樣說，我覺得壓力好大，小朋友壓力又好大.....我脾氣變得好暴躁，她做功課和溫習稍為慢一些就會責罵，但其實責罵過後自己會覺得很內疚。」

轉校後，鄭同學回家後常常主動把學校學到的東西與父母分享，她會跟家人分享LBD做過的東西並表示LBD課堂好玩。鄭太覺得LBD能夠幫助女兒投入讀書，「我會覺得LBD這種學習方法好幫到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是不能催谷的，他們是需要落手做才會記得。」鄭太又特別提到LBD的體驗令女兒改變：「LBD的學習讓他知道自己做得到，她更有主見。女兒學到自己動手做，自己選擇，自我管理。她這份自豪感和成功感，在女兒身上好多年都沒有見到。」

何同學轉校唸四年級，何太觀察到兒子經歷了LBD之後變得更加主動，與同學的互動多了，獨立了，開始有自己的圈子，「以前除了功課及學校讀書，已沒有其他生活。他的溝通能力和關顧別人的能力都進步了。」兒子不時把在LBD課堂製作的作品帶回家，媽媽見到後都表示欣賞：「從來沒有想過他可以做得到，我都超讚他，真的好厲害啊！」

曾同學轉校到堅二小就讀二年級，在轉校前他就讀一間英文小學，課程內容艱深，他應付不了功課，平常的評估和考試大多都未能完成。曾太見到孩子在轉校後比以往積極了，學習情況有所改善，但需要時間慢慢進步，「兒子至少現在願意上學，比以往開心了，社交能力都有進步。」

家長心聲

帶有挫敗而轉校是情非得已，但總算找著較為合適的學校；那其他家長呢，會否仍有以學業成績為重的想法？畢竟，那是社會上的普遍現象。

我們每年在堅二小做的家長問卷調查，數據都非常接近：

> 約40%的家長認為孩子應該以爭取最好的學業成績為學習目標，這佔了相當大的比數。然而，也有接近80%的家長表示孩子喜愛上「感．創．做」大本營LBD課堂；超過70%的家長表示孩子經常分享LBD的學習情況，對孩子在LBD課堂的學習感到滿意及認為LBD營造了一個讓孩子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約60%的家長表示LBD讓他們更了解孩子的強弱項、興趣及明白活動學習更適合孩子。

由此可見，即使重視學業成績，家長亦認同動手學可以幫助孩童更快樂地學習；LBD與學業成績不是對立的。

家長對體驗學習模式的看法

「阿仔同我講要節約能源，空調唔好開咁多，紙唔好用咁多，佢話嗰啲污染環境，搞到北極熊好可憐，人為導致死咗咁多。佢個印象好深刻，話覺得好傷心……我覺得好好喎，我諗住佢咁細個應該未接受得到，嗰陣佢就返嚟話LBD好好玩。」（小二家長）

「人際溝通方面，或是生存技能，可能會比一般學校好啲，起碼人哋無見過，但喺呢到就應該見過做過，咁就唔會驚。」（小一家長）

「對小朋友日後生存係好有幫助，所以我絕對贊成，你哋只不過將實踐知識比咗佢。」（小四家長）

由學科知識，以至生活應用、人際關係等等，都能在LBD時段裡得到發展，而且，是愉快地進行，不單增強學習動機、促進全人發展，更增進了親子關係，改進家庭氣氛。

孩子心聲

根據2017年度向堅二學生發出的問卷調查，大約有80%同學都享受LBD時間，認為課堂內容很有趣、讓自己能夠自由地學習、學會如何與人合作和有成就感。在香港，普遍而言，學生不大喜歡上學；然而，我們在堅二小的經驗看到孩子因為LBD而更愛上學。

~多元化的愉快學習

「學一啲平常都唔會去接觸嘅嘢，譬如駁電，我覺得呢啲對生活嚟講係比較重要。」
（六年級）

「喜歡藝術嘅啲，砌公園，要自己發揮好好玩。」
（一年級）

「有得玩又有得學，兩樣一起做緊。例如個魚菜共生。我諗就係點解魚同埋菜一齊生活，魚係靠食乜野活落嚟嘅。上堂無學過架，係樂怡姐姐(LBD導師)講比我聽嘅。」
（六年級）

「學到一定要全體合作，同埋多啲同自己嘅同學交流」（四年級）

「上LBD堂我哋可學習到很多很多……煮食、守規矩和用針線做玩偶。」（三年級）

原來好玩也是一個學習模式，應該說，好玩是學習的最佳元素吧!

~孩子眼中老師上LBD課的教學方式

「老師對我們發表的意見說到做到。」（六年級 ）

「老師會給我一些提示，讓我自己想。因為他想我多學懂一些知識和自己解決問題。」（三年級）

同學普遍認為LBD能夠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去嘗試、觀察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給同學空間去想像和思考，不追趕進度。有些同學更表示在這樣的模式下更投入學習，自覺地對自己的要求更高，精益求精。

~上、下午課的互補

「上堂個時候就係正經坐喺到學習，就係吸收到啲知識；然後下午上堂玩嘅時候呢，就吸收生活上技巧，有兩層，互補互用。」（六年級）

「LBD同我哋朝早學嘅嘢應該要結合，因為你先學咗理論個啲知識先至去做嘅時候就容易啲。」（六年級）

雖然不同年級的孩子都說上LBD堂有好大的自由，但看來孩子也明白不同的模式各有功能，未有因LBD課而抗拒上午的學科課堂。

~和家庭、社會的連繫

部分低年級同學會將在LBD課堂學到的技能應用到家庭生活當中。他們不僅會與家長分享學習歷程和感受，而且會把學到的技能教給家人，因而增進了感情。高年級的LBD課堂大部分以改善社區、關心社會不同需要為主題，部分同學認為在過程中加深了對社會上其他群體的理解，培養了同理心以及發現問題、改善問題的能力。

「媽媽會留很多橙皮、香蕉皮等等那些廚餘。媽媽準備扔掉的時候我就叫她停止。她會問做甚麼？為什麼不可以扔掉？我說我教你做些清潔酵素啊，可以用來清潔碗，甚麼都可以，之後我就教她做。」（四年級）

「學咗點樣關心啲老人家。」（六年級）

「一開始，我不是清理垃圾嘛，然後我就學到了清潔很辛苦，所以我們不應該亂扔垃圾。」（六年級）

「現在媽媽做早餐不用出門買果醬，因為我自己煮了幾碗。」（四年級）

~全人發展的學習

有人認為，只要孩子「讀到書」，成績好，只靠課本便是，不用體驗式學習了。但若學習只停留在知識的層面，便容易失落了德性及群性的培育了。在自由、多機會合作的LBD課堂中，且看看孩子學懂了甚麼：

「學到分享，即係譬如你一嚐嘢咁，有好多，你自己食唔曬就要分享俾人。」
（二年級）

「LBD其實俾你提前認識以後你踏入嘅社會，同埋俾你識得好多做人嘅一啲原則。」
（六年級）

「令我開朗了很多，因為很開心。」
（三年級）

「要處理自己情緒，唔可以傷害別人，傷害自己。」
（四年級）

「就是說話厲害了，跟別人聊天覺得沒那麼害羞……因爲那時候要分組還有表演，慢慢習慣之後就是這樣了。」
（六年級）

「失敗了才知道那個是需要繼續改良的。」
（五年級）

「有時會自己動腦筋，令我更喜歡學習。」（三年級）

「逢親LBD係比較多嘢調解，比較多合作。然後合作就有溝通啦，講嘢就越講越多。」（六年級）

「團結，不要經常吵架。如果不吵應該很快就到目的地。」（五年級）

同學普遍覺得，無論是小組合作完成任務，還是憑自己的努力完成作品，都帶給他們一份自信和成功感。有些同學覺得LBD給予自己更大的勇氣去嘗試和挑戰，也讓同學懂得如何解難，正視失敗。

二年級班主任陳老師觀察到，學科成績優秀的孩子更需要LBD時段的學習，去加強溝通技巧和與人合作的能力；而學科表現未如理想的同學，在LBD時段動手進行另類學習時，卻又看到他們靈巧的一面，增強對自己的信心。可以肯定地說，體驗式學習是適合每一類型孩子的學習方式。

第二章

教育高牆：需要一起跨過的心魔

- 教育高牆
- 學校改革兩大支柱：SPACE和RESPECT
- SPACE：學校措施的變革

S - Scheduling & Space 調動時間表 釋放師生空間
P - Positive Environment 營造正向氛圍 讓孩子感到被愛
A - Alternative Assessment 突破傳統考試 全面回饋學生表現
C - Child-centred 以孩子為本 尊重不同需要和興趣
E - Education for Parents and Public 與家長緊密溝通 向公眾傳遞信念

- RESPECT：LBD的學與教元素

R - Reflection on Experience 學習要動手 更要有反思
E - Evaluation 沒有考試分數的LBD
S - Space for Students 還孩子多一點空間
P - Play & Learn 玩樂與學習從不是對立
E - Empathy & Inquiry 學習從「心」出發
C - Choice & Voice 開放選擇 讓孩子的聲音被聽見
T - Trial & Error 大人小孩一起敢錯敢試

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
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

中國教育學家蔡元培

如果學乜都無興趣的話，一日到黑睇住本書，我都眼瞓喇，邊度有腦力記呢？

小一家長

下晝一定係好劫嘅，你再上堂已經塞唔到啲咩啦；然後，如果係玩中學習，起碼好過你眼瞓中學習啊。

六年級學生

教育高牆

有些想法，在香港這個華人社會特別根深蒂固。這些想法很多源於慣性，但更多源自對未知的恐懼。當大部份人都有這些想法，就形成一道阻礙多元發展的高牆，這些高牆像個無形的心魔，拖著我們後腿，不敢從孩子現在的真正需要出發。大家心中又有多少道高牆？

我們與學校同行推展LBD，就要推倒一些高牆，而撐起這場建構人本學習文化工程的，是SPACE與RESPECT兩大支柱。

學校改革兩大支柱：SPACE 和 RESPECT

為了與21世紀所需要的能力接軌，近年林林總總的教育創新點子——「電子教學」，「翻轉教室」，「STEM」，「生命教育」，「正向教學」等等，在教育界此起彼落，校長和老師都忙得團團轉。雖然這些創新的確帶來一些學習成效，不過大部分人都認為現今的教育環境未如理想，孩子和老師們的身心靈健康仍然每況愈下。究竟教育仍需要作出什麼改變呢？

教育政策的改革不是一般家長或老師能插手過問，不過，教育現場的改變空間其實是存在的。在校本管理之下，學校可以放膽改動時間表及評估方式。在全日制的環境下，有些學校已開放下午的時間，讓學習選擇更加豐富。教育局規定每年的三天教師發展日更是校長及老師們的反思及共學好時光。

LBD是一項理想宏大的學校改革工程，期望學校管理層、前線老師、家長和社會各界都能夠建立一個容讓孩子參與的學習環境。改革的成功在於信任——管理層要相信老師的熱誠；老師也要相信孩子的能力。LBD是透過兩個支柱去改變學習環境——學校措施的變革和老師在學與教上的改變。

學校措施的變革在於釋放更多空間SPACE給老師、孩子和父母。SPACE並不單單代表實質空間，還有更廣闊的含義。SPACE每個

字母代表著變革土壤的必需養份：

S – Scheduling & Space 時間表調動和發展空間

P – Positive Environment 正向學習環境

A – Alternative Assessment 檢討評核方式

C – Child–centred 孩子為本

E – Education for Parents and Public家長及公眾教育

老師們改變學與教的核心要素是尊重RESPECT。要真正尊重孩子的不同，容讓孩子有不同的學習步伐，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同樣，RESPECT的每一個字母也有著更深的含義，老師們需要在課程規劃、課堂教學、知識及能力評估三方面作出改變，才能做到真正尊重不同孩子需要的課堂。

R – Reflection on Experience 反思經驗

E – Evaluation 多元評估

S – Space for Students 自主空間

P – Play & Learn 邊玩邊學

E – Empathy & Inquiry 以同理心探索

C – Choice & Voice 孩子的選擇與聲音

T – Trial & Error 反覆嘗試與修正

SPACE：學校措施的變革

S – Scheduling & Space 調動時間表 釋放師生空間

老師們工作的繁重及壓力，外界是未必能了解的。自2000年教改以來，學校管理及課程內容都不斷地在改動及添加。開會、做文件、交報告，已佔去了老師大部分的時間，還要應付不斷改變及添加的課程內容；很多老師們都感到非常疲累，慢慢被逼只能做到「教書」，漸漸遠離「教人」這個核心的老師工作。我們深深明白老師們需要空間，來重拾教育的初心。所以，當每一位校長說想推行LBD的時候，我們必定會先問兩條問題，以確保學校領導層跟我們的理念一致。

第一條問題：請問你會在學校減什麼？

可以減甚麼呢？真的非常佩服校長們的勇氣。

減考試 減壓力

堅樂第二小學一年級上學期不設考試。

元朗聖公會靈愛小學在考試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減——從一年四次的考試減為一年兩次，小一上學期考試不計分。

亞斯理衛理小學決定小一常識科以LBD模式進行後，立馬取消常識科的全年考試。

莫小看一次考試的殺傷力，除了緊張氣氛帶來的負面情緒，考試更佔去了孩子和老師不少的時間及空間。就算是三天的考試，已經掠奪了孩子起碼三天加兩星期的自主學習及休息時間。老師為了一次的考試要付出多少時間與心力呢？從擬題、優化試卷、準備考試安排、改卷、對卷，到入分，也起碼用去三天的考試時間加三星期。這廿四天的時間和心力，如果能夠用於增加孩子對學習的投入，是否相對一個標準答案的紙筆評估更有效益呢？

第二條問題：你會改甚麼呢？請大家欣賞校長們的創意。

改時間表 增加學習及發展空間

要做到2000年教改提出的教育口號——走出課室，與社會連結，於生活中學習，探究學習都需要較長的連續學習時段才能發生。一堂35分鐘的課堂，除去頭五分鐘的準備和最後五分鐘的結語，其實只剩下25分鐘。所以雙連堂或更長的連續學習時段，才能讓老師設計以動手做、協作解難及走出班房學習為主軸的課堂。

堅樂第二小學每星期三下午一時放學。孩子可以放空，老師有清晰空檔進行共學、共同備課及檢視反思。每學期有連續四天，全上午時段用作LBD深化活動及成長反思。

循理會美林小學減去所有午飯後的學術課堂，每週39節課減至35節。減出來的時間，變成每週飯後一小時的「創意、藝術、科學」LBD課、三節閱讀、五節導修課、一節週會、興趣小組及每週教師專業發展。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結合常識課堂和課外活動課，每星期三下午都有兩小時的LBD空間。

亞斯理衛理小學結合正向生命培育及常識LBD課，打通午飯及下午課堂時間，形成三個半小時的學習空間。

P – Positive Environment 營造正向氛圍 讓孩子感到被愛

學校改革的實行者是校長和老師，在漫長、充滿荊棘的改革路上，老師們需要萬般的鼓勵與協助。鑑於近年學生的情緒健康每況愈下，學生正向教育在學界非常走紅，政府也認為要來個正向家長運動。我們同意，烏雲蓋頂的教育現場實在需要一個正向的氣候；不過，學校能否建立一個正向的學習環境，不可能單靠一個正向課程、或正向的家長。

一個正向的學習環境必定會讓孩子和老師都感到快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開心學校（happy school）的22個特質[1]；最重要的五項中，其中一項就是老師正向的態度和特質。老師們必先擁抱健康快樂的身心靈，並且把核心的普世價值活於每天的生活中。

生活價值

我們把一套美國的「生活價值」Living Values (LV)理論和教材帶給LBD夥伴學校。LV包含了十二個核心價值：和平、愛、尊重、負責任、忍耐、誠實、謙遜、快樂、合作、簡樸、自由、團結[2]。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的劉主任認為兩天的Living Values工作坊

對她自己和LBD團隊的影響非常深遠。深刻反思過後，她相信老師的開心笑臉是傳達愛的最佳方法。所以，她會儘量多向孩子、家長、同事報以笑容。她發現簡簡單單的微笑已能建立一個快樂的學習環境。現在，由於她常常在學校門外當值，她的微笑更感染到學校附近的幼稚園學生及家長們，每天大家都會微笑點頭問好。

LV中的平和(peace)是建立正向學習環境的最重要元素。堅樂第二小學的呂老師在芬蘭的學習旅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課堂的平靜氣氛。同樣面對二十多位學生，芬蘭老師們都不需要用擴音器，課堂上聽到的是老師們溫柔的聲音。呂老師回到香港，便嘗試放下擴音器，邀請孩子一同製造和諧平靜的課堂氣氛。多番嘗試後，呂老師真的和孩子達到共識，跟芬蘭的老師一樣，能夠溫柔地帶動課堂。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的老師們同樣覺得和平是他們最希望實踐在班房中的價值，而向來老師們大多習慣了用某種拍手的方式來示意同學安靜。LV工作坊後，老師們決定戒除這種服從式的手法，每當孩子自動合作和安靜，老師便加以欣賞和表揚，好讓其他孩子學習。

除此之外，他們亦在每一個小一班房放了一顆大大的和平星星。從開學的第一天，每當孩子過份興奮及嘈吵，老師便會拿起和平星星在班房走一圈，慢慢地孩子便安靜下來。老師們說這一年的小一生表現跟其他年級大不同，班房的氣氛比較平和快樂，孩子比較專心投入。

當孩子感受到愛和平安，快樂便會隨之而來。LBD核心老師團隊常常互相鼓勵，要多用正向的言語跟孩子溝通，在教員室內也多說欣賞孩子的話，在家長日會向家長大讚孩子的亮點。從一個老師到一個團

隊，從自身開始，把核心價值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融入與孩子的互動中，還有與其他老師的溝通中，慢慢地把正向的情緒和舉止傳給身邊的人。

A – Alternative Assessment 突破傳統考試 全面回饋學生表現

評估，在香港教育的重要性真的非同凡響。縱然教育局常說香港的考試壓力非常低，在孩子12年的求學階段中只有一個公開試DSE；但在教育現場我們看到的，是12年不斷的測驗和考試。以平均一年有兩測兩考來計算，孩子在小學和中學要經歷48次劃一的、有標準答案的、紙筆學習總結評估。

甚麼是評估呢？教育局的闡述非常清楚：「評估是通過蒐集學生在各方面（包括學習過程和學習結果）的學習顯證，然後詮釋資料，判斷學生的表現，藉以向學生、教師、家長及其他持份者提供回饋，作為改善學習與教學的基礎。因此，它是『學習—教學—評估』循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教育局一直以來都鼓勵學校採用不同的評估模式：

（一）對學習的評估——評估是為評價教育質素或了解學生所達到的水平。

（二）促進學習的評估——評估是讓學生認識自己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並幫助他們不斷改進，亦讓教師檢視和完善教學目標、教學計劃及教學策略等，以促進學生學習。

（三）作為學習的評估——評估是讓學生更積極連繫學習與評估，從而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

不打分的學習

現時學校大部分的評估都集中在孩子的學科知識，並以分數來表達孩子的能力，靠數字來把孩子分等級（對學習的評估）。勿以為分數只對孩子構成壓力，對老師其實亦然。在一次公園探究活動中，因為老師們需要在孩子的探究工作紙上打分，作為平時學習表現分的一部分，所以老師便在有限的時間被逼催趕孩子，為的是要孩子能到達多個指定地點並完成工作紙。老師的角色就跟在班房內傳授知識一樣，並沒有因為走出課室而成為一個促進者(facilitator)。所以，我們積極鼓勵學校夥伴評估不打分。

可以不考試、不打分的嗎？絕對可以！亞斯理衛理小學的常識LBD科就是全年不考試、不打分的。在校本管理下，評估方式是由學校自行決定的。默書、測驗、考試的次數、打不打分、成績表的呈現方式等，都沒有一個標準規定。當然，一切改變都需要老師和家長清楚明白評估的目的。

另類評估

相對於知識，學校較少評估孩子的技能和態度。或許，如何評估這兩個範疇已讓老師們頭痛了。有甚麼辦法可以替代紙筆評估？怎樣的評估可以促進自主學習的能力？教育局提倡一體一藝，目的是要鼓勵孩

子發展多元才華。那麼，用紙筆評估來量度孩子在音樂和體育上的素質，就不能發揮鼓勵的作用。堅樂第二小學的音樂和體育科沒有分數的評估模式就非常特別，他們讓孩子以遊戲、自我挑戰及表現的方式，展示他們在學期中的學習所得。

學校舉行「自家音樂會」來進行音樂評估，孩子可以自己組隊，選擇自己喜愛的樂器及歌曲。在音樂會中，有孩子表演唱歌、彈奏樂器、打鼓、吹陶笛等，各展所長，大放異彩，把排練的成果呈現出來。每個孩子都能夠在台上展示自己的努力及自信，亦可以在台下支持自己的友伴。演出過後，孩子要自我檢討態度，亦要給其他隊伍和音樂會提意見。比起一個分數，更重要的是組隊及排練的過程中，孩子與其他同學的合作溝通及投入。

為了鼓勵孩子運動並接觸不同的體育項目，堅樂第二小學派給每位孩子一本運動紀錄小冊子，讓孩子記錄自己如何接觸及認識各項運動。在學期末段的「全民運動日」，老師會以不同方式測試孩子的運動能力，孩子樂在其中的同時，小冊子內的進程紀錄亦可讓老師、孩子和家長作成長參考。全校的孩子在不同的項目中會自我挑戰，與自己比拼，理念也是做最好的自己。負責老師更希望所有老師都參與其中，享受一下運動的樂趣，所以這個名副其實的全民運動日，更有助提升師生關係及老師的健康。

C – Child–centred 以孩子為本 尊重不同需要和興趣

現今的小學似乎大抵都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育——有統一的課程與進度、有統一的教材、較著重效率及分數成績的追求。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認為傳統的教育讓兒童學習到的多為「旁觀者的知識」，造成了知識的窄化。早在20世紀初杜威提出的進步教育，強調以孩子為中心，注重孩子的興趣和自由，尤其是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導權，孩子學習到的為「經驗者的知識」。

以孩子為中心，便要從孩子的特性及需要出發。孩子喜歡自由、玩、觀察、發問、探索、 體驗、跑動、自我表達；孩子愈小，能夠專注的時間愈短，需要動及休息的時間亦愈多。以孩子的意向為中心，尊重孩子自主性的教育在幼稚園似乎較容易看到。

幼小銜接

孩子從幼稚園進入小學需要很大的適應，單是從半日上課變成全日上課就不是每個小孩在體能上都順利適應。堅樂第二小學明白孩子的需要，所以在一年級的首三個月，容讓家長及孩子午飯後選擇午睡一小時，或是與老師一起玩遊戲。起初有一半的孩子選擇午睡，但慢慢地孩子適應下來就不再需要睡午覺了。

長小息

外地有研究指出，讓孩子盡情放電過後，發現他們有更強的學習集中力，而一個讓孩子有選擇的小息，更會有助減低行為問題。要放盡電，便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堅樂第二小學在第三年的LBD，加入一個25分鐘的長小息。但由於校舍細小，只得一個有蓋操場及一個戶外籃球場的空間，不同的班級唯有輪流享受這個戶外的長小息。這措施無疑是一大躍進，若能讓孩子自主選擇所需的活動，則更有機會看到自由長小息對學習帶來的效益。

留白課

兒童權利委員會近年積極推廣兒童參與權，希望成年人能給予兒童空間，在生活中還孩子策劃及選擇的權利。堅二小積極嘗試在LBD課堂拓展這樣的空間——留白課。學校預先安排多項活動，讓孩子因應自己的需要及興趣選擇，例如球類活動、桌上遊戲、唱歌、看書、集體遊戲、與老師邊吃邊閒聊及發白日夢等等。這是孩子們最喜愛的課堂，因為他們可以選擇。

自主課題

堅二小三年級的老師們讓孩子的自主學習更上一層樓。四位老師設計了四個不同的主題——寫意人生、健康人生、快樂人生及美麗人生。三年級的孩子自己先選擇不同的「人生」，然後跟老師們一起討論、思考、策劃怎樣去實踐他們所選擇的「人生」。最後，寫意人生

組製作各式糕點；健康人生組製作爆炸盒來了解溫室效應的理論，還用益力多做雪條；快樂人生組選擇用紙皮製作不同的遊戲及玩具，如VR眼鏡；美麗人生組學習製作可樂雞翼和蜜餞雞翼，學生亦以show and tell賞析和臨摹著名畫家的畫作。

就是這樣從孩子的興趣為起點，引發孩子自發學習的動機。在學校「有得揀」、「有得作主」、「有得放電」，對孩子來說是多麼的珍貴啊！

E – Education for Parents and Public
與家長緊密溝通 向公眾傳遞信念

學校要作任何的改革，都要用盡方法與家長溝通，絕不能單靠通告，因為通告是用文字來通知家長而已，是單向的知會，不是真正的溝通。家校合作要先從互相理解開始，然後要具體地讓家長及大眾看得見孩子的學習經歷及成長，從而獲得他們對學校改革的由衷支持。

與家長面對面溝通

聖公會靈愛小學決定把考試次數由四次減到兩次時，作為一間區內多人追捧的學校，校長明白家長們一定會有很多疑慮，所以立馬邀請校董幫忙開了多場家長會，把需要減少考試壓力和增加學習空間這個信念清晰地傳達給家長。

堅樂第二小學為了讓小一家長更清楚孩子在學校的學習經歷，定期舉行茶聚，讓班主任、副班主任和主科老師能與家長在輕鬆的氣氛下暢談，並互相鼓勵。

家長親身體驗

甚麼是LBD？為甚麼要LBD？對家長來說，他們只有傳統學習經歷，LBD是不容易理解的。如果能夠讓家長親身體驗孩子的LBD學習經歷，就更具說服力了。

堅二小利用了每年兩次的家長日，讓家長自己一嘗LBD。我們邀請了社區合作夥伴在操場和禮堂準備物資，讓家長和孩子一起嘗試動手做和自由玩，例如做釘畫、建紙橋、煮食等，然後與家長討論並分享過程和學習所得。他們亦特別為小一家長設LBD觀課，在家長入課室前，LBD團隊先向家長解釋理念，再給家長一些觀課時需進行的觀察任務，回來再一起討論；家長很多都發現孩子跟平常在家有很大的分別。這些舖排，讓沒有LBD學習經歷與概念的家長懂得如何去看孩子的學習，否則他們就只會停留於看孩子有否安靜地坐定聽書這個傳統的學習觀念。

家長義工參與

最直接的方法使家長明白並支持學校的改革，就是讓家長參與改革的過程。透過義務工作，家長能夠直接看到老師如何放手，讓孩子發揮探究精神，踴躍討論與反思。比起紙筆評估的一個分數，家長更能實地看清楚孩子的成長。

亞斯理衛理小學的常識LBD課從午飯時段開始，學校邀請家長們於十一時半到校，幫忙在有蓋操場擺好枱櫈，然後與全級的孩子們一起吃飯。午飯過後，孩子們會回課室進行LBD課堂，家長義工便幫忙收拾枱櫈及清潔。家長們看到孩子自己收拾碗筷，與老師和同學和睦相處，不亦樂乎。

亞小、靈愛小學及石籬聖若望都不約而同，藉著小一常識科「我的家」這個課題，在課堂上讓孩子明白湯圓的意義，並學習搓湯圓。老師們為了讓孩子向家人表達愛意，遂邀請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到校，見證孩子搓湯圓，把湯圓煮熟，並親手把湯圓奉上，然後一起欣賞和分享。學校會邀請家長填寫回饋表，了解家長們對於LBD課堂的感受

和意見。一直以來，多間學校的家長回饋都是非常正面，支持學校繼續推行LBD教學。

LBD刊物和影片

當然，不是每一位家長都能夠回校親身體會孩子經歷了怎樣的LBD體驗，學校可以透過刊物和影片，讓所有家長都獲得最基本的資訊。堅二小每年有數次的LBD刊物，圖文並茂闡述每一級孩子的LBD經歷。亞小於每個學習課題後都會上傳影片到學校臉書，解構孩子藉著LBD課堂的學習和成長。

學習成果展

要具體地讓家長及大眾看得見孩子的學習經歷及成長，從而獲得他們對於學校改革的由衷支持，莫過於學習成果展了。學習成果展是一個雙贏的平台，對學生來說，除了是一個成就典禮，亦是他們的表演場地，提供了自我表達的空間，有實實在在的觀眾，包括同學、家長及公眾在現場給予實質的欣賞、鼓勵和意見。孩子自己決定如何呈現學習歷程及成果，低年級的同學當然需要更多老師的輔助，而視乎老師的放手程度；高年級的同學更可享有一個近乎全自主的空間。無論是低年級或高年級，老師都應該盡量避免插手，繼續擔任促進者的角色，讓整個學習成果展從準備到現場的解說，都完完全全屬於孩子。

對家長及公眾來說，學習成果展是一個親身進入孩子學習歷程的體驗，目擊並感受孩子在知識、生活技能及態度上的進步。在每次的學

習成果展，我們都會聽到來賓們對孩子的投入、熱情的解說、認真的態度嘖嘖稱奇。用公開展示的方式，能讓公眾實地體會以孩子為核心的體驗學習，是如何促進孩子的全人發展，並開拓視野，接受多元的教育及評估方法。

---

[1] https://bangkok.unesco.org/content/happy-schools

[2] http://livingvalues.net

[3] 教育局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年版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GSCG_2017_Chi.pdf

RESPECT：LBD的學與教元素

R– Reflection on Experience 學習要動手 更要有反思

聽到Learning by doing，相信很多人會馬上被Doing一字吸引，想到孩子有機會動手做不同類型的活動，學習變得更有趣味。這三年來，孩子們嘗試了很多在一般課堂以至日常生活也未有機會接觸的新事物：製作模型及服飾、花藝、種植、針織、煮食、走出社區、探訪老人、舉辦社區音樂會、行山、宿營等等.....教學不再是「老師講，學生聽」，學生要主動參與，計劃、討論、設計、製作、匯報，變成學習的「話事人」。

每天回到學校，孩子都期待著下午的LBD課，對他們來說，不用坐定定、只對著課本學已經很開心。但對大人而言，無論老師還是家長，最關心的還是孩子「學了什麼」。LBD課編排於課時之內，當然不是開心就算，更希望孩子在愉快學習的氛圍下，學得更深更廣。這兒說的學習，不止於學科知識，說到底，其實就是教育界老生常談的全人發展——知識、技能和態度，只是因著應試文化的束縛，教學才一直只側重知識層面。

讓全人發展、自主學習不再流於口號，而是實踐於教學當中，是「感．創．做」的最終目標。

活動只是工具 透過活動所帶出的學習才是重點

「Do」甚麼其實不太重要，只要活動能夠照顧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並且與生活經驗聯繫，都會有所得著。重要的是要從經歷中有所反思，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早於1938年提出Learning by doing「動手學」的教育哲學，他指出學習是從經驗中反思得來的結果，所以老師不能在教學上只是不斷地讓學生動手做，更需要關顧學生能否從做的過程中學到東西；關鍵就在老師能否帶領學生思考、連結不同的經驗、了解行動和後果的關聯、將自身經驗內化，從而達到學習目標。[1]

「我們不是從經驗中學習，而是從反思經驗中學習」

－約翰·杜威

有空間才有反思

反省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是杜威認為學生必須具備的學習能力，亦正是21世紀共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之一。要從「被動的接收者」到「主動的探索者」去時刻反思在不同經歷中有何學習，先不說老師要裝備學生甚麼技巧，更重要的是讓課堂留有空間去反思。

與老師同行的三年間，察覺到老師有不少慣性，「多」是其中之一。面對緊逼的課程和考試的壓力下，老師常不自覺地給學生輸入很多，深怕教得不夠，便學得不多。「多」的結果是「趕」，所以教育界有術語叫「趕課程」：趕進度、趕功課、趕成績，老師每一天都在追追趕趕，孩子也就只能每一天都匆匆忙忙，吸收了多少要看各自的造化了。

LBD課堂希望藉著不設考試、功課和指定課程進度，讓師生按着彼此的步伐，從容不逼地由班本決定學甚麼、學多少，讓師生得到喘息之餘，更讓學生有更多摸索、嘗試和思考的機會。雖然已經提供了客觀環境，但要改變老師的觀念不是一下子的事。

有一次，我們和幾位老師進行課後檢討，老師們將與學生經歷的學習活動羅列出來，每人都寫了十張八張便條紙，貼滿了白板。大家一看，無不驚訝只是短短約八個星期的單元，原來教了那麼多；再仔細回想，其實有些活動是可以省去的。老師們備課時絞盡腦汁，設計不同的活動豐

富課堂，到上課時，當然想把設計好的都教完，於是少不免由老師快快講，本來想由學生自己經歷的溝通、協作、創意和解難便難以發生。當學生只是按著指示完成任務，孩子探索和思考的機會便大大減少，課堂反思亦每每因為時間不夠，在課堂結束前以五至十分鐘匆匆了事。沒有深切體驗就沒有反思和學習，所以，老師先要實踐Less is more——設計課堂時留有空間，讓學生多些探索和思考的機會。

聆聽自己和別人的內心

堅二小的何老師看到學生透過反思有了表達「感受」的機會：「反思沒有對與錯，他們所表達的都是自己真實的感受，可能有些孩子喜歡自己一個人完成任務，跟其他人一起合作更慢。這刻他可能有這樣的

諗法，但當他下一次有不同的經歷時就會有另一種的感受。我覺得孩子是很需要這樣表達，如果沒有反思，他根本不會去思考如何跟別人合作。」有別於平常課堂，孩子往往都在猜度老師心中的答案，學習去反思就是鼓勵孩子學習說出自己的情感，忠於自己的感覺，同時也學習聆聽別人的內心。

有反省才會有進步

反思不單是在行動完結後的檢討，更會在行動過程中不斷發生：透過嘗試再修正的過程，孩子能夠立刻實驗和解決問題，培養堅持和解難能力。呂老師認為要學生不斷地嘗試和進步，唯有在學習過程中不時引導學生反思：「我希望他們做完反思之後，如果還未滿意的話，可以自己去改良、挑戰。其實這個過程是為孩子造就一份成功感。有一組女同學第一日整朱古力曲奇失敗，已經有同學想放棄；但當我一路引導同學，去反思，去讓他們思考，他們就會發現問題，原來這樣做可以再好一點。找到問題的癥結，想到解決辦法後，再嘗試多一次。當她們發現今次好過上一次，就會有繼續嘗試的動力，亦引發到他們更大的學習動機。」要讓同學知道失敗不要緊，透過失敗的教訓，去發現更多。關鍵在於老師如何帶領孩子領略失敗帶來的教訓，迎來下一次的成功。

反思很重要，但如何做？

反思如何做？嚴格來說，大部分老師都缺少這方面的專業訓練，平常課堂也鮮有機會練習，也是邊做邊學。老師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同學的

特性，用不同的方法和同學回顧經驗。司徒老師喜歡跟大夥兒一起聊，但也發覺不是所有同學都受落，「我發覺有些同學是很文靜的，你要他站出來分享或者立刻有對答，他真的會不知所措。」她觀察到有些孩子更喜歡以文字表達自己，於是就由同學以文字記錄；有些同學不喜歡寫字，喜歡畫畫，她也非常歡迎。

有老師讓同學拍片，一邊記錄自己的製作過程，一邊說出覺得困難和成功的地方，下次如何改善。在檢視之前的學習經驗時，也在學習新的技巧如拍攝、剪片、提問.....累積了的知識又能在下一次應用出來。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法，但任何方法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孩子檢視過去的經驗，改進下一次的學習，是一趟自我調節來達致學習目標的過程。當孩子有了體驗和省思，說話分享時，會顯得更有自信亦更有條理；寫作記錄時，也比平常交功課更用心，更會主動地詢問老師和同學字詞怎樣寫。尊重孩子的不同，讓他們自發去表達，就是最好的方法。

E – Evaluation 沒有考試分數的LBD

長久以來的應試教育令家長，老師和學生苦受煎熬，為追逐成績扭曲了學習的意義，孩子曉得在測考中拿高分，卻失去學習的熱情。LBD向應試文化說不，不設考試，返璞歸真，讓學習回歸學習。不用為了考試而死記爛背，孩子當然非常高興；不用出試卷和改試卷，老師的壓力亦得以舒鬆，更能把精神聚焦於教學和照顧學生的需要。

迷思：沒有考試怎知道孩子學了多少

然而，這三年間，我們常常被老師和家長問到：「沒有考試測驗怎樣知道孩子學到了多少？」懂考試不代表真的懂，不懂考試又不代表甚麼都不懂。考試前夕把書本的內容塞進腦中，在試場裏快快的吐出來，走出試場便統統的拋諸腦後，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經歷。記憶、背誦和文字力強的孩子較容易在重視短期記憶的考試中佔優。不是說儲存和提取信息的認知能力不重要，但需要培養孩子的就只有認知能力嗎？今天資訊發達的社會，資料垂手可得，孩子需要更多的是軟實力。可是，傳統考試的紙筆評估，看不到創意、溝通、合作和解難等能力。

期終考試著重當刻表現的評核，曾見過英文考試成績很高分的小六學生，能串出艱深的生字，答對很多題目，但卻是靠死記爛背：她不能跟別人用英語溝通，亦非常害怕英語，對英語全無學習興趣。這種評核方式一直鼓勵的是重結果（成績），而非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成長。然而，觸發孩子學習的往往是過程中的挑戰及趣味，我們把分數作為學習動機，不僅有違教育價值觀，亦造成今天很多只為分數而活，不知因何而學，不認識自己的學生。

不測考不等於不評估

LBD不以紙筆考試作為評估，一方面不想繼續助長追求分數的歪風，還因為它無法評估孩子的全人，包括正向價值觀，知識的應用和共通能力（溝通、協作、批判性思考、創造等），以及過程中的態度與表現。不要紙筆考試，不代表不要評估，評估作為促進學習的工具是必要的，讓學生改善學習，也讓老師檢討教學，提高學與教的成效。要發展學生全人，也要發展相對應的全人評估。但如何做呢？如何確保公平？新的評估方式能否確實評估孩子的學習？各持份者，包括校董、校長、老師和家長是否支持？各種的顧慮加上勞碌的工作使老師不敢輕舉妄動。老師的不安感，我們當然非常明白，也希望陪伴他們一起在不安中找出路。

考試以外的多元評估

要讓孩子真正擁有學習，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他首先要有自我評價的習慣。每位堅二小的孩子在每個學期皆會填寫自評表，就著不同的發展目標，如自我管理、溝通合作和批判及解難等方面給自己評價，作為對一整學期的反省。同時，老師日常的觀察和回饋是讓孩子進步的最好參考，因此我們鼓勵老師上課時多觀察，於課堂就著孩子做得好的地方給予讚賞，有待改善的地方給予鼓勵及建議。老師在每學期要為每位學生填寫課堂評估表，評價學生的能力發展。評價項目與學生的自評相若，讓學生能夠對照自己跟師長的看法。

或許有人會擔心學生會否給自己過高的評價，與其「客觀」表現不

符。自評的本意是希望把評價的責任，由老師一人決定，下放到讓學生也可嘗試認真地檢視自己做得如何、跟以往比較有沒有進步、甚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也讓老師了解學生對自己教學的觀感。每人對於「好」的尺度都不同，但不要緊，自評的分數不是要和其他人比較高低，而是跟自己比較有沒有比上次做得更好。孩子對自己的要求也會隨著累積的經驗和增進了見識而改變，今天他認為自己已經做得夠好，明天他可能會發現原來可以更好，也是一趟認識自己的過程。

要集結學生的進展性學習，個人學習檔案（portfolio）是其中的方法，檔案裏包含了每個學習單元的作品、製作過程、反思和老師、自我、同儕及家長的評價，展現不同階段的學習。讓家長也參與孩子的學習，不只從分數定義孩子的努力，更能從多方面仔細了解子女的學習經歷、興趣、強項和弱項。透過給予反饋，孩子得到家長的鼓勵，加強彼此的溝通。當然，這個學習檔案是屬於學生自己的，記錄自己的學習是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重要部分，因此也由學生自己主理，不再是幼稚園形式的由老師製作。

不為分數而學習 只為做最好的自己

如何考，決定如何學、如何教——雖非教育本意，但教育現場確實如此。沒有成績計算的包袱，老師壓力大減，能嘗試不同的教學方式，更多了觀察學生的機會。老師眼中的學生變得更立體，中英數成績以外，看到個人的品性，處事和解難的手法，對學生有了全人的了解。

堅二小的何老師發現孩子原來懂得互相欣賞，「當同學覺得有其他同學值得欣賞，就會送出貼紙。當他滿意自己的表現時，也可以給自己貼紙，給自己一個肯定。有孩子平常毫不起眼，甚至不受同學歡迎，但有

一次他表現得很出色，很多同學都由衷地給他貼紙，表示欣賞。」那位平常缺乏自信的同學重拾自信，感覺重新被接納，其他同學亦懂得欣賞同學的不同長處，彼此尊重。假如沒有自我和同儕評價的機會，同學很可能只知道老師眼中的自己，甚或只用分數來定義自己。

孩子落力地做好每一件作品，最期待的是向爸爸媽媽和參觀者分享。每年，LBD設有展示日，讓孩子的努力有展示的平台和機會，孩子們要向嘉賓介紹自己的製作，甚至上台表演。他們自動自覺地努力演練說話，想方法如何吸引嘉賓來聽自己的介紹，務求大方不失禮。這份學習動機，不是為了爭取最好的分數，只是為了表現最好的自己。

可能大家會擔心「不準備孩子應試，只會害了孩子將來不懂考試」。無疑孩子越大，要面對的考試就越多；然而，考試技巧真的要於初小、甚至幼稚園就開始準備嗎？傳統著重考試的文化製造了比較心態和挫敗感，甚至「培養」了孩子將分數界定自己，都是今天很多迷失、焦慮、抑鬱的源頭；唯有把學習紮根於興趣，培養互相合作和彼此欣賞，孩子才會走得更遠更堅壯。

S – Space for Students 還孩子多一點空間

莘莘學子年紀小小，但比大人還要「勤力」，有研究指香港學生每周的學習時數高達62小時[2]。八時上學，三時多放學，課後還有功課，補習和課後活動一浪接一浪，不要說玩樂的時間，甚至連睡覺休息的時間也不夠。大人要閒暇，小孩更需要放空，面對分秒必爭的教程，或許是很奢侈，但絕非不可能。「感．創．做」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要把這份奢侈實現，為孩子「創空間」！

每個孩子都需要留白

學生的一天早已列在時間表，一堂接著一堂，上甚麼課，課堂裏學甚麼，皆由學校決定，孩子也只能跟從。要為孩子創造空間，最直接的方法，是在填得滿滿的時間表裏「留白」。得到學校的支持，在LBD時段內劃了一個留白時間 (Space Time)，讓孩子暫時拋開學業功課的負擔，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最理想的留白當然是讓孩子天馬行空地想做甚麼就做甚麼，但考慮到同學初次認識留白，還未熟悉這個時段的目的，加上要顧及學校裏其他同學的上課環境，不能讓學生想去哪兒就哪兒。

在自由與秩序的權衡下，我們決定給孩子選擇，根據個人喜好選擇在留白時段做的活動。在計劃開始時，提供了幾項活動供選擇，包括：棋盤遊戲、電影欣賞、球類比賽、砌木磚等等，有動有靜，滿足不同年級和個性的同學的喜好。推行了數個月後，為了聽取更多民意，我們也特別詢問孩子想做甚麼，盡量把他們喜愛的納入選項，希望能夠滿足孩子的喜好之餘，還讓同學知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孩子對留白有著滿滿的期待，見到我們都會問：「幾時再有留白呢？」

學期終，我們問孩子最喜歡的LBD課堂是甚麼，不論高低年級，最喜愛的都是留白時間。原因不外乎有得揀和感覺放鬆、自由、享受。在有限的空間裡仍然有自主的權利，還孩子一個停下來喘息的空間，這個嘗試看似容易但

又困難，困難的不是在時間表裡劃空間，而是要大人先放下既有的想法。開始的時候也有老師質疑「玩棋，看電影有甚麼可學？不如多上一兩堂課吧。」大量研究證實培養社交、創意、溝通和協作的最好方法，是透過自由玩樂，而且往往在最放鬆的時候，學習才會深刻。

休息的何止是學生，老師也得以放空，節錄一位參與留白的老師的感言：

> *在整個下午時段，學校安排了幾樣活動讓學生自由參加，其中一樣是「休閒時光」。在有蓋操場內，一處鋪上數張大大的厚地毯，另一處放置了數張矮桌矮凳，二十多個學生三五成群，或看書、或畫畫、或閒談、或作手工……各隨所好，自由自在。*
>
> *那天，我盤膝坐於地毯上，和一名男生下起象棋來。旁邊觀戰者數名，或手握小説，既觀棋，也看書；或大字形躺在地毯上，既觀棋，也望天……大家都自由自在，各適其適。*
>
> *幾盤過後，我索性叫孩子們在地毯上圍坐聊天，談談感受。小子們都笑意盈盈，大呼痛快，深感在上午的一輪學習後，能有下午這個休憩的時刻，實為美妙！*
>
> *聽小子們的分享，頗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味道，我心中不禁泛起一絲又一絲笑意。*

此情此景，在你的學校出現過嗎？

大學生可以自行選科，小學生為何不可

我們抱著「小學生都得！」的信念，在堅二小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在第一年的下學期，讓四、五年級自行選擇喜愛上的LBD課堂。考慮到學生不同的背景，有剛到港的新移民學生，也有本地學生，各有不同的喜好，故此找來導師開展皮革課、花藝課、歷奇課、動教課和由堅二小老師主理的廚藝課。課程有動有靜，有在學校內、也有走出社區的，希望藉此擴闊學生不同的生活經驗。

畢竟孩子也是第一次被授權自行選科，因此我們也特意設計了一張選課表，簡介課程內容，讓孩子知道接下來的數星期會在課堂裏經歷甚麼，也清楚說明每班的名額，若超過指定人數則抽籤決定。他們按喜好填上排序，最終當然有人歡喜、有人願望落空，無法派到第一志願，但他們都非常尊重遊戲規則。有個別學生走過來找我們，希望調組，我們的回應是：「只要你找到另一位都想調組的同學，願意跟你對調就可以。」有這樣的請求，也是意料之事，我們不會立刻拒絕，更鼓勵孩子想方法和跟其他同學溝通，以合理的渠道來爭取自己想要的，這也是寶貴的學習。

有選修科的安排，除了相信孩子在感興趣的環境中會更專心投入、更能探索自我潛能，還希望藉此打破傳統教育中的分班、分級學習。在學校裡，課堂大多按年級劃分，進行分級學習，因此除了小息以外，孩子大部分時間只會跟同班同學相處。選修科讓小四、五的同學有機會身處同一環境學習，讓年紀小的孩子有學效的對象，也讓大一點的孩子有機會照顧年紀小的，培養互相尊重和樂於分享的態度。為顧及課程的深淺程度，只在兩級

進行，當然這只是小步子的嘗試，但希望打破一些在大家眼中必然如是的想法。

有份在課堂觀察和學習的老師亦非常欣賞自行選科，「讓孩子有得揀非常重要，孩子學甚麼一向都是老師安排的，就算老師的課堂多麼有趣，也總會有一些同學感興趣，一些同學不感興趣，無法照顧所有同學的喜好。」這位老師看見孩子在有得揀下更加積極主動，特別享受課堂。觀摩了第一年的示範，啟發老師在第二年帶領學生時，勇敢地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讓學生自主。

學甚麼由我話事

第二年沒有選修科，但為孩子開闢了更大的自主空間。老師想教的，跟學生想學的永遠有落差，為了把距離拉近，有別於過往由我們團隊或老師設定學習主題，這年開始，高年級學生與老師一起自訂學習主題和內容。每級、每班甚至每組也可以不一樣，有踏單車、行山、露營、製作小凳子.....百花齊放。

開放孩子的參與權，把學習的主導權由以往的從上而下，轉為由下而上，由學生話事。鼓勵老師在高年級嘗試讓學生自己傾、自己砌，然後實行，是因為相信他們這個年紀開始有想法，能夠表達，也懂得商量。雖有如此願望，但現實卻沒有一帆風順。

從無到有的陣痛期 孩子要適應 老師要等待

原以為給了空間，沒有框框，天生具有好奇心的孩子就會滿有衝勁地

闖出去。但原來孩子不能一下子解放，得到空間反而不知道怎辦。從毫無方向到確定計劃，讓一位初出茅廬的老師上了難忘的一課。

堅二小的羅老師帶領六年級一組同學進行LBD課，本打算以社區為題，第一堂課讓同學看有關短片來引起動機，豈料有半班同學趴在桌上不欲看短片，「無理由喝罵他們，都已經這麼大了！」他發現同學不是沒有能力，只是不想做有關社區的主題研習。「他們走進社區時觀察到有甚麼需要，只是不想做。」眼見學生的學習動機如此低落，老師毅然停止已經進行了幾個下午的「社區課」。

他滿心歡喜地準備幾張白紙和iPad進入課室，把二十位同學分成四組，問同學：「你們到底想玩甚麼？」以為這是解決同學學習動機問題的開端嗎？不，這才是難題的開始。「頭十五分鐘效果是不錯，有同學話想做甜品給全班食，有同學想為全校舉辦閃避球比賽。但過咗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就開始在網上搜尋韓星，話完一次，又繼續睇。」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好幾堂，逼使他使用不同的招數，試過向同學發怒，也曾經嘗試以音樂讓同學們平靜下來，讓他們靜想在LBD課堂內想做甚麼，但最後都不成功。羅老師直言：「我每個星期日就覺得好大壓力，因為不知道星期一（LBD課）會怎樣。」

羅老師懊惱地來找我們團隊給予意見，我們建議不要著急，讓學生玩玩桌上遊戲，也跟同學們分享自己喜歡的事情，才慢慢開始詢問他們想做的事情也不遲。「要放過他們，也要先放過自己。」這句話語重心長，學生和老師都一樣，在同一填鴨式教育下長大，要一下子令學生「想學習」，實在是一步登天。第二天，他走入課室先分享自己喜

歡的音樂，彈結他和唱唱歌，再讓學生玩桌上遊戲。四組的同學開始各有想法，有的說玩「狼人」、有的想做甜品、有的說要玩攻防戰，並且開始商討計劃。

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收拾「殘局」，對於一貫慣於穩定、可預計、有計劃的老師來說肯定不容易過，「每堂一個半小時，老師在班房裏都好大壓力，沒有甚麼成果，你想學生做些東西、學些東西，你就會嬲，苦了學生，也苦了我。」事實上，羅老師的經歷也是不少堅二老師初次接觸LBD的寫照。以往在傳統課堂，可以依照書本教學，只要根據擬定好的進度表，每一堂課都會有產出。但在LBD課堂，特別是中高年級，學習主題、內容、計劃進度都由老師和孩子共同決定，沒有已有的東西可依從，老師需要了解孩子的需要和興趣，重新燃點他們的學習動機，「通常只會有活動問你參不參加，好少會有人走來問你，你想做些甚麼。」不論老師和學生都要適應新的學習模式，也許會在這段陣痛期感到迷失；但其實大人和小孩都在找回學習的初心，要豪得起一些時間，給予足夠的空間等待，等待慣於接收指令的孩子蛻變。

大人以為要填滿所有空間，事事都安排穩妥，孩子才會成長，才會學得夠多。漸漸地，孩子總有一句說話掛在口邊：「老師，跟住點？」，等待指示，等待批准。下次指示孩子之前，大人不妨問問自己：「我有講得太多嗎？」，也問問孩子：「你想點？」。

P – Play & Learn 玩樂與學習從不是對立

孩子喜歡上LBD課的理由，離不開一個字——「玩」，難得上課不用坐定定拿著課本，跟朋友仔玩不同的活動。然而，令大人憂慮的同樣是「玩」，擔心孩子顧著玩，忘記上學的本業——「學習」。在很多大人眼中，尤其是華人社會，「玩」跟「學習」必然對立，玩樂令孩子心散，無法專心學習。LBD要還遊戲一個公道，讓老師和家長重新認識玩的價值，也回應孩子的遊戲需要，讓孩子度過快樂、健康的童年。

自由遊戲走到校園

現代孩子花在學校的時間更長，放學後又要參與父母安排的課後活動，遊戲的時間被大大剝奪。2011年美國兒科學會指出，兒童因為失去自由遊戲的時間，更容易患上抑鬱及焦慮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亦建議，小孩每天最少要有一小時自由遊戲時間。

我們夥拍一直致力倡議兒童遊戲權利的智樂兒童遊樂協會(Playright)，把自由遊戲帶回

學校。智樂曾為兩間學校舉行遊戲日（play day），讓孩子享受遊戲的樂趣。平常空洞的操場一下子化身成為遊樂場，讓孩子既驚喜又迷惘。聽到老師批准去玩的指示，有的孩子興奮地走近遊戲區，但更多是臉上一副「真係玩得？」的模樣，遲疑良久才戰戰競競的嘗試離開老師的範圍，有孩子問：「我可以去那兒玩嗎？」、「這個怎樣玩？」。智樂也預先提醒老師，孩子面對突如期來的玩樂自由，需要時間熱身，老師們不需刻意介入，更要「停一停，諗一諗」，先觀察才判斷是否需要插手。孩子們「摸摸掂掂」之後，開始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創意拿起不同形狀的配件和紙皮自由拼砌，原本各自各堆砌的孩子合力建成一個大堡壘，一起磋商分工和幫忙運送物料。水泡相撲的選手，各自帶上水泡套奮力向對手撲過去，場外打氣的小伙子比場內的選手還要肉緊，陣陣的「加油」聲響遍操場；孩子鬥智鬥力地搭建竹管運送木珠，本來站在一邊觀看的，都忍不住要加入，一起想想策略。場內的散件經孩子的無窮創意下，變出不同的玩法。

在今天講求功效的年代，彷彿每事都要「有用」才值得去做，我們也遇過一些老師和家長問：「讓他們堆堆砌砌，學到甚麼？就算要玩，都要訂一些學習目標，才會有意義吧！」沒有預設要學習的知識和技能，更沒有大人的不必要干預，自由遊戲講求兒童自由、自主和自發的參與和選擇，其實對培育孩子及與人相處更有益。因為孩子可以自選擇玩與不玩、玩甚麼、怎樣玩，他們要與同儕一起商討遊戲規則，在建立規則的過程中，讓孩子思考、表達、溝通及決策，更要學習處理紛爭；因為遊戲沒有特定的玩法和最終要達到的目標，孩子更要發揮自己的創意和想像力，創造更多不同的玩法。透過這次遊戲日，老

師看見了自由遊戲的好處，也看到孩子在課堂以外的一面。平常上課默不作聲的孩子，到遊戲時點子多多，更會指揮大局；平時「蝦蝦霸霸」的男孩子，見到同伴不開心時懂得去安慰。

從小孩的角度看小孩

玩樂對孩子而言如同呼吸一樣重要，當然不可以只是一年一度。要將「玩」的文化植根校園，必先要改變老師的心態。智樂的培訓員為學校老師帶來工作坊，讓老師重新了解遊戲對兒童發展的重要及成人於遊戲中的角色。再次思考一些在大人眼中不能接受的場面，例如碰撞、爭吵，是否要立刻出手制止？大人的干預其實是否在剝奪孩子學習的機會？遊戲師說：技巧不是最重要，重要的還是心態，「如果你看見有小孩趴在地上觀看遠方，你會怎樣做？」訓練員問到，老師一時來不及給反應，「我會跟他一起趴在地上，用小孩的視覺看看他在觀察甚麼。」訓練員剛話畢，有老師立即「吓！」了一聲，覺得不可思議 。當大人們急著喝止小孩跑跑跳跳，覺得孩童的玩意無聊前，嘗試代入孩子的角度，便會發現很多在大人眼中有理，但於孩童而言無理的要求一直規限著他們的發揮。

幾位種子老師經過幾節培訓課後，在校內安排自由遊戲時段，推動 free play 文化。不用大費周章，一些簡單的工具和材料，如紙碎、積木、布料等已足以讓孩子玩過不亦樂乎。老師看見自由玩的需要，讓孩子放鬆之餘，也令他們放下平常上課繃緊的班規，更親近孩子。我們亦鼓勵老師跟孩子玩棋盤遊戲，特別是在LBD課開初的時段，同學之間還沒有相熟，而老師又未熟悉孩子的性格，透過遊戲來彼此了解是最好的方法。遊戲的過程中，孩子先要決定分組，跟同學討論挑選那款遊戲，處理贏和輸的情緒，已是一趟很好的學習。

將學習變得好玩

學習要好玩，才會讓人喜歡學習，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所以「好玩」不能只在自由遊戲的時段發生，更要融入課程之中。經歷過LBD課堂，孩子告訴我們，學習跟玩樂從不分割，而是相輔相成：「玩是學習的一種方式，玩跟學習不是分開，而是在一起」，「LBD是在玩中學，邊玩邊學」，「喜歡LBD，因為可以玩」。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各有不同的學習風格，興趣和潛能，因此我們鼓勵老師在設計LBD課堂時拋開教科書的框架，加入多元化的活動元素，發掘孩子不同的學習優勢。透過玩不同的活動，不知不覺間綜合地運用身體各部分於學習當中。跟大家分享一個為期兩個多月的二年級單元，看看究竟孩子玩甚麼、學甚麼。

多元智能	教學策略
語文	閱讀、寫作、說故事、小組討論、匯報
肢體運動	角色扮演/戲劇、運動、舞蹈、烹飪、實地考察
音樂	唱歌、玩樂器
數學邏輯	比較、分類、拼圖與遊戲、計算
視覺空間	閱讀地圖、製作圖表、繪畫、藝術手工
自然	觀察自然事物、探索動植物、種植
人際	同儕互動、小組活動、小組討論、小組分享/匯報、訪談、團體遊戲
內省	訂立目標、自我反思、日誌記錄、自我評價

「屁屁」原來好好玩

由堅二老師與奇極創作室（CreativeKids）的夥伴導師合作，帶領二年級的學生經歷了一趟屁屁之旅。從一本關於「放屁」的繪本開始，了解屁是怎樣產生，更一起跳舞、做藝術創作、做屁屁車、認識禮儀，及用心、用手「製造」消化系統，藉此了解「我的身體」這個重要的課題。

變身小小科學家

為甚麼人會放屁？同學們化身小小科學家，研究消化系統的運作，拆解謎團。導師簡單介紹消化系統的運作後，同學們便落手落腳做實驗，用手掰開香蕉和麵包、用膠杯壓碎食物，模擬牙齒嚼碎食物；加水模擬進食時喝水；以密實袋模擬「胃部」；膠喉、絲襪模擬「食道」；倒入醋模擬「胃酸分泌」；再把「消化物」倒入絲襪裡向前擠至搾乾水份，

模擬腸道蠕動及吸收過程；搾出所有水份，然後解開絲襪，排出「便便」！濕黏黏的手感，同學邊喊「好嘔心呀！」，邊哈哈大笑享受整個過程。一個原本在四年級常識科才接觸到的課題，用了生動深刻的手法令孩子明白了消化系統是如何運作。

變身小小藝術家

親手感受過消化過程後，同學以藝術角度了解消化系統。把胃及大腸的輪廓畫出來，再畫出長長的小腸，加上自畫像和身體其餘部分，就把「出腸」的自畫像畫好了。學習消化系統少不免跟食物相關，同學們搶答過有關食物金字塔的問題後，便開始創作他們自己的食物，有彩色的漢堡包、燒焦的雞腿、熟透的香蕉、被泡泡包圍的白菜等，創意盡現眼前之餘，亦加深老師對孩子喜好的了解。

身體動一動

要有健康的身體，當然要勤做運動。孩子一起到操場跳「屁屁操」，動動四肢，幫助腸道蠕動之餘，也提醒大家不要為放屁而感到害羞，正如歌詞所說的「爸爸媽媽也會放屁」！

屁屁車大作戰

經過一連串的屁屁經歷，到課堂的高潮，製作「屁屁車」——氣體推動車。看過火箭升空的片段，理解到氣體動力推動火箭上升後，開始研究如何運用氣球推動紙車。要車順利開動殊不簡單，同學需要思考：什麼樣的車輪會讓車走得更快？需要剪多少個大小相同的車輪？如何串起車輪？裝好車子後開始試行，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但不要緊，同學仍有機會改良，再嘗試，從失敗中學習。學生化身維修技師，借助熱熔膠槍等工具鞏固車輪。同學們拿著自己的戰車參與屁屁車大賽，在一片歡呼聲中，一較高下！

互相觀摩

課堂來到尾聲，導師帶同學參觀「堅樂藝術館」！開始參觀前，同學紛紛說出參觀藝術館的禮儀：不要跑跳及喧鬧，因為這樣會影響別人觀賞作品；不要碰別人的畫作，因為這樣會破壞作品等等。出發了！同學到別的課室看作品時，都選了一幅自己最喜歡的，亦向其他同學解說自己為甚麼最喜歡這個作品。導師也跟同學們玩了一個很好玩的遊戲：她說出其中一幅畫獨有的特徵，讓同學們尋找她所說的那一幅畫。參觀過後，同學們寫上自己這幾堂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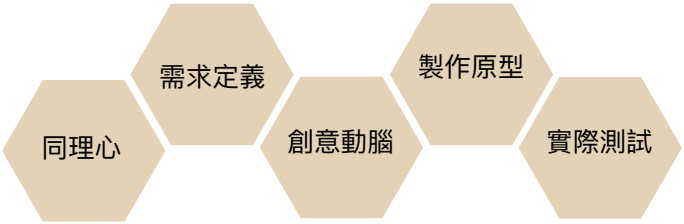
孩子在屁屁課不單玩得開心，所經歷的更涉獵語文、肢體運動、數學邏輯、視覺空間、人際及內省等範疇。這樣的課堂好玩嗎？學到東西嗎？相信大家心中已有答案。喜愛玩跟喜愛學習一樣，是人的天性，只是已經長大成人的我們，受著社會的規範和期望，壓抑了玩的慾望。夥伴導師Josephine姐姐說：「LBD讓我們看到，在香港，原來學習可以跟快樂做朋友；快樂不等於沒挑戰，挑戰是可以擁抱的；擁抱挑戰後，慢慢成長；學習可以很快樂。」每次走進LBD課堂，看見孩子的歡笑，學得開心，學得享受，就已經證明了邊玩邊學的價值。

E – Empathy & Inquiry 學習從「心」出發

本項目取名爲「感．創．做」大本營，我們相信做任何改變之前都要先將「感」字行頭，讓學生要多去感受自己、身邊的人和事，敢於去創造。動手的出發點與自身相關，不論大小議題，從自身、到學校、到社區，只要是學生心有所感，便有熱情和動力去認識、去探究。

LBD希望能夠培養學生以人為本的精神，運用知識和技能去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培養同理心是課程重要的目標。孩子在感受自己過後，同時也要考慮其他人的需要，設身處地去理解和體會他人的情感和想法，繼而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同理心的建立是發展孩子正面態度及價值觀的基礎，因此，LBD課程著意從學生的同理心出發，對不同議題進行探究。

從報道看到堅二小的LBD新嘗試，位於大圍的循理會美林小學特地到堅二小來取經。教師團隊決意要發展動手學（他們稱之為「創藝科」CAT （Creativity, Art, Technology)。我們隨即安排老師到訪LBD夥伴工匠灣（MakerBay），上了一天的自造工作坊，學習設計思維的概念。設計思維正是一套以人為本的工具，強調從同理心出發創意解難。老師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甚麼議題是學生切身關心而又有改善的需要？」，隨即想到學校廁所的衛生和氣味均有待改善，以學校廁所大變身為題，按著設計思維的五個步驟來設計學習框架。工匠灣導師鱷魚姐姐也認為以廁所為題夠貼地，預期學生會十分投入。



循理會美林小學
愛校園：『你』想『洗手間』

一如所料，五、六年級的學生對這個課題非常雀躍，花盡心思，為美化校園出一分力。讓我們一起走進這次探究歷程：

感受：實地考察洗手間

每天都會使用洗手間，但同學們又有沒有留意一些細節呢？同學們親身到洗手間進行視察，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經常使用的洗手間有甚麼可以優化之處。男生和女生更首次有機會互相走到對方的廁所，觀察和感受異性的需要。同學們發現洗手間地面濕滑，部分更傳出難聞的氣味。這些平日習以為常的問題被同學們認真地看見、重視，繼而問問「為甚麼」。

發現及定義問題：訪問校工

最了解洗手間的除了學生外，就是負責清潔的校工姨姨、叔叔了。同學找校工訪問，從他們的角度了解洗手間的衛生、清潔洗手間時遇到的情況、困難和方法等。得到資料後便需要進一步定義問題，學生要從表徵開始，一層一層地往下挖。想探究的問題是「廁所地面很濕」，「為甚麼廁所地面很濕？」，原因是「洗手後沒有抹乾手。」；「為甚麼洗手後沒有抹乾手？」，原因是「沒有自備手帕。」如此類推，找出問題最核心的原因，作出針對性的行動。

共同構思：創作設計方案

找到問題後，一起構思如何提升同學對洗手間清潔的意識，討論及選取合用的措施，如設計口號、標語、加設防濕和防滑措施。與組內同學一起決定需要購置的物料，並在老師陪同下走到店舖選購合適的材料。

實踐改變：動手為洗手間變身

男生蹲在女廁的廁格門外，按著設計圖，繪畫廁格的名牌；女生站在男廁的洗手盆上，拿着樹葉貼紙，裝飾洗手盆上的鏡子。不同樓層的洗手間都有著不同的主題，有「美林花園」、「非洲草園」、「寰宇風情」、「侏羅紀廁所」，各有特色，學生創意盡現。

欣賞展示：全校導賞

令洗手間漂亮起來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喚起同學的公德心，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學會珍惜、感恩才是目標。老師帶領全校同學於不同時段參觀各層洗手間，引導同學進行回顧、反思，感悟成果得來不易，引發同學的同理心，繼續保持和承傳潔淨美觀的洗手間環境。

廁所課過後，學校特意跟學生做了問卷，87%同學表示會比以前更愛惜和小心使用洗手間，92%則表示不會破壞洗手間的裝飾。結果反映同學使用洗手間時有更大的同理心，明白到校園的整潔有賴校工的辛勤付出，和學校所有人共同保護，所以有責任珍惜，不能破壞。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聖公會靈愛小學

愛家人：愛家小任務

愛護和珍惜家人的態度要自小培養，配合常識科課程單元——「我的家」，石籬聖若望及靈愛小學分別跟一年級的孩子動手做了兩個

體驗活動，透過建立對家人的同理心，多體諒家人，主動給予關心和安慰。

課本不時提醒孩子，父母工作和照顧家庭的辛勞，要孝順父母，幫忙分擔家務，但孩子鮮有機會代入家人的角色，去感受他們的需要，實踐對家人的愛。兩間小學都認同愛不是憑空說說，而是要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家人的關心，並培養孩子照顧自己和家庭的技能。

老師從小玩意入手，跟孩子製作「愛家玩具」，向家人傳達愛意。孩子自由選擇製作彈珠台，風車轉，東南西北和寶盒。孩子發揮創意為玩具裝飾，同時要自訂為家人做的任務。製作寶盒的同學，要製作任務卡，在卡上寫上會替家人做的任務，有的孩子幫忙收拾碗筷，有的幫忙拖地，有的幫忙澆花，有的執拾玩具，有的幫忙抹枱，有的自行吹頭，說「我愛你」等，這些都是孩子對父母的承諾。在課堂完成小玩意後，孩子便把它帶回家跟家人一起玩，爸爸媽媽每天在寶盒裏抽任務卡，孩子要按卡上的任務行動，為期大約一個月。這項「家課」不但讓孩子體驗平常爸爸媽媽照顧家庭的滋味，明白爸爸媽媽對自己的愛，更讓親子之間多點互動和交流的時間。

家長在任務記錄紙上寫上給孩子的說話，「好開心見到你會幫手做家務，繼續努力！」、「開始獨立照顧自己，關心家人。你是我們最愛的女兒」、「透過愛家大挑戰，兒子很積極關心家裡所有事情，懂得體諒別人！」回到學校後，老師亦跟同學做反思，有同學表示經過這次的家課，「多了機會做家務和關心家人」、「我覺得很開心，懂得幫助家人」、「爸爸媽媽我愛你」。

愛家人：湯丸製作

適逢元宵節，老師跟孩子一起製作湯丸向家人表達謝意及分享愛。老師示範製作湯丸的步驟，之後由學生一手一腳，由搓糯米粉，製湯圓皮，加入餡料搓湯丸，到烹煮湯丸都由孩子主理。老師在旁提醒，要確保湯圓不會散開，至於湯圓的實際大小就交由孩子自己判斷。有別於傳統的黃糖作餡料，孩子紛紛提出各樣創新建議：麥提莎，果汁糖等等，老師心裡雖懷疑會否難吃但也讓他們去試。不少孩子都未試過開火煮食，但老師希望在安全情況下讓他們嘗試，故花了一些時間教學生如何安全地把湯丸放進鍋中。孩子們戰戰兢兢地試了第一次，有同學說：「好驚呀！」。相比起說一遍，看看影片，營造真實的場景，讓學生及早面對日常生活中可能會發生的危險，學習如何避免，老師自己亦要跨越「怕麻煩」及對何謂「危險」的定義，放手讓學生去試。孩子們為自己親手製作的湯丸試味，無不滿足，學校更特意邀請家長來，讓孩子為爸爸媽媽送上湯丸，用行動分享愛。

家長看見子女親手送上湯丸，非常感動，更驚訝他們年紀小小已經有這樣的能力。經過這次，家長表示會給予孩子更多機會參與家中煮食

和不同家務，多讓孩子自己處理和解難，而孩子亦更懂得諒解爸爸媽媽的辛勞，更愛家人。

C – Choice & Voice 開放選擇 讓孩子的聲音被聽見

與我們一路同行的老師，相信聽得最多的莫過於「放手」一詞。所謂放手，是要於教學中以行動去尊重學生的「選擇」及「聲音」（Choice and Voice）。我們經常把「放手」掛在口邊，希望老師在設計課程和課堂教學時多想想「我會否操控太多？」、「是否講得太多？」、「有沒有讓孩子發聲？」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絕對不容易拿捏。

剛開始時，老師對於如何在學生主導和老師主導之間取得平衡感到非常迷茫，甚麼時候可以多些由學生話事？甚麼時候要介入？掙扎著放太多會令孩子無所適從或不受控制，操控太多又會令孩子失卻探索的機會，究竟怎樣才是剛剛好？其實沒有絕對的答案，視乎學生的年級、實際能力、還有老師的功力。不但老師在學習，我們團隊都在學習，名副其實是一趟一起LBD的旅程。

實際例子分享：不同年級的放手

有些老師問：「高年級能力比較高，當然可以讓學生自主多一點；但低年級的學生年紀還小，怎樣可以做到？」以前可能會因為一句「好難嘅」而放棄，但LBD就是鼓勵「試吓咪知囉」，老師要跟據不同年級的能力，在LBD課程加入不同程度的自主選擇和表達意見的機會，並在課堂中透過不斷觀察作出調適，逐步建立孩子為學習自我負責的能力，最終目標就是讓他們成為學習的主人。以下將分享一年級、三年級及五年級的課堂實例，展示如何實踐放手於教學之中。

亞斯理衛理小學、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一年級的理想公園

將LBD與常識科結合的亞小及石籬聖若望，在常識科「我的公園」單元，讓孩子走出學校，親身走到不同公園遊歷，在認識公園的設施和動植物後，更落手落腳製作他們的理想公園。

學習內容	學生的「選擇」和「聲音」(Choice and Voice)
認識公園 • 到公園實地考察 • 在公園裏探索設施和動植物 • 為搜索回來的東西進行分類	讓學生自由地探索公園環境，由學生引領帶路，老師跟隨

設計我的理想公園 • 發揮想像力和創意構思理想中的公園 • 動手畫公園設計圖	• 問問學生：「想要一個怎樣的公園？有甚麼主題？公園為誰人而設？」 • 著學生於組內討論如何讓公園切合主題、有特色、多功能，並向同學分享 • 自行創作和設計公園圖
製作我的理想公園 • 討論及決定製作公園所需要的材料 • 利用環保和手工物料創作	• 提供不同物料讓同學自由選擇去製作公園 • 小組協作，自行商量分工製作不同的設施
分享我的理想公園 • 在製作的過程中不時與全班同學分享，反覆嘗試和修訂	• 鼓勵同學分享自己的創作意念 • 讓其他同學擔當小觀眾和小評判，給予機會讓其他同學發問，提供改善建議和表達讚賞。老師擔當主持人的角色，鼓勵學生之間交流
展示我的理想公園 • 向其他班級的同學、家長和來賓公開展示及匯報自己的創作及學習成果	• 製造機會讓學生面向真實的觀眾，介紹自己的作品

有機會走出學校，孩子當然高興，但老師難免會擔心安全。孩子跟著自己行必定萬無一失，但老師擔當導賞員的角色，孩子會失去期待，失去好奇，只是等待老師下一步的介紹。我們鼓勵老師退後一步，不要走在前頭，而是跟著孩子走，讓孩子帶路和探索。給予孩子決定權難免會出現一些「意外」，意見不合、吵架、走錯路、跟原本訂好的路線不同，但這些不就是我們希望透過真實場景營造的學習機會嗎？每天在課室教孩子要尊重他人、要關心同儕、要合作，縱使孩子牢牢地記住了，也沒有機會讓他們實踐。一位老師在帶領學生遊公園後有這樣的反思：「我覺得做得好是：讓他們看指示牌找路，而他們之間很有愛、會互相幫助，自己想方法解決困難，他們亦會去尊重動物、植物、其他人，還提醒我要小聲說話，不要嘈住動物睡覺。也因為讓他們自己找路，沒有完成所有任務。」老師衡量過後，相比完成任務，還是覺得讓學生跌跌碰碰更加要緊。

LBD跟活動教學有甚麼分別？平常的課堂也會加入活動來讓學習變得更有趣味。然而，在LBD課堂，活動只是一個學習工具，有沒有好好利用它來讓孩子有更大的自主發揮才是重點。孩子不是接收指示，跟著步驟或說明書來砌好一件作品，作品華麗與否不重要，而是過程中有沒有學會溝通、思考和表達。因此老師必須給予機會做選擇和發聲，以此培養21世紀需要的軟技能和態度。

堅樂第二小學：三年級的創意雪條

推行主題式LBD課程的堅樂第二小學，老師各自依據自己的興趣，帶領組別在不同的主題下學習，包括運動、煮食和種植等。學生投入之餘，老師亦感到滿足。

學習內容	學生的「選擇」和「聲音」(Choice and Voice)
活動構思及計劃 • 老師挑選繪本《怕浪費的奶奶》跟學生一起讀，引起同學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和感受 • 由老師建議以環保為主題，並且以繪本中經常提到的橙製作食物、玩具或用品 • 每位同學需要構思一個希望製作的東西，並回家找尋資料（製作方法和所需物料），下一堂和全班分享 • 同學匯報找到的資料，歸納出十多個與橙有關的食物和用品製作。同學投票決定方案，橙汁雪條的票數最高，決定做橙汁雪條	• 老師借繪本作為活動的引入和帶出主題。同學在老師建議的環保主題下自由構思想做的活動 • 把「做甚麼」的決定權交給孩子

雪條製作－初次嘗試 • 老師先示範如何製作雪條，特別是一些關乎安全的步驟，如正確使用工具、處理材料 • 學生自行分工並開始製作	• 同學於小組內自行分配工作：清洗材料，清潔及準備枱面。多以投票方式決定工作分配
雪條製作－反覆改良 • 同學品嚐自己製作的雪條 • 老師希望同學思考可以如何改良，跟同學討論：「想改善雪條1.0 的哪些方面？」 • 每組同學提出不同的提議，包括加糖、加橙等 • 學生更創意地提出加入其他水果和不同味道	• 老師先請同學在組內分享可以改善的地方，然後每組跟全班分享得著的結論 • 老師以提問了解同學的感受，繼而引領他們思考解決方法和實行的具體步驟。老師不直接提供答案，只用開放式問題引領。老師對於同學的改善方案持開放態度
雪條製作－反思 • 每位同學填寫自評表，包括課堂內容、欣賞自己和其他人的地方	• 讓孩子思考自己的表現，也讓老師看到他們的想法

只要學生成為學習的持份者之一，給予話事權，就會有很大的推動力去做得更好。雖然食物對大部分學生而言都非常吸引，但有幾個特別活躍的男孩子仍堅持想做別的。在學期末段的五天AMLBD，老師希

望他們繼續有關煮食的活動，但他們提出要玩球類和棋盤遊戲。老師熟悉那幾位男孩子的性格，沒有要求他們「歸隊」，知道他們不但會不投入，而且很可能會影響其他同學。對老師而言，全班一起煮食，必定比較容易，毋須處理不同的要求，但她因應學生的特性，臨時變陣，跟同學訂立好規矩和共識後，讓一組男同學在廚房外面玩遊戲，其餘的繼續在廚房煮食。這堂課出現了很美麗的畫面，不同的組別選擇了不同的食物作改良，有雪條組、曲奇組和Pizza組，同時還有一組全男班的遊戲組，各組的同學各自陶醉於自己選擇的項目之中。

堅樂第二小學：五年級的師傅駕到

工匠灣(MakerBay) 的導師鱷魚姐姐跟堅二小的王老師一同帶領五年級一組同學進行LBD課，她們希望建立學生的自學精神，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不再依賴老師的決定和指令。因此，特意開展「師傅駕到」，讓學生自學並互相教學。

學習內容	學生的「選擇」和「聲音」(Choice and Voice)
引發創作的熱情 • 導師帶領學生參觀工匠灣介紹「創客」是甚麼麼，介紹不同創客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創作的作品，自造機器和工具。學生對新奇的創作品感到好奇	• 容讓足夠的時間及自由度讓學生探索
商討接下來要做的項目 • 學生自行分組和構思題目	• 由學生自行組合，並提出小組有興趣做的題目。老師不設任何主題框架，每組也可以做不同類型的東西
自創自學 • 不由導師和老師作示範，學生自己找尋學習的方法 • 不同的組別做不同的東西	• 導師建議學生自己找尋渠道，令他們可以不靠老師都能學習，例如參考youtube • 學生為自己訂下每堂的目標，在下課前要完成些甚麼
讓學生擔當小老師 • 同學完成作品後，需要擔當師傅，向其他組別傳授方法和技巧	• 學生擔當小老師的角色，決定學習內容和教授方式

鱷魚姐姐和王老師大膽地容讓不同組別的學生跟據興趣實踐不同的意念，因此出現一組做蛋糕、一組做餃子、一組做遙控車、一組做木盒，幾個組別都在做截然不同的東西。交由學生主動提出想實踐的意念，不但最能引發學習動機，更能讓孩子學懂承擔決定帶來的後果。其中一組男同學提出要做一架遙控車，導師提醒做遙控車需要累積高階技巧，並非一時三刻能夠掌握。儘管導師再三提醒很大可能會失敗，但他們知悉後仍願意一搏。一如導師所料，他們弄得焦頭爛額。看見其他組別都成功，唯獨是自己的作品未能順利完成，失落在所難免，但這寶貴一課讓他們在安全的環境下學到了追求挑戰之餘，也要衡量自身能力，假如真的渴望完成模型車的話，就要努力地鑽研所需的技術。

不同組別進行不同的項目並不容易處理，所以更加需要教學生project management的技巧，讓他們學習自行管理和跟進，而不是每事向老師求救。讓學生嘗試做師傅，同儕間互相教授，不是一般課堂常會出現的，但何老師發現讓孩子做老師的方法不錯，「經過師傅駕到的課堂，之後我都希望讓同學教其他同學，例如他們要學繩索，就不是由

我和導師去教，而是由他們自己上網找資料，自己學完，再教其他同學。」要孩子先消化，才能教得其他同學明白，促使他們將問題鑽得更深入，這樣的學習讓孩子更上心、更著緊。

T – Trial & Error 大人小孩一起敢錯敢試

一位老師在課後檢討會問：「學生帶住我們行錯路，我應該怎麼辦？」，假如你是他，你會立刻出手指正、還是讓學生繼續行錯？少做了一個步驟、做錯一個決定、上錯了巴士、走多了冤枉路，是LBD課堂的家常便飯。作為孩子的樂在其中，但老師看在眼內卻心急如焚，擔心任務最終不能完成。大人對於結果的追求往往剝奪了孩子從錯誤中學習的機會。自開始LBD，我們跟老師不斷地說「過程比結果重要」，不要介懷最終的成敗得失，要重視荊棘滿途的挑戰所帶來的學習經驗。老師要在過程中營造「試驗錯誤」（Trial and error）的空間——讓學生嘗試、失敗、修正、再嘗試，直至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

跳掣無有怕

致力推動創客教育（Maker education）的工匠灣夥伴導師鱷魚姐姐，相信反覆嘗試是動手學的核心。她的maker課堂必定會預留探索和犯錯的空間，讓孩子經歷失敗，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再作糾正。放手讓孩子嘗試，自不然會有意想不到的場面發生。

她夥拍另一夥伴CreativeKids，與學校的常識科老師合作，將「電」這個課題和設計與自造結合。上午老師在常識科教授有關電的理論知

識，下午LBD時段，四、五年級同學實戰製作枱燈。自由設計及繪畫燈罩，再用木頭製作燈座。為給予同學更多挑戰和嘗試的機會，導師要孩子從零開始，不可以用現成的插頭，電線和電掣都要自己分辨和接駁。插頭每天都會用，但解剖電線和裝嵌插頭對所有學生，至老師而言都是第一次。孩子習慣拿著手上的作品，不時問導師：「我這樣做可以嗎？我這樣完成沒有？」，希望導師會直接給予答案。然而，導師看到孩子養成這種每事問，卻不親身求證的習慣，便以「我都唔知，你試下！」來引導同學多嘗試多探索。

有同學的燈座已經完成，為保安全，導師逐個為同學檢查電線的接駁，有一位做得不當，但回座位後沒按提醒修改，又再出來排隊嘗試插電亮燈。怎料電掣一開，「啪」的一聲，整間房漆黑一片，試燈的同學及班內其他同學都甚為驚慌，大叫「發生甚麼事啊？」「爆炸呀！」。工友叔叔把電力恢復後，大家一起為跳fuse的電掣進行解剖，查探究竟哪兒出了問題。同學們發現整個電掣都熏黑了，電線疊

在一起導致短路。經過這次有驚無險的意外後，同學們深刻地明白到甚麼是短路，為甚麼會發生，而且更認真地對待手上的作品，確保電線接駁妥當才敢試燈，相信這會是畢生難忘的一課。

親身經歷失敗，找出失敗的成因，再作糾正，相比起直接糾正孩子所花的時間要多，但學習來得更深刻，「上堂成日講安全，如何防止觸電，其實他們不會上心，意識不了這個危機。同學試完會知道危險性，最少懂得去修復，下次再做的時候要思考如何不會再次短路。」假如導師要同學按指示去做，他們做到但會不明所以，而這一次正正因為一位同學的錯誤，才讓其他同學有更大、更深、更出人意表的學習；最終，所有同學亦成功做到一盞自己喜歡的燈，一手一腳由自己探究而來的製成品，比起跟住說明書而做，雖有更多麻煩與挫折，同時亦有更大的成功感和喜悅。

大人小孩一起嘗試

有怎樣的大人，就有怎樣的小孩；要小孩敢嘗試，不怕錯，首先要有勇敢的大人。願意在LBD路上與我們一起同行的校長和老師都很勇敢，每天都在trial and error，挑戰累積已久的信念和習慣，嘗

試把學習交回孩子。明白改變並不容易，但我們看見很多老師在蛻變。三年前剛開始LBD課時，「堅二廚神」呂老師在廚房是個緊張大師，對每一個步驟都甚為著緊，怕孩子受傷、刀功不好，不但出口提醒，更出手一起切、清洗、攪拌、執拾垃圾、清潔地面、提醒同學時間，做很多很多，比同學還要忙。今天走進廚房，已再看不見她的親力親為，亦沒有急速的腳步，只有氣定神閒，跟兩年前比較，簡直是判若兩人。看見孩子用來焗曲奇的餅底弄得一團糟，她不但沒有幫忙轆一片新的，反而與她們檢討失敗的原因，鼓勵再作嘗試。過往對成品執著，要做得好、做得靚，常常捉住孩子雙手，甚至自己做埋一份；到今天放手，給予空間讓學生嘗試再修正，她體會到讓學生體驗失敗，才有更大的成長。

這份體會需要時間浸出來，但也需要大氣候的支持。從計劃一開始，我們已經跟老師說這LBD是教育界的嶄新嘗試，人人都在Learning by Doing，鼓勵老師多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漸漸出現百花齊放的景象，喜歡運動的老師，帶孩子外出行山、露營；喜歡煮食的，就帶孩子煮食。更令人鼓舞的是，老師願意踏出自己的安舒區。雖然未曾試過露營，也不甚喜歡野外活動，但看見鄰班同事的成功例子，便以「人得，我無理由唔得」的心態嘗試了教學生涯的第一次。不少老師跟我們說，LBD最可貴的地方是「試乜都得」，「可以有很多空間去嘗試，沒有對與錯，最重要的是即使錯了也沒有後果。」他們所指的後果，是上司的怪責、同事的質疑——另外一些教育的高牆。

每年LBD都有展示日，讓學生向家長和來賓展示自己的LBD學習歷程和成果。還記得開初時，老師大為緊張，顧著要把最好、最上

得大場面的作品展示出來。事前預備孩子說話、裝飾展板、把作品做得靚靚，在展示日的前夕老師更加獨自留校到晚上趕工做好壁報的佈置。結果，拍出來的照片當然是非常奪目，但孩子沒有學到最多。之後我們提醒老師，展示日是展示屬於孩子的學習歷程，包括成功與失敗，完成或未完成的都值得分享。最後一年，更把展示日改名為Fun Day，進一步向老師，向外界說明學習不為了展示最好的成果，過程中的嘗試和失敗經驗更值得分享。

三年的LBD歷程，不論老師，孩子還是我們團隊，都與失敗為伴，從錯誤中學習。有了失敗，才有更多的嘗試、更大的創意。大人小孩不怕錯，敢嘗試，已經是learning by doing一大成功。

---

[1] 吳木崑，《杜威經驗哲學對課程與教學之啟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民98，第40卷第一期），35–54頁。

[2] 香港01：每週學習時數62.2小時　「全方位競爭」下的香港教育

第三章

老師轉變的故事

- 無為而無不為：呂老師等學生按「平安鐘」
- 師生齊成長：放手讓學生飛翔
- 投放時間，讓世界更美好
- 舊瓶換新酒：老練也可以創新

如果誰希望自己的兒子尊重他和他的命令，他自己便應十分尊重他的兒子。

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

知識本身沒有告訴人怎樣運用它，運用的方法是在書本之外。這是一門技藝，不經實驗就不能學到。

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

玩係學習的一種方式，唔係話玩同學習分開嘅，係合埋一齊。

六年級學生

LBD是個老師發展實驗室，我們引入夥伴機構與老師同行，一起摸索一個適合學校本身的動手學方式。由計劃開始前由夥伴帶領老師進行Play, Design, Make, Read及課程設計的基礎工作坊，到與夥伴一起編課程、協教，芬蘭之旅，以至第三年一些比較針對性的校本老師培育Walker計劃：教育大同LBD課程同事，透過在課程設計，觀課、回顧課堂攝錄片段，以及邀請社區夥伴為老師進行設計、自造、價值觀、心靈及自選興趣工作坊等等，與LBD老師緊密連繫及給予支援。我們亦創造校際及與外界交流的空間，幫助常常要在校內工的老師，開拓人脈及視野，以至助老師錄製兒時故事錄音作全校廣播，讓他們感到學校是一個能讓他們繼續開心成長的地方。經過這幾年的LBD洗禮，老師感到自己有哪些改變？我們跟不同年資的老師傾過。

無為而無不為：呂老師等學生按「平安鐘」

相片由《明周》提供

學生戲稱“滅呂”（Miss Lui諧音）的呂老師坦言教書二十年以來，自己一直都是「好有規矩、好有計劃」的英文老師，打破傳統課堂的條條框框，也只是近幾年才開始的嘗試。而多年來「閱仔無數」的豐富教學經驗讓她深深感受到，在現今教學模式之下，不是透過調整課堂去照顧不同孩子的學習需要，而是要每個個性鮮明獨特的孩子去遷就單一無趣的課堂。

「點解要有LBD？因為唔係個個小朋友都一樣，要坐喺度學吖嘛，亦都唔係個個人都可以用對耳去學，有啲人用隻手，有啲人鍾意用個身，有啲人就鍾意用把嘴，但而家普遍學校都係用隻耳，嘴都唔比你用嘅。咁咪淨係favour到某啲小朋友嘅學習需要，可能一班入面有大部分嘅人，都唔係一個，我哋提供緊嘅唔係佢最favour嘅模式。佢要咁樣逼自己用對耳，咁嘅時候成日都要我用對耳，我個嘴又好想郁，你又比粒藥我食，咁我咪無興趣，咪唔想學啦。我鍾意用隻手去學，我鍾意篤擦膠，我鍾意擺動身軀，你又唔俾，又罰我小息，咁我咪從此落去覺得無晒學習動機。我感覺到係因為我個教學模式，幾十年嚟都係用對耳，所以係favour唔到啲小朋友嘅學習需要，所以我哋先要LBD。」

那麼究竟甚麼是LBD模式？

呂老師回想第一次接觸LBD概念：「Get到嘅訊息應該係動手做，活動課、活動教學。好似一個課堂，但裡面有好多活動、遊戲嘅元素，啲小朋友應該係可以郁動多啲嘅，動態多啲嘅，咁樣去學習。」在教師培訓過程中，活動教學的概念和技巧對於大部分老師而言都不陌生，呂老師也不例外，心想應該很快便能夠駕輕就熟、得心應手。

「但係我慢慢一路去行LBD嘅時候，我發現唔係活動。係裡面個精神，即係我點樣喺嗰個活動入面，讓孩子去發掘到一啲學習嘅重點，而嗰啲學習重點唔係我預設咗俾佢，係佢自己掘咗出嚟。所以有少少唔同，我覺得run落去嘅時候，我初初以為淨係活動啦，玩多啲啦咁咪就係LBD，但原來唔係只係咁。」

呂老師認為，LBD教學法與活動教學的區別，在於LBD學習重點是由學生自己發掘而不是由老師預設。「譬如佢哋好鍾意去玩砌積木，佢喺度玩積木嘅過程裡面，我就引導佢去學立體圖形，引導佢去量度，可能攞個積木去量度。幾長呀、幾闊呀，原來呢個積木好似我哋超級市場裡面嗰啲紙盒、食物盒嗰個圖形喎、五邊形喎。即係喺玩嘅過程裡面幫小朋友歸納重點。」這與老師預設學生需要學到立體圖形、量度技巧，再安排學生去玩砌積木或其他遊戲，完全是兩回事。用孩子喜歡玩或做的內容引起興趣，而老師的角色則是幫學生歸納從doing中學到甚麼，呂老師逐漸發現這個模式下，學生的學習動機也隨之「掉返轉」。

「即係由小朋友佢有興趣個點開始去學，定係我要你去學，然後我監你去玩，係唔同。咁我後尾就越來越發現係呢樣。」

有選擇才有動機

「鍾意郁嘅可以滿足到，鍾意靜嘅可以滿足到，鍾意講嘢可以滿足到，真係鍾意同老師交往嘅佢都可以滿足到，嗰個課堂其實就係佢有興趣嘅課堂，佢就會去學你想佢去學嘅嘢，即係個動機。」

同一班二十多位同學，每位同學的需要都不同，如何可以在同一個課堂一次過滿足所有人的期望？呂老師誠言把選擇權交還給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課堂我要俾好多種類去選擇，所以我明點解你哋成日講選擇，原來係好緊要。初初我唔明咩選擇嗰啲，咁個個人選都唔同，我點滿足唔同人嘅選擇？係咪選擇真係咁緊要？但後尾我發現選擇係學習動機好大嘅因素，有得揀佢學習動機係好大嘅。」

在第二年的AMLBD期間，呂老師讓班上的20位同學自行分成四組，自己去決定四天AMLBD的學習內容。有小組決定製作披薩，有小組對果醬有興趣，呂老師都不干預，反而由此發現學生比以往更加落力，也少了行為問題。當學生覺得悶，他們會自己不斷轉換玩或做的方法，自己發掘新意。呂老師慢慢明白這就是「選擇」和「放手」的精髓，「咁我覺得呢個就係LBD，佢哋係由興趣開始，然後搵嘢去學，學到悶呢唔緊要，佢哋會發掘一種新嘅學習方法，最後係大家都開心。佢又覺得好深刻好滿足，咁三年班目標係與人相處，咁我覺得OK喎。」

「原來失敗係可以引發到更大嘅學習動機」

呂老師的LBD課堂以烹飪為主題，每堂一個半小時，煮完食完便夠鐘放學是常常出現的情況，呂老師覺得這樣的課堂也太不完整了吧！無論烹飪成功或失敗，都少了一個反思、回應的過程，少了好多討論空間。但是時間就這麼多，怎麼辦？於是呂老師嘗試把反思的時段調整至下一堂的開端。雖然很多同學已經忘記了成品的味道，但起碼還是留出了空間讓大家可以聊一聊，「即係叫佢自己諗，味道係點，質感係點，夠唔夠甜呀？唔夠甜可以點呢？咁喺嗰度做改良，我就想佢哋做完reflection之後，仲有一次可以，唔滿意嘅話可以自己去改良、挑戰；其實個過程係一個成功感。我睇到佢哋一拆雪條嗰下：「Yeah!」嗰個位，其實係好想幫佢哋建立多啲『Yeah』嗰個位。」

呂老師坦言不少同學在過程中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想放棄。「但你一路guide住佢，去reflect呢，佢哋就覺得，原來可以再好啲，原來個問題喺邊到，一齊去諗，諗完個問題，不如試多次嚕。然後試咗之後係好過上次，無咁污糟，佢哋就：叮！啊個動力喺度喇，原來再好啲架可以。我又再試第三種味道，即係佢學習個動機就喺嗰度出嚟。」

學生表現常常有驚喜！

呂老師坦白承認以往自己對於學生其實並沒有甚麼信心，和很多老師一樣覺得「呢班學生唔同啲，唔得架，佢地做唔到。」但經歷了幾年LBD課堂之後，呂老師現在可以好肯定地說：「原來有啲嘢唔係淨係我哋定嘅學習目標，你會慢慢發現佢哋可以發掘到一啲我原先無定嘅重點出嚟。」

AMLBD的最後一天，呂老師只給予製作曲奇的小組一張牛油紙。「後尾我發現最尾嗰底曲奇飆油喎，一路焗嗰塊曲奇上面好似水滾。我話：『哇！做咩事呀呢塊？點解起泡嘅？」佢好似煲水咁，上面有啲水份定油，跟住佢哋歸納到，自己教返我轉頭：『唉呀！梗係啦，我哋次次都用同一張牛油紙。』我話點解用同一張紙會有問題，佢話：『梗係啦啲牛油已經滲晒落張紙度，你再用佢咪吸唔到。』哇，超級聰明喎！我嗰下簡直覺得好開心，哇！點解會識呢啲架？佢又解得通，好有智慧喎呢個解釋！」

呂老師亦慢慢感覺到，相比不停轉換多姿多彩的課堂內容，長時間做同一個主題會增加同學之間的默契和互動。「當佢一樣嘢做好多次嘅時候，佢同同學之間有種默契，識得溝通，或者識得教佢做。『我得嘅，我可以教佢做，因為我做過嘛。因為我之前有專心，或者有聽，無聽漏嘢咁。』個互動又會大啲。如果我好短時間就轉新嘢，佢可能就好靠我，好靠我嘅input，咁個學習就少咗中間repeat、互動。」

而這種朋輩之間的碰撞和協作，也是難能可貴的一種學習。「我發現原來呢種學習模式底下，小朋友個腦係會郁，佢唔郁唔緊要，佢隔離嗰個郁少少，佢又會郁，然後佢兩個會拗撬，跟住就會諗到好多嘢出嚟。嗰啲嘢係老師無前設設定，嗰個係一個好大嘅學習重點、元素。」

不止帶學生反思，老師自身reflection都好重要

現時已相當具備LBD　mindset的呂老師誠言自己最初也是非常「驚青」，也會質疑這樣的學習模式是否過於理想化，加上老師除教學

外還有繁多的會議和行政工作，可以說是既害怕又辛苦。「譬如你會諗到學生爆個啲嘢出嚟，老師就要好有魄力、好有技巧，因為短短佢一爆完，隔兩日就要做喇，咁中間嗰啲logistics點安排？邊個幫你？你要自己去處理晒。」

除了不斷和學校課程主任及LBD團隊討論，呂老師對自身的了解和反思也是突破教學瓶頸的重要一環。何謂一個理想的課堂？呂老師認為其實老師說得越少，學生做得越多、說得越多，就是最理想的課堂。因此呂老師常常自己反思：你說我在課堂上忙得團團轉，老師比學生忙得多，這算是LBD嗎？於是每次上課都嘗試退後一點點、放手一點點，慢慢成就學生自主學習空間。

「套用返落去LBD都係，當一個學生能夠自主、自發、自己解難、自己發掘問題、自己去搵到學習，其實根本你就係坐喺角落頭等人按鐘。等人按平安鐘，其實我角色應該係等人按平安鐘。」

師生齊成長：放手讓學生飛翔

相片由《明周》提供

司徒老師於創校第一年便加入堅樂第二小學，她於第一年主力與工匠灣的夥伴導師一起合作，與六年級的同學經歷了一年動手學。LBD開展的第二年，在沒有夥伴的協助下，她擔起大旗，帶領一班同學進行服務學習。這兩年多的時間，由未有LBD，到有份參與LBD，到角色有所改變，她觀察到不論學生和自己都在這段經歷中有所轉變和成長。

見證體驗學習經歷讓學生成長

這兩年多的時間，見證兩批學生的成長，司徒老師覺得LBD的經歷對學生影響很大。在比較下，因為兩批學生的經歷不同，以致他們面對同樣的LBD課程時的適應和進度都有不同。司徒老師認為去年畢業的六年級學生樂於嘗試和發夢，箇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同學親身經歷由無到有。

「當初第一次LBD課是來Maker Room，我覺得對於同學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因為他們由不知道甚麼是LBD，然後到鱷魚姐姐（導師）介紹工具，接著就由學生思考動手做甚麼；好多同學真的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司徒老師形容那次的經歷讓學生知道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東西，都有機會在這裡發生，他們感覺自己能夠成就一些東西，從而有助建立一種願意嘗試的思維。

除了LBD課堂，其他的體驗學習經歷亦令上屆的同學對LBD的學習模式較易上手，「以前班學生（去年畢業的六年級學生）雖然第二年在堅樂才有LBD，但是他們有前設，第一年他們參加了協青的活動，其實都是學習怎樣為自己負責，同學要自己作主，自己要想方法。在第一年已經有類似的訓練給他們，以致他們進入第二年LBD的適應不難，反而我覺得發展得幾好。他們都已經知道小組怎樣工作、時間管理、角色分工等，他們有意識要有人做組長、要人管物資、管錢、做記錄。」不同的體驗學習機會讓同學培養了正面的學習和處事態度，「他們這班同學上年有個流浪的項目，我覺得流浪對他們的成長有很大的作用，因為過程中很強調如何成就、負責任、發揮團隊精神和時間觀念的重要性。他們在經過這些體驗後，更重視守時的重要。」堅二小的學生十分珍惜他們在學校的經歷，去年升上中一的堅二舊生，大多都繼續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願意投入學習，積極參與不同活動。

今屆同學尚未習慣自主學習 老師需調整教學策略

因此，她帶著同樣的期望帶領今年的學生，不同的是這一年的六年生，很多都是前一年在不同時間進校的插班生，整個年級比前一年多幾倍，她也是第一年教導他們，故雖然這一班上年都有參與LBD，但相處過後老師發現他們沒有像以前的學生成熟和較被動，「他們的主

動性是比較差，而且他們覺得好多事情都是沒有可能，他們會經常說「唔得㗎！」，「唔會㗎！」，「要錢？無㗎！」，以前那班學生的確會多些發夢。」因此，司徒老師希望學生多嘗試，多走出課室，當他們願意嘗試就會發現很多事情原來是可能的，這樣才能夠繼續推動學生的學習動力。雖然同學本應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入組，但司徒老師發覺不少同學其實是本著人揀我揀的心態，又有些同學表示入來只是想玩，沒有具體的目標。「我問他們，動物令你聯想到甚麼？有人答「開心」，其他人完全沒有回應。我叫他們回家思考一下，但當然他們都沒有諗。」司徒老師需要獨力帶領一組21人的同學學習，因此在LBD課堂起步的初段，她也感覺疲累。

司徒老師把21位同學拆成小組，四至五人一組，分成五組。在關顧動物的主題下，五組自行決定不同的學習內容。每組同學需要負責整個活動流程，然後向全班報告詳情及分工安排，讓全班同學都可以參與。面對同學們未有足夠的自發性，司徒老師需要作出調節，給予同學一些具體的方向，「我以前帶LBD是不會找任何資料，而是由同學找資料然後匯報，但是對住今年這批學生我不能放得太鬆，需要給予input。所以我都有找若干機構，給予他們方向，機構可以做些甚麼，想想可以怎樣跟他們合作。在給予他們大脈絡之後，再叫他們自行找資料。」

在過程中，有些同學能夠上手，有些同學其實不清楚需要做什麼，感到徬徨。學生在學習進度上有明顯的差異，「我覺得這一組（流浪犬之家）有LBD到（能從做中學習），他們有想方法自己去做，以整班而言，有人做到，但有人繼續坐著，我需要周不時問問他們的進度。」其中一堂，她希望每組同學構思活動，撇除活動的實際可行性，同學們可

以先天馬行空地構思，範圍可以是探訪、體驗、服務甚至是玩。「有學生話玩啦！我話得，冇問題！不過你要想多一步，玩如何跟動物有關連。」於是，其中一組提議去動物園，司徒老師沒有反對，但要求同學需要自己籌劃去哪兒和搜集資料，包括地址、入場費和開放時間等。有一組同學打算探訪機構「流浪犬之家」，並且主動地提出打電話向機構查詢，雖然拿起電話時同學表現得害羞，有些不知所措，但最終還是嘗試了，經過今次的經驗，他們發覺到原來要計劃好才打電話。司徒老師多透過提問，讓學生多思考、多做幾步，而非依賴老師來學習。在經過兩節的課堂後，同學們對於今個學期做甚麼有了初步的想法，包括問答比賽，參觀嘉道理農場、海洋公園，做宣傳小冊子和賣物籌款等等。

動手學讓學生發揮不同方面的潛能

司徒老師發現學生很多時難以透過語言和文字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學業上未見佳績，但透過動手學，學生能夠把自己的意念都放到學習的過程之中，創意和解難等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現。

「做的過程，有時比他們用口表達好，因為有些孩子要他們講的確是講不到，反而他們會找到些東西去做。我覺得小豪（學生）是讓我好驚喜的，他讀書不算突出，但他在自造的時候，他自己會解決所有問題，他上網找資料，找專業人士幫忙。他很有想法，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能夠將自己想做的東西成就出來。」

即使有些同學在做完成作品後仍未必能夠很自如地表達創作構思，但其他同學已經十分欣賞當中的創意，因此那件作品本身已經可以是一

種表達。有見過往同學們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得到學習的滿足感，而且又是另一個讓同學表達的渠道，促使司徒老師也希望今年的同學都以動手做來學習：「我想他們有體驗，make一些東西，在這個框架下他們喜歡做甚麼，我都沒有所謂。」

動手學讓老師更全面地了解孩子

回憶起最初，她聽到LBD這個概念時只是覺得有趣，在知識層面上了解，但未清楚具體的可行性。在經過一整年的LBD經歷，她「由不知道，到真的明白體驗學習對小朋友的影響和變化。」司徒老師參與了同學所有的體驗學習歷程，親身觀察到同學的變化，即使一些平時沉默，毫不起眼的學生都能夠動手做出一些東西，同學的成長和轉變使她更加認同體驗學習對學生的好處，及如何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我覺得學生變得更立體，學術只是他們的其中一面，而LBD的學習未必與學術有關，是強調其他方面的才能，包括創意和表達等。以前只是看到他們的中文、英文和數學讀得怎樣，現在當其他人問我的學生是怎樣的，我已經很少再講學業上的學習，反而多講了他們整個人是怎樣的。」

司徒老師認為，相比課本上的知識，學生在體驗學習當中的經歷和得著對他們將來的成長來得更加重要。「我經常跟同學們講笑，你以前三年級的中文科第三課學了甚麼？你答到我嗎？你是答不到我的。你只會知道小學對於你來說有甚麼深刻，可能一次的經歷，當中的得著，你會深刻，可以影響到中學，甚至影響你一世。」她認為LBD給

予很多不同的機會讓同學增進經歷，功課的錯與對於同學的影響只是當刻，但體驗學習當中的經歷卻是長久深刻，「同學不會在一個月後記得功課在哪兒出錯而作出改變；但是在活動裏，可能因為沒有帶手套而受傷，他就會知道以後不應該這樣做，更加注意安全。」

期望學生勇於追尋自己的方向

對於孩子的發展，司徒老師期望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目標跟方向，「我覺得學生們很迷失，個個都覺得自己『唔得』，所以我不喜歡他們講『我不知道』，我話你不是不知道，只是你不肯面對。」她覺得學業不會跟隨孩子一世，只會是他們的其中一個階段，當他們找到自己的目標就可以成就到很多東西，他們會覺得學習是有意義的，而她認為現時很多學生都覺得上學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司徒老師的LBD課堂目標正正希望，即使現在仍然未清晰想做甚麼的孩子，在將來都能夠找到自己目標。同時，她擔心假如學生不斷做，卻未能沉澱所學、或看到自己做到的東西，會感到可惜，更擔心同學們升中後沒有動手學的機會。因此，她都急切地希望同學在畢業前可以看得見自己的學習成果。

信任學生 放手讓學生前行

回想起前年（2016－17）的LBD體驗，與夥伴同行帶領課堂，及其他體驗學習的經歷都讓司徒老師開了眼界，「我覺得看闊了，覺得多了可能性，因為創校第一年（未行LBD時）可能只是團隊建立，但第二年會發覺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到出來。」她表示自己比以往多放手給學生嘗試。

她記得有一次跟學生一起參加流浪營，以往學校的規矩就是要幫學生打點好一切，幫學生約車，提醒要帶錢，帶八達通，但當時帶隊的教練提醒老師不用操心。到了馬來西亞之旅，司徒老師很想知道細節的安排，但教練又提醒老師不要緊張，學生會自己處理。她有一段時間對於要放手，感到十分不安，但經歷過跟學生的相處，又發覺當自己願意放手，學生其實不會依賴老師，他們自己會處理問題。因此，司徒老師逐漸地理解「其實放手是可以的」，只是老師一般都習慣事事主導，需要些時間適應轉變。

「記得當時其中一個教練說：『越勤力的老師就有越懶的學生，但越懶的老師就會訓練到一班越勤力的學生。』我覺得這個講法幾有趣，而其實老師不是懶，而是需要放手。」當然，她身邊仍有些同事覺得需要事事為學生計劃好，例如交通路線，但司徒老師選擇交由學生作主，「我真的不會諗，不會找資料如何搭車，讓學生到時話我知，我就跟隨他們去，而其實他們真的做得到，只要你不介意兜遠些少。」她十分信任學生，甚至覺得學生的能力很多時比自己還要好。同學們在經歷過後，求證過後，反過來會當小老師，教她如何使用工具、閱讀地圖。因此，只要相信學生，接受學生犯錯，不求事事完美，放下老師要「教」的身份，就能後退一步，還回學生空間，讓學生當回自己學習的主人。

放下老師的絕對權威 學校和家長提供空間

很多時老師都被社會定型為教學上的絕對權威，要讓學生覺得老師是絕對正確，假如老師犯錯或表示不懂，學生就會不信服，家長亦會

對老師有所質疑。因此，司徒老師以往會慣性地向學生提供答案和解釋，好多時更只有一套標準答案，要學生跟隨。來到堅二小後，她多了向學生提問，很多事情都會問他們的想法，跟同學們磋商，「好多時我都會話不懂，你解釋給我知！我會多問他們：『你覺得這樣做對不對？』」

有這樣的改變，除了因為學生願意思考和討論，不依賴老師，另一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學校給予自由度，「當時（開校第一年）只有一班五年班，校長都話任得我們決定做甚麼，所以真的有好大的空間，我們想做甚麼就做甚麼，想外出就外出。」而家長亦非常放心讓老師帶領學生周圍走，更感激學校給予孩子不同的學習經歷讓他們成長不少。因此，在學生、學校和家長的共同配合和支持下，令老師更加願意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當然，關鍵是校長願意放手，給予老師自由，讓老師放膽作多方面的嘗試。

另外，給予老師時間和空間思考亦是體驗學習得以發生的重要一環。以往司徒老師每天在學校都只是埋首改簿，課堂後返回座位已經有一疊疊的功課簿放在枱頭，她的工作就是拚命地改，天天如是，根本沒有閒暇做其他東西。來到堅二小後，功課減少，老師需要批改的時間亦相應縮短，令他們有較多的時間計劃其他學習活動給學生。教學變得多元化，令司徒老師感到教學更有樂趣、更有滿足感。

老師各有所長 望集腋成裘

第三年的LBD，所有夥伴都只擔當顧問的角色，由老師全力帶領LBD課堂，她總結經驗認為LBD課堂必須要以小組形式學習，且為

首要條件。老師都有他們各自的專長，例如她自己比較喜歡團隊建立的學習，有些老師喜歡烹飪，她認為老師們已經可以組成「百子櫃」。有時老師可能在某方面的技能未必很專業，但她覺得興趣比技能重要，在進行LBD課堂時，可以調動擅長做某些東西的老師去教相應的課堂。

然而，老師很多時都會有「專科專教」的想法，覺得自己要擅長某些科目或知識才可以教導學生相對應的科目，但LBD講求跨學科的主題式學習，對老師而言這樣的想法就成為包袱。「我覺得CreativeKids（設計夥伴）的東西是很高尚（專業），但有時他們又會讓我知道錯其實是無所謂的，而Maria（MakerBay夥伴）都不會讓我感到壓力，有嚐木我可以隨便掠，只要嚐木沒有斷就可以。」因此，她覺得夥伴的專業沒有讓她感到壓力，反而同儕間的期望是一個負擔：「好多時大家都會有期望，其他人覺得由你負責，應該會做到一定的體面，我覺得這個關口會嚴峻過有沒有能力。如果大家都無所謂，我又有甚麼所謂？但真的無所謂才好，一陣又話點解你做成這樣子？」可見，老師必須放下「專業」的包袱，同儕間建立起互相欣賞和學習的文化才能夠推動教師不斷創新。

開了眼 已無法走回頭

經過這幾年的LBD經歷，不論教學思維和教學方法都跟以往大大不同，她形容自己「已經無法回頭」，無法想像假如之後再沒有LBD，或者這學校要關門時她會如何。「有人成日會話堅二只有九年命，要為自己打算一下。但我成日都講我應該無法走出去其他學校教書，如

果有些學校真的很傳統，我真的會習慣不來。」她覺得自己和一些新入職的老師的思維已經不一樣，彼此的背景跟起點不同，想像到外面很多學校都是刻板的教學，每一天由朝到晚都是上課，學生學習的內容會非常狹窄，自己也未必再想重新「適應」這樣的教學模式。

投放時間，讓世界更美好

任老師是經驗豐富的中文科老師，曾教過中小學、基層和直資學校；也是三子之母，對教養孩子，自有另有一番體會。

為理念找工場

任老師本來在原校教得安安穩穩，好端端的怎麼會轉到堅二小任教呢？「因那裡好唔啱自己嘅教學理念。」剛轉到堅二小時，學校是第二年進行LBD課程，因想把同學們分成較小的組別，學校需要更多LBD老師，在人手不足下，沒有LBD經驗的任老師在開課不久後臨危受命，成為LBD老師了。抱著想教基層學生、看顧他們成長的心，打從開始便不抗拒LBD課程，任老師亦欣然接受這個新增的課擔。

摸著石頭過河

雖有勇氣承擔，但最初也不太掌握LBD課如何進行。「都係好多unknown，即係唔知道點樣去workout個team、點樣帶動學生，呢個真係唔知；但唔知又唔會令我好驚慌呀、或者好失措呀。我諗既然我唔知要做啲乜嘢，咁我就諗下我想做啲乜嘢囉。」

甚麼原因令任老師如此淡定？性格和經驗自然是前題，但更重要是LBD的精神，不單是學生動手學，老師也沒有框框限制，兩者都有機會去探索。「我係有空間，無一個由上而下嘅expectation；係由下而上嘅呢，我就唔會驚啦。」這個由下而上，就是由學生自定學習內容，老師作從旁引導；看來任老師於早期已能掌握LBD的神髓，給予學生空間和選擇，幫助他們自定目標，成為終身學習者。

雖然學生有主導權，但六年級仍是一班未成熟的小夥子，任老師還是要花時間想想如何輔助學生。「我了解咗班學生之後，下一步去諗個要求呀，或者係同佢哋去啟動嘅時候係點樣開始呢？」「我同學生嘅dynamic係要一路work out一路先清晰。」從嘗試中學習、錯誤中修訂，也是LBD的常態哩。

但放手給學生主導，若學生想學的超越了老師的認識範疇怎辦?「啲嘢未必係我嘅範疇認識嘅，但係我亦都會將我人生經驗裡面嘅諗法、或者解難嘅方法呀，我會pass比學生去諗啦，我會由佢去自己諗辦法解決。」「佢未必可以應用到好高深嘅知識去解決困難，咁咪用佢有嘅知識去解決囉，那怕最後失敗，我覺得都係佢哋自己做。」不怕失敗，才會成功哩；而成功，並不是做一件完美的作品出來。「我唔怕去試因為我唔需要拎一件成品出嚟交功課.....我哋只係有一個成品展示，我覺得咁樣無壓力。」老師和學生都要抱著不是受評估的心態，才能享受學習的樂趣。但一起展示成品時，若看見別組的作品很優秀，會否感到被比下去呢？「我覺得個老師都要open mind，去問下：『你哋點教班學生做㗎?』呢個先係能夠正面增值。」教學相長，老師也要當學生哩。

初接手六年級LBD課，任老師已能掌握給學生自主空間及決定權；然而，真正在課堂運作時，仍要視乎學生的程度、時間和動力。

「我會問下佢哋：『你會透過今年呢個主題學啲乜嘢？你想學啲乜嘢呢?』……我會拋好多問題俾佢諗嘅，亦都叫學生主持會議，由一兩個比較動力大啲嘅去主持，大家就會開始講啦，咁講下講下大家都似乎有咗個框架，有咗個框架之後我哋做啦，邊啲係可行、邊啲係做唔到嘅，我就會俾啲意見佢哋。」要重視學生的聲音，除了老師的信念，還有便是時間，「下學年嘅流程都傾咗兩節，係兩個下午時間喎，即係加埋都有三四個鐘。」值得嗎？「要㗎，因為如果我話俾你聽要做乜嘢乜嘢呢，佢只係一個參與者，佢唔會覺得呢個係佢想做嘅。」自定目標，是自主學習的第一步哩。

「佢哋講想要做啲乜嘢之後呢，其實即係佢哋想學啲乜嘢啦，咁我就有個流程時間啦，呢樣嘢一齊傾下，譬如話呢一個月我哋做邊啲、做邊啲，咁我會幫手鋪路。」這再次發揮老師的功力，讓學生了解達到目標應有的知識、和如何取得這些知識。「例如參觀、活動啦，會問：『你係咪應該做呢樣嘢先再做果樣嘢呀?』……你要不停問佢哋：『如果要做到呢一樣，咁邊樣擺先呀?』」看來要上好一節LBD課，需要有好的提問及梳理技巧；而令學生有動力回應更是必須的。「一開頭嘅時候，你問問題啲學生無反應，咁咪再調校個問題、再調淺啲、用嘅字眼要再改一改；或者有啲學生係容易開口講嘅，邀請佢講少少先囉。」這是一個不斷嘗試的過程，老師也要不停摸索。

實踐尊重的空間

老師用提問來引導思考，並非要標準答案；但正因為沒有標準，學生也有各持己見的時候，尤其在分組討論或工作時，個人太投入自己的想法便容易有爭執。「行過去望下、睇下佢講到啲咩程度，一出bad language呢我就要插手㗎啦……可以鬧交，但係唔可以有侮辱成份。」給學生空間處理，但要堅持以尊重為原則。

要營造互相尊重的氛圍，又是和時間扯上關係。「要時間㗎，因為自己以往嘅工作模式令我做嘢好急啦、忷啦，即係學生答唔到咪好忷囉，就覺得佢哋蠢啦、又覺得佢哋咁都做唔到有無搞錯？跟住就會鬧啦，會將情緒發洩喺佢身上。但係而家無壓力呀，所以我覺得唔駛急，唔急咪唔會忷，唔忷咪唔會鬧人囉……老師唔發脾氣，學生咪無咁容易爆囉。」現在沒有壓力是因為LBD課要按著學生自己的步伐，沒有預設成果；這因材施教返璞歸真，讓學與教回復正常，不用在壓力鍋裡受煎熬。

當下大環境仍以學科成績作主導，以公開試定成敗，令老師學生都不好過；而其實，甚麼才是教育的核心？孩子最需要的是甚麼？「我覺得個人成長、了解自己、同人相處呢幾樣嘢最重要，但呢幾樣嘢正正係我哋香港教育最缺乏的。」上LBD課，可以彌補核心課程的不足，「我覺得佢哋會對自己開始了解多咗，知道自己的強弱點……諗嘢都會再深入啲，解決問題嘅時候都會多咗諗法、敢於嘗試。」有這樣的裝備，才能面對將來的世界哩。

不在乎成果，只在乎……

「可以容許佢地唔pass、或者大家最後個目的地係可以有好大嘅差距。」不介意每人的差異，但著重每人都要參與，「只要佢有參與就學到嘢。」若看見學生無所事事，任老師便會「煩佢㗎啦，問：『你喺度諗緊啲乜嘢呀？你諗住下一個步驟係乜呀？你起身啦，行過去睇下人哋做緊啲乜嘢啦。』……有學生開頭係差少少動力㗎啫，push一下、佢自己行過去，睇到，覺得真係有趣呢，佢就試囉。」

學生若真是起點低，也可以藉著讚賞來推他一把。「LBD唔係一定set咗個flow嘛，所以佢做到幾多我就讚幾多，譬如話佢呢一堂就淨係參與、望下同學點樣做啫，佢有做到，我咪可以按照佢做到嘅嘢嚟讚佢囉。『哇！我覺得你好投入喎。』其實佢無做過嘢㗎，佢行過去睇嘢啫，但係我會讚到佢。」合適的讚賞，孩子不會被讚壞。

「我覺得老師對學生一定要有要求，唔係要攞甲呀嗰啲要求；老師要對學生有參與、同埋要認真嘅要求，呢個係最基本嘅。」任老師對學生有要求，但同時也讓學生知道，老師不是袖手旁觀，是和他們一起同行的。「老師都要認真同參與呀，因為佢哋見到老師認真呢、學生先認真㗎。」「譬如個學生喺度鋸木，我見到佢飆曬汗哩，我就話：『等我幫你鋸一陣啦。』佢好興奮喎，會覺得老師都參與我哋嘅活動，佢哋覺得呢樣嘢係老師都覺得好嘅，咁下一步呢個又話要嚟鋸兩下、嗰個又話要嚟鋸兩下囉。其實我哋老師係一個role model，同埋一個魅力領袖嚟嘅。」身教比言教厲害，可見一斑。

先反思，再向前

要自主學習，除了要自訂目標和流程外，更要反思檢討，才能改進、踏入下一階段的學習。「每一堂都會同佢哋反思嘅，叫佢哋寫呀、畫都得。『你學咗啲乜嘢、你欣賞邊一個、欣賞啲人做咗啲乜嘢。』然後再俾回饋啲學生。」「其實佢哋反思番自己做咗啲乜嘢、距離佢哋自己想做嘅嘢仲差幾遠、同埋有啲咩好嘅經驗學咗係幫到我嘅，我有啲咩做得唔係咁好、我可以改，呢個好重要囉。」原來學生反思，也可以幫助老師完善教學。

反思及檢討不單是紙上談兵，也要有實際行動。學生分組為校貓製作貓窩，完成後便要進行測試，看看校貓的反應。「觀察隻貓入唔入去啦，隻貓入去嘅原因係乜嘢呀，唔入去嘅原因係乜嘢呀，佢地就自己反思……可能啲材質令貓唔鍾意？或者個入口太細隻貓入唔到去？個窩太細隻貓根本瞓唔到？」觀察自己也觀察別人的成品，「『你哋講下點解人哋個貓窩，隻貓入咗去呢？隻貓鍾意啲乜嘢呢？』咁佢哋自己講人哋個貓窩做到啲乜嘢囉，我就無叫佢批評自己個貓窩做唔到啲乜嘢喎。『好啦，如果我叫你再修改你自己個貓窩，你會點呀？』再傾囉、再傾少少……佢哋開始會去修正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可以改善嘅地方。」

老師的信念和角色

經歷一年的LBD課後，任老師總結自己的心得。「我諗第一樣係你要相信你嘅學生喺你嘅課堂係一定有學習嘅、佢一定有機會去學到嘢

嘅，即係做咩都好，都係學到嘢嘅。呢個唔單只對學生嘅信心，都係對自己嘅信心，enjoy個課堂囉。」

「你一定要自己用心plan，plan完之後去work out，work out之後要反思、修正再改善，其實呢個過程係任何嘢都要咁做，咁你先至learn到㗎嘛，先至可以將個人push去向前、邁進。」這和引導學生的方式，是完全一致的。

教學相長，若要進步，老師也要不停學習。「我覺得而家個裝備路線，用兩條腿行路嘅話，一個係skills、一個係mentally嘅改變，我覺得兩樣都要做。」學習就是不停更新，「要經常變，唔能夠一本通書㗎。」除了技巧上，最重要是感情上，要學生感受到「老師尊重佢、老師重視佢、老師係愛佢嘅。」若然老師也能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視和被愛，那就是最理想的教育場了。

舊瓶換新酒：老練也可以創新

黃翠霞老師　LBD團隊張惠侶

相片由《明周》提供

因著LBD的關係跟黃翠霞老師Rebecca認識有三年了。問起她的讀書往事，這個有25年教學經驗，曾任教五間小學，十分愛錫學生的老師帶點腼腆的說：「我小時候其實毫無理想，不愛上學，覺得好悶。」誰知正因她這個「沒有理想」，卻讓她活出了邊做邊學，更因而找到自己的興趣。

「那時我想做工廠，便去試試，做下去發現很辛苦，跟著又聽到文員工作較舒適，便又當起秘書來，但又發現工作很悶，很不適合我，最後選擇了入讀師範，當時也不是因為想教書，只是他們肯收留我吧！」她回憶當時學習的教育理論啟發性不大，反而實習的時候卻讓她最有反思。眾裡尋她，原來，教學就是她喜愛的工作。

忠於自己想做的去試、去體驗，再一步步找到真正的興趣，更發展成一個自己喜愛的職業，這不是很LBD嗎？對Rebecca來說，頭五年的教學工作是個摸索期，到第八年，才真的感到走入課堂有得心應手的感覺。

由反思教學法到反思教育

過往，黃老師做了合作學習多年，看她帶課也真是出神入化，不論任何年級，是否她的學生，她走進課堂，目標清晰，很快就能吸引到學

生的注意力，小組討論各樣也踴躍參與。不過她說，這幾年接觸LBD後，她感到自己有所轉變，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以前只會反思教學法，現在則會反思教育。「以前我著重的是如何教學生明白知識層面上的事，教技巧，但我不是在育人，在全人教育，讓他們成材，這方面我感到好缺失.....真的教育，是需要處理小朋友當前的需要。」

走進堅二，她就要接下LBD這個從未接觸過的項目，想不到教學廿多年後，又重回摸索學習的階段。

「加入堅二時，面試的時候只知道要面對挑戰和新改變，但完全不知道LBD是甚麼回事。我記得當時見到很多熱心的人，好像是個好大型的活動，感覺好好玩。」第一年LBD落地，Rebecca主要的工作是安排人手與場地，她要參與部份LBD中文閱讀的課堂，很欣賞LBD中閱夥伴綠腳丫透過繪本帶來的體驗及學生的投入。不過，第一年的LBD對她來說還是形式上的，似課外活動較多。「因為當時沒有問why，究竟為何要給予孩子選擇和空間？第二年，當LBD團隊在老師培訓中引入Living Values，之後再有LBD Walkers深入的同行，我開始改變了。」

Walker同行改變以前的我

黃老師說：

多年來的教學經驗，有時確實讓我以為一切都是必然—課程、評估以至功課量都是既定與必然的。故此，教師欠缺了反思的敏感力。「動手學」讓我再次反思教育，坦白說，多年來的教學工作確實讓我在無奈中接受不完美，也迷惘了。LBD　walker不單在LBD課堂中與我同

行，一起討論課堂的可能性，更與我一起反思較貼地的「全人教育」。記得我和walker一起觀一節LBD課，當中有一位SEN學生比較難纏，他竟然坐在窗邊的櫃上，雖然沒有大危險，但如果是過去的我是絕對不容許的，可是當下我卻可以「靜觀其變」，和walker靜靜地觀察著這孩子，也看看老師的反應，老師沒有禁止他。後來我們發現原來孩子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他想stand back and watch，他要保持距離地細察將會發生的事情，過了一會兒，當同學都「各按各職」後，老師請他也參與活動，他便離開「高位」乖乖地聽老師的指示。與Walker一起討論：可以把「學生為中心」的口號落實於課堂一些最微小的操作中。原來以學生需要為本的教育就是要接受孩子的多樣性，然後給予選擇。在課管與給孩子選擇或空間兩者中，要本著信任而向後者傾斜。放手不是放任，在講求效能與標準的教育理念下，老師要有清晰的信念。與walker同行，能在共同反思下把一些迷思搞清楚，才有信心前行。有人形容教師是「暗室之后」，誠然，walker的同行讓教師不孤單，同時也是成長的機會。

放下過往做法，重由信念出發

學生是否on task，是Rebecca最初接觸LBD時一個最大的掙扎；「以往合作學習，學生on task就可以了。」但LBD提倡尊重學生的不同興趣與進度，不會強逼學生一定要同一時間跟其他學生同一個模式地學習，「起初我覺得難接受，學生學習一定是要投入的嘛！」

她說有個同學一上課就不停畫畫，「以前的我會收起他的畫，再教訓他兩句。但其實這樣做並沒有用，更破壞大家的關係，我只是要他上

課『唔搞嘢』，並沒處理內在的問題，孩子需要的是時間。LBD會給孩子空間，我就讓他畫，畫了半年，我平常又跟他談，他漸漸停止畫畫，更開始聽起書來。」雖然學生好像不on task，但她看到，一旦給予空間，不去催迫跟他人同一進度，他們其實也會做，只是遲一些。「有時不一定會很快看到成效，所以要有信念。」

這個信念，在堅二小尤為重要，這學校特殊需要學生特別多，下午的LBD課對她來說反思的力量也特別大。黃老師說：

我以前有八年時間負責學生支援組，發現SEN孩子在學習上的問題，會隨著年級升高而愈來愈大，在幫助孩子追趕學習進度上，政府過百萬的津貼似乎顯得杯水車薪。那不是能否運用適當的問題，而是現在要SEN孩子適應學校，而不是學校適應孩子需要的問題。所以孩子的問題更形突出，尤其是在正規課程下，在彷如輸送帶的升班制度下，孩子是要拼命地追趕，追不上的都視為不達標、有學習需要。可是，事實呢？是我們忽略了孩子的多樣性和不同步伐。記得有一位學生，他的學習是比較遲緩的，上課時容易分心，要多指導才能完成作業，可是在LBD課堂的表現完全不同啊！他彷彿找到了自己的學習空間和步伐，只見他不慌不忙地穿上圍裙就動起手來塗塗畫畫，原來他們正為所創作的作品著色，過程中他是全情投入的，有的時候甚至肩負指示同學分工的角色。在這課堂中，我看到LBD課堂讓孩子有成長的空間。

對於SEN學生，Rebecca說有時真的感到無助、無力，「學校給這些同學的支援好像蜻蜓點水，平常的課堂實際上不能完整地教育他們。我亦見到同事感到很困難，精神上也很需要支援，我們如何能讓教師

有更多資源與空間？如何減省校務，只集中最有意義的工作，令老師也有心力去享受教學，包括上午的課程？可否不設總評，減輕老師壓力？如何在工作及追進度、攤成績上取捨？」

黃老師說：2017年學校經歷了一年的LBD後，我們躍躍欲試，覺得一年級孩子的適應期要延長，而且需要進行課程改革，好讓小一適應得到切切實實的貫徹。LBD讓我們對孩子的需要有了深入的反思，反思孩子的基本需要，反思學習以外孩子的其他需要。故此，小一孩子的適應當然不能忽視，所以我們開展了為期半年的小一課程改革。改革除了因為LBD的啟發之外，也不能缺少校長的支持，校長樂意調配資源也放心讓老師進行課改，大家就可以放膽為孩子尋找新歷程了。

事實上，很多同學喜歡上學，也是因為期待著下午動手學的時段。在五間學校工作過，黃老師以往也遇過很多新項目，如價值教育等等，「但沒有一個如LBD般會如此高舉價值的培養。」而要讓同工真的能擁抱LBD，她認為在老師的評量上，也得改變傳統思維，將老師與學生關係、有否為孩子需要作出嘗試等等作為評價老師工作的一些標準。

黃老師說：Learning by doing不單只是一種教學法，不單只著重對感官多元智能的學習模式，最大的意義是它違反了香港教育一貫以來的「掌握了嗎？學習效能如何？」等觀念。我們的教育講求效率、講成效、講分數、講成果，但LBD重視的是過程，過程才是學習經歷，也是學生建立自我及成長的點點滴滴。成長包括：孩子的自我形象，孩子受用終身的共通能力，孩子的美善價值觀，當然也有知識的建構。

既然學習過程比結果更重要，評估就不能本末倒置了。我們的教育非

常重視考試（總結性評估），甚至把考試作為教育的目標，結果是讀書為考試，衍生的問題有目共睹。再者，一試定生死的紙筆考試，並不能評量全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價值、素養、共通能力等。所以LBD不應設考試，以另類評估代替是需要的，目的是讓評估回饋學習，但如何進行卻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了。

今天的Rebecca看上去跟三年前差不多，但內裡卻有很大的轉變。她的故事，證明了當整體的教育氛圍改變時，就算教了廿幾年書的老師，一樣可以跳出框框，重新本著孩子的需要勇往直前。

第四章

邊做邊學：敞開胸懷，從不同國度汲取教育新靈感

- 芬蘭的沖擊: 人本教育的「少即是多」
- 生活的價值Living Values：一起活出正向教育氛圍
- 廿年磨一劍：向台灣實驗教育學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詩經》

諗唔到點整就睇下人哋整緊乜嘢，睇睇下就知道做乜嘢。

一年級學生

一個人只能為別人引路，不能代替他們走路。

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

芬蘭的沖擊：
人本教育的「少即是多」

談起芬蘭這個教育「聖地」，很多教育工作者都會說：「好想去！」2018的農曆年，LBD團隊、夥伴與堅樂第二小學的老師們一行28人自己組成「朝聖」團，走訪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封為「學習城市」的芬蘭第二大城市Espoo，看看這個遲入學、少功課、只得一個公開試，最近更宣佈取消科目的國度的學校是怎樣運作的。

「發現。反思。改變」 之旅

為免走馬看花，我們兵分三路，每天分小隊到不同學校去發現，與當地老師作深度交流，更用動手學方式教了幾節中國文化課。放學後分組匯報見聞、反思、討論回港後可作出的改變。出發前，LBD顧問之一，香港芬蘭商會教育委員會主席Stuart Patton向我們介紹芬蘭教育時再三提醒：「教育是文化的反映，所以我們不可能，亦不要期望將芬蘭的一套 copy and paste 到香港來。」

實而不華是芬蘭文化的一大特徵，芬蘭教育，感覺也是同樣的樸實。我們到過的學校每間情況都不同，也不一定是最出得廳堂的示範單位，用傳統方式講學的大有人在，但課堂不講求教得多、教得快、教學內容豐富，而是要孩子學得懂，容讓每位學生有選擇、自主學習、

自由發揮，讓他們學會欣賞自己卻是真實的，正如Koulumesteri學校校長所說：「我希望他們會覺得自己是重要的人，能在社會上找到立足之處。」

滿足孩子基本需要

冰天雪地，只要氣溫在零下20度以上，小息時同學們全部要跑到戶外去，校外空地沒有圍欄，幾百個同學自由的在外面玩，只有幾個老師在看守，除非出現安全或欺凌問題，否則只是站在一旁觀察；堅二小的老師們驚嘆這種對學生的信任與自由度。但孩子總會有受傷的時候，當地家長有時亦會投訴，芬蘭老師怎樣回應？「我們會感謝他們的回饋，但亦要解釋沒可能無時無刻看顧每一位同學。家長也得明白，這個自由的時間對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

信任孩子，學校之內自由行

我們參觀了五間學校，通通都有學生在上課時間校內「自由行」的情況。課堂秩序是香港老師十分緊張的一環，很多老師怕在課堂做活動，就因為擔心「一發不可收拾」。但芬蘭老師卻說，「如果可以讓同學們學得更好，何必規定他們坐定定？」究竟，他們是怎樣做的呢？

其中一班三年級芬蘭語課給我們一些答案。最初，老師像傳統課般在屏幕展示不同單字，突然間，同學們紛紛扮成青蛙。換下一個單字，他們扮成一棵樹，再換一個，有些同學還站到桌上。原來這些動作分別代表動詞、名詞和形容詞。我們正自狐疑，他們轉眼已經拿著一張任務卡一窩蜂跑出課室，有的靠着牆壁寫字；有的靠着欄杆；有的趴在地上，原來老師事先將不同單字的小紙條貼在校舍不同角落，要同學們「尋寶」，亦要將找到的單字以動詞、名詞、形容詞分類。遇上不明白的，可回課室找提示，完成就可以對答案。沒有比賽，沒有貼紙，同樣學得興緻勃勃。

走到五年級的數學課，見到幾位同學戴着耳機，一邊聽歌一邊學習。進度稍快的同學可選擇其他感興趣的任務，其他同學則按自己的節奏慢慢完成，老師又說：「同學如果覺得自己聽音樂可以更專心，可以自己選擇甚麼時候聽歌、聽甚麼歌，只要能幫助學習，又有何不可？」

學校鼓勵學生自行組織俱樂部，只要將意念告之老師，討論一下可行性及行政安排，同學就可以在小息自己管理俱樂部。如此一來，老師就將管理權力下放到學生身上。我們不僅看到老師對孩子的信任，也看到這一切都出自尊重學生成長的基本需要，讓他們有空間去探索、去玩、去動。連學生也對我們說，老師十分相信他們。

尊重孩子，以選擇培養自律

自行選擇學習進度和方式看來是芬蘭學校的常態。就算分組學習，也容許自行分一至八人大小組不等，課堂彈性大，同學不一定要同一時間開展工作，未準備好時，坐在一旁玩電腦遊戲老師也不會干預。老師每星期會為同學設計一週學習目標，並將任務分成三類：(1)必須做的；(2)自由選擇做的；(3)可以輕鬆完成的。「當然有人做多，有人做少，但絕對不會不做，同學的反應一般頗積極。」老師認為當學生覺得有選擇就會樂意參與。功課不劃一，不同能力的學生也各得其所。

探訪期間我們從未在任何一間學校看見過掛著「班長」或「風紀」牌的同學，但是每個孩子似乎都清楚自己的工作。Linda老師指著課室後方貼著用不同貓頭鷹代表的十二項差事：清潔鷹、搬枱椅鷹、刨筆鷹、安靜警察鷹、走廊管理鷹、改簿鷹、電腦用具管理鷹等等，工作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午飯時間，有些同學碟子上幾乎沒放多少食物，老師不會干涉，如常自己吃飯閒聊。每天，學生都按更表輪流清潔飯堂。三幾個孩子，吃完飯後自動安排抹好所有枱椅，還會將椅子倒放檯面，方便工友清潔地板。飯堂及借物房外貼著簡單的班級輪值表，學生到時到候就會現身工作。過程中未見老師出手相助，這個學校文化，首先由老師教曉高班學生，然後再由高班學生教低班學生。這個非常簡單的自我管理制度，令非上課時刻也成為學習自律的重要時間。原來尊重孩子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會換來孩子的尊重，發展出來的是信任與自律，不是他律。

為孩子學習需要而設的制度

芬蘭的小學，不同年級有不同的上學及離校時間，低班的亦會較早吃飯。小息多而長，每上一課45分鐘，就有30分鐘小息。Linda老師手寫了一個她自己班的時間表，方便我們隨時觀課。四年級生一週25小時的學習，「間科」時數超過一半：

5小時	芬蘭語
4小時	數學
3小時	手工（＋科技）
2小時	科學、藝術、英語、體育
1小時	歷史、音樂、宗教／道德、自由選擇課、瑞典語

有一天，Linda打算在原定的數學課教授其他科目，但知道我們十分希望觀察數學課，她就說：「沒問題，我就改上數學課，我最愛improvise（即興）的。」芬蘭的小學老師都是教全科，時間表可以有

相當大的彈性。由於一位老師可以完全掌握學生的整體學習，一堂教不完，可在其他課堂補教，老師更可要求六年也跟同一班，這種緊密的師生關係，有助老師按不同學生需要制定課程。香港的老師專科專教，每人每科都給功課，老師工作忙，平常少機會協調，跨科備課的機會又少，怪不得香港孩子天天功課多籮籮。

芬蘭自2016年提倡的的教育改革，積極推動現象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學習課題來自真實世界的現象，例如城市規劃、恐襲、歐盟、水資源、能量等等，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需要與社會連接、理解跨學科知識，學習解決問題。這種教學方式對不少當地老師來說其實也算新嘗試，也得作出改變及適應。

正值農曆年，堅二老師教當地同學用回收物料或紙碟做鳳陽花鼓及爆竹掛飾、學毛筆字、唱賀年歌。

人本的評估方式

芬蘭學校的班本測驗是常見的，但評估方法很多，如課堂後，學生會向老師展示「我做到」或「我未做到」的牌子，學生運用自己想像力、合作能力去完成任務也是評估的一種。自評是各級學生熟悉的策略，他們要評自己是否：

1. 已經學會，並可以教其他同學；
2. 已經學會，但未能教其他同學；
3. 還未學懂，需要繼續努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評估還包括學生輪流改作業簿，學生改完簿會簽名。Linda老師不着緊同學有否改錯，因「改簿員的工作主要看看同學有否做功課。」老師在課堂上已知道學生進展，每學期只需快速查看每位同學的作業簿，也能知悉學生需要甚麼協助。當她知道香港老師每天都可能要花一兩小時以上改簿，管理層亦有查簿的習慣時，她驚訝的說：「我們哪有時間做這些工作？」

做到8分就好

儘管老師與學生都不重視分數，但芬蘭制度中確有個4至10的分數，4分代表不合格，5至6分合格但不算好，7分屬一般但不用不擔心，8分是好，10分就是卓越。

每科對於何謂8分都有詳細描述。以外語為例，小六學生已學習四年，要得到8分，就要知悉芬蘭語外還有其他語言、要學會語言屬於哪個語系、角色以及與其他語言的關係。學生需要讀出一些主要生字，練習少許對話，會寫幾句句子，描述他們熟悉的事物，以及他們認為重要的事物。8分的定義，還包含「努力嘗試」，就算同學在學業成績上未達8分，但是學習態度亦有可能將成績拉到8分，相反亦然。在香港，分數只代表學生在某時某卷答對的題目量，芬蘭這個8分的定義就來得有意義得多。

政府提供足夠資源尊重多元

芬蘭是多種族的國家，每個課室，總有大幅世界地圖，不論孩子來自芬蘭、瑞典、非洲索馬里，還是中、英、日、印、韓、美，他們都會知道家鄉的所在地。雖然芬蘭話是必須要學，但國家同時要求每個種族的學生都要學習自己的母語，市政府會聚集幾間學校的少數族裔，免費為他們每週提供母語課程，更會安排不同的宗教課，讓學生可以繼續了解自己的信仰。

對於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政府更是毫不吝嗇，每間芬蘭學校都設有特別班，人數多為十個左右，課室亦有較多不同設施。其中一間Kilonpuisto學校特別設有一個特殊學習部，主要照顧自閉症的同學，這個部的師生比例是8:7—即一班八個學生，就有兩個老師和五個教學助理（不久以前比例更是7:7）！負責老師需要接受特殊師訓五年，課室助理本身是註冊護士，也需要接受兩年訓練。

當特別班的孩子覺得自己準備好，便可重返平常課堂，跟大班同學一起上課，但當出現情緒或任何需要時，亦可隨時回到這個特別班的空間。當要將不同需要的學生放在同一學校內，這樣的資源，這樣的彈性，才能讓老師有足夠能力做到最人本的培育。

教育是甚麼？

文化及教育局總監 Kristiina Erkkilä 在香港來過堅二小兩次，今次她作東道，介紹我們到市內一座能公然讓人打機和打波的圖書館去！芬蘭是少數設有「圖書館條例」的國家，更於2016年重新定義圖書館功

能——「向每一個市民提供同等的機會學習文化與文明，促進市民積極投入，貫徹終生學習。」

回看香港，文化被視為「康樂事務」的一部分，教育又由另一個局處理。在芬蘭，文化與教育被視為一體。當地人追求快樂及平等學習的文化，正正反映在芬蘭的教育體制上。Kristiina出身於老師世家，原本也是一位老師。她告訴我們，芬蘭的教育改革，原來也由老師訓練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芬蘭非常注重教育，但是走傳統保守路線，八十年代初，因為杜威的學說，動手做（Learning by doing，LBD）在師訓中已相當流行，但當時的學校教育還是以科目或行業技術為主。九十年代初，芬蘭經濟衰退，中央缺乏資源，卻因而不得不下放教育管理權予市政府，從此，政府只提供簡單的框架和指引，還取消了視學制度，全權交由學校和老師決定怎樣做，並以老師訓練開展了漫長的教育改革，教育開始以學習為主，而非教導為主。再培訓的過程之中，老師需要放下高高在上的角色，以一個學習者的身份進入課室，以學生的角度去感受，反思怎樣才是有效的學習。所有老師都必須進修碩士課程，進行教育研究，在實習時實踐研究的得著。老師的角色並不局限於課室中，他們也需要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芬蘭老師身份尊崇，地位優越，入職要求也高，不僅要碩士學位，更要有教育熱誠。每年八千多個申請者中，只有10%獲取錄，其中以小學老師的要求最嚴格，落選者中不乏屢敗屢試者。

取消視學制度十年之後，芬蘭在2000年依然高踞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榜首，證明「管得少」不代表教育質素就會下降。即使芬蘭

在2015年的PISA的排名下滑，但是芬蘭學生的全人發展做得更好，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較高，大部分同學不會在學習上感到緊張。學生認為自己曾受欺凌的比例，也遠較香港低。

芬蘭之旅的沖擊

這次芬蘭之旅，讓老師們看到我們在LBD所推動的「另類」教育，在芬蘭卻是一個常態，其中對學生信任這個概念，更觸發部份老師回港後自發在平常的課堂內作出改變。有數學及常識科老師開始減少每課要教的概念，減少講學的時間，多讓學生做任務，又讓學生使用老師用書對答案，有好幾位老師都容讓較早做完堂課的孩子可在不影響同學的情況下在地墊上自由活動，有的實行「無鞋」班房.....這些選擇與自由都讓老師喜出望外：他們發現同學的行為問題大有改善，班裡氣氛亦更加和諧，更重要的是教少了，卻發現學生學得更好、更多、更想學。

這次北歐之行，不僅是眼界的開啟，而是固有迷思的打破：孩子，不是要管才能學，原來，基於對孩子需要的了解及尊重而放手，可以換來孩子的信任與尊重，更可培養他們的好奇心、自信心與自律。

雖說大家文化不同，經驗不能完全copy and paste，但是尊重孩子是普世價值，值得我們複製。在這北歐國度，縱然面對大量各國新移民，學校動輒有十多種不同語言的學生，但我們看到的是學校與有關當局如何勇於面對困難，貫徹落實對人的尊重於學校與社區之中。

生活的價值：
一起活出正向教育氛圍

LBD講的是透過體驗式動手學，培育全人，而全人的培育又講求很多價值觀的傳承，不能講一套做一套。既然培育孩子，身教重於言教；老師就要先調整好自己，才有能力教好學生。一直有協助LBD的音樂及魔術教育家Harry哥哥，大力向我們推薦Living Values Education生活價值教育（LVE)。這套曾獲UNESCO大力推動，現時仍在40多個地區推行的教材，是希望學員學習把價值觀內化，活用於日常生活中，建構一個以價值為本的學習氛圍。在老師的層面，要「活出價值」，不是說我們要孩子需要怎樣做，而是先要讓孩子感到**被愛**、**有安全感**、**被理解**、**被尊重**及**有價值**；在這沃腴好土中紮根，才能向上茁壯成長結出纍纍果實。

箇中道理跟LBD推動的不謀而合：孩童在友善和諧的學習氣氛中，才有機會主動追求學問、探索知識，他們有足夠的安全感才會去嘗試，不怕失敗，老師亦需要提供足夠的空間，讓孩子在體驗的過程中自我檢視反思，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促進全人發展。

推行LVE的地方，由一般學校以至收容街童的難民營及戒毒中心都有。在百慕達，三間推行LVE課程的小學，只一年，就報告學校紀律轉介個案大減80%、在冰島，一年級老師說孩子在關懷、尊重、合作、投入及學習閱讀上有強烈進展，在泰國，三份之一有使用LVE教材的難民營導師更說孩子的行為問題有100%改善。

平和、尊重、愛、責任、快樂、合作、誠實、謙卑、寬容、簡約、團結——12個生活價值作土壤，孕育積極的態度與行動。

得知這套極具意義的工具書後，教育大同在2018年3月至8月期間，兩度邀請了來自越南的紐西蘭導師Patricia Ann Summerfield，舉辦了四場共八天的Living Values工作坊，有6間學校約80位老師們參加。與其他教學課程不同的是，參與者需由自我反思開始，重新探索自己

的成長及學習歷程，再練習如何在學校建立和諧的教學氣氛；這種氣氛是建基於互相尊重，有了尊重，其他價格觀便能逐步建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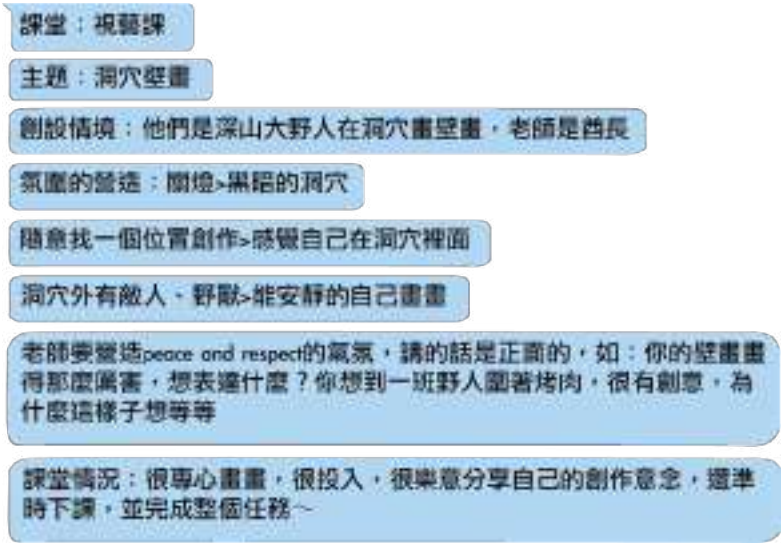
老師們參與了工作坊後學以致用，安排不同的體驗活動來培養孩子的價值觀。在堅樂第二小學二年級LBD課程其中一個單元「『你』想的花」，老師應用了Living Values的一個活動，在輕鬆優美的音樂中孩子閉上眼睛，靜聽老師讀出的情景，想像自己身處百花齊放的花園，正因園中花朵各具不同形態和顏色，才能顯出花園的繽紛多彩。據老師反映，雖然孩子年紀小小，但藉著這小故事，他們也能認識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從而培養接受差異、尊重不同。

Living Values除了應用在教學外，教師團隊也要擁抱這些價值。堅二小學由2018年度起的學校三年發展計畫，重點就是在教師團隊、家長及學生群中活出這些價值觀。

擺脫說道理框框

譬如，我們聯同學校的教師團契每月一個下午舉辦一次LV Booster，建立分享及互相支持的團隊文化；下學期更開始每週五早上全校廣播，老師們分享自己小時候的故事，例如有老師分享怎樣瞞著媽媽煮爆穀，幾乎把廚房燒了；又有老師分享養蠶寶寶的經驗。這些故事擺脫說道理的框框，透過分享兒時趣事，學生對老師有更立體的認識，拉近師生距離；廣播後留有時間讓同學們就著這些話題互相分享，老師緊記認同感受不加批判，只為增進彼此了解，培養像家人一般的關係。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2018年9月開始小一常識科推行LBD課程，以多元化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動手學。推動課程的核心老師劉秀雯課程主任，早於LBD課程開展半年前便參加Living Values工作坊，她回家就分享所學，與丈夫一起畫出自己的一顆Peace Star，更說工作坊幫她將埋在心底的價值觀重新「撈番出嚟」。心中的一團火燃起了，她不但每天練習笑著面對學生，更多從學生角度思考課堂設計，不久，她whatsapp我們一個訊息和一幅相：



她更說：「上完living values education workshop後，當然要試試看，這個是我剛才跟你們分享的課堂，上完這節課，挺喜悅的:)」

學與教的轉化，不在於報了多少個班，訓練了多少個鐘頭，拿了多少證書，而在上課之後，能否為之所動，走出安舒區而積極練習，落實

learning by doing。 與她一樣上過LVE課的老師同事，也多了用平和正面鼓勵的說話和學生溝通，學生感受到愛及被了解，減少了躁動不安的情緒，自然能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也成就了全校秩序最好的一級。

這種學校氛圍的改變也滲入到教員室中，老師們談論學生表現時多讚賞少責備，家長日接待家長時也先讚賞孩子的表現，讓孩子建立自信，在愛中成長。這種正向文化，由學校延展至家庭，家校合力為培育孩子而努力。從這兩間學校的例子，可見先固本、才可以發展；先以活出價值觀來奠好根基，學生在正向的環境中，才能增進知識和技能。全人教育，要先從情意開始。

廿年磨一劍：
向台灣實驗教育學習

“其實實驗教育代表的是一個一個教育者的理念，特定的理念，也是希望為不同需求的孩子或家長的一些想法所思考、辦理的學校。因為實驗教育這個詞，大家常常會覺得不長久，其實它是一個比誰都還堅定的理念實踐。所以，實驗教育不是實驗教育，而是為一個教育的理念，為多元教育的路徑所開闢出來的。”

——台灣教育部長潘文忠 2018.01.17 教育部實驗教育記者會

與香港一水之隔的台灣，近20年的教育現場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成為另一個取經之地。由廿多年前台灣家長自發走出體制在家自學或共學，到政府於2014年通過「實驗教育三法[1]」，參與實驗教育人數逐步攀升，「三法」通過後更由2014年4,000人增加到2018年的13,000多人，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參與實驗教育學生人數不減反增。「三法」保障體制內外學生學習權和家長教育選擇權，讓家長可選擇學校型態（公立與私立學校）、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公辦民營）或非學校型態（包括民間教育機構、團體或個人形式的在家自學或共學）的三種實驗教育。他們更計劃放寬公立學校辦理實驗教育比率上限至15%，政府亦於2016年開始支持台灣各地成立實驗教育中心、幫助小校、全台推動以學習者為主體，強調自主學習，促進學生多元發展的實驗教育。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這場由家長發起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是在很多人跨過無數困難，共同努力下的成果。自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教育方面的民間教改團體陸續成立，以家長為主軸的民間改革力量多次走上街頭，向政府提出建言，希望下放權力，讓人民有教育選擇權。而且少子女化逐漸成為台灣重要的社會問題，「每個人都珍貴」、「每個人適性發展」的意識於社會上更為顯現。台灣教育改革之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正是1999年公佈的《教育基本法》，它規定人民為教育之主體，鼓勵私人辦學，可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法例之外更需要培訓

教育改變之關鍵在於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儘管有法律作為實驗教育的堅強後盾，但在教育實踐的衝鋒者培育上，台灣實驗教育經歷著與我們相似的掙扎和陣痛：傳統師資難為實驗教育場域所用、教育訓練成本高、公立學校轉型教師需再增能、師資招募不易、人才流動率高等問題。受教育部委託下，位於國立政治大學的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應運而生，在全台開展實驗教育工作者培育計畫。參與計畫的工作者們需要完成九個月的培訓，包括了每兩週共120小時的基礎理論、105小時組課共學、396小時教育場域實習，認真非常。計畫主持人鄭同僚教授的用語是要「長期陪伴老師」——老師，也是需要同行者的。

推動中心深明教育工作者的培育，除了老師自身的自省和轉變，其他教育持份者的同步俱進和外部配合也是同樣重要，因此亦少不了政策制定者和政府行政人員的培訓。譬如，中心會舉辦審議委員、地方行政人員或承辦人員共識營，以實驗教育的理念裝備他們，培養教育改

革方向上的共識。中心還舉辦實驗教育論壇和國際研討會，讓教育持份者了解實驗教育乃全球趨勢，堅定學員信念的同時亦穩定信心。對於政府官員來說，如何能在把關及給予學校自由度上作出平衡是一大課題，若實驗教育是讓學生及老師找到自己的一個過程，那麼，政府這把尺必定是要軟的、及有不同刻度的。

我們在圖書館跟老師傾談時，旁邊十個孩子正在上圖書課，老師容許他們以自己認為舒服的狀態聆聽故事。

師資培育，校長還有哪些招？

先把教育工作者當作人

2019年3月，趁著台北的實驗教育成果分享會，教育大同與友好機構教育燃新一起到台灣取經。在台北烏來區山谷中的種籽親子實驗小

學，前校長瑋寧跟我們談起十幾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時她在種籽工作七年了，因為跟政府交涉著一些事情而感到很困頓。那天，一個孩子忽然走過來跟她說：「瑋寧，你心情不好啊？」就這一句讓她突然覺得，種籽的價值不只是平等的問題（種籽向來都講求平等，老師學生互相以名字相稱），而是「當教育場所讓成人是個人，讓教育工作者是個人，這就賦予了學習最大的可能性。」即老師可以不懂，孩子未學會也不是問題，「拍拍屁股去學便是了。」因此在種籽，學校管理層不規定老師每年必須進修的時數和課程內容，「只要老師的狀態是流動的便足矣。」以人為本的教育，不只是學生，老師也是自主學習的主體，與學生一起邊做邊學。

我們在圖書館跟老師傾談時，旁邊十個孩子正在上圖書課，老師容許他們以自己認為舒服的狀態聆聽故事。

老師的興趣很重要呢！

作為台北市第一所公辦公營的實驗小學，和平實驗國小約兩年前創校並推行主題式課程。校長黃志順博士坦言，自己也是第一次做實驗教育，開始課程設計時，會先將各位老師的特長和興趣作出統整，讓老師們能發揮自己的優勢，引起老師教學興趣；同時，他強調跨領域、跨學科備課非常重要，是老師們互相學習和支持的平台。

至於創校20年，同屬台灣實驗教育先驅的諾瓦小學則一直實施主題式教學，沒有課本，每學期制定一個主題，而且極重老師興趣，因為老師要對主題有興趣才能有興緻地教。「有次一位新老師說要教一個題目，但他自己也不認識，我們接受，因為他說這樣他自己也很有興趣去學。」諾瓦校長笑著說。

主題名稱定好後，老師會從不同地方找資料，然後放在一張網狀圖上成為主題網，從而發散出各個方面的學習內容。「從主題網上會看到不同人的邏輯，然後就可以一齊溝通討論，再詳細寫下一個課程計劃。」然而讓我們驚訝的是，每個主題的課程都不會重複教給下一屆學生，每個主題結束後老師們又要開始構思新的主題，發掘新的主題網，為的是讓教學這件事一直保有新意。

「老師看到課程都想吐了，沒有興趣去教，孩子又怎麼會有興趣去學呢？」

教師發展，離不開的「空間」和「信任」

和平實驗國小的黃校長告訴我們，台灣政府規定每週三下午為台灣國小教師進修時間，當天下午學生提早放學，為師資培育釋放空間。黃校長誠言，他並不會因此而安排諸多培訓項目或會議，將每個週三下午都填滿，而是把空間還給老師。

「如果老師想要到外面咖啡廳喝杯咖啡聊聊天，放鬆片刻，為甚麼不讓他們去呢？這些充滿熱誠的老師們聚在一起時，聊的還是課程，還是我們的孩子呀。」

說到底，是「信任」二字。

黃校長笑言自己並不清楚每班教甚麼、進度到哪裡，因全部交給老師自己設計和協調。「我常常說我是學校裡最無用的人，老師們都把工作做完了。」當老師需要外界資源時，校長的角色則是要主動站出來，對外聯絡，從旁協助老師的教學工作。黃校長還認為，多製造機會，帶老師到世界各個教育「聖地」取經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師培訓。朝聖回來後直接『copy and paste』是不可能的，但這個開眼界的過程，「也是一個老師自己empowerment的機會」。

同儕之間，還有哪些招？

潛移默化，相互感染和感動

改革的先鋒難免孤獨，但只有一腔熱誠，單打獨鬥是不足夠的。當學校嘗試邁出改變的第一步，老師團隊中，往往約百分之三十的老師會鬥志昂揚，瞬間想出不少點子；約百分之三十的老師會止步不前，甚至反對改變；而剩餘的老師則多採取觀望的態度，「睇定啲先」，這除了是自己的性向及價值觀外，亦可能因為不確定家長是否也會理解和支持這種改變。這不僅是LBD三年來的觀察和經歷，台灣老師們也同樣面臨著團隊步伐不一的問題。台灣已有政府立法、校長大力推行實驗教育的「天時」、「地利」，他們又如何讓家長認同、同儕配合，達致「人和」？

台北士林區的溪山國小是其中一間在台北實驗教育成果分享會中參展的公辦公營學校。當天同學與老師帶來一箱蜜蜂——介紹學校其中一個實驗學習主題課程單元——「蜂情萬種」。

在學校養蜂，家長和其他老師的反應如何？帶領課改的小胖老師說，家長最怕是安全問題，但其實他想引進的獨居蜂，性溫馴，只要有竹，就會飛來自己築巢。為了讓家長了解，他在學年初在校門外放了一個蜂箱，再加上一個玻璃管，讓人看到蜜蜂的生活狀況，家長每天經過，感到十分有趣，一兩個月不到，家長都接受了，學校就全校推行。沒有用講座去解釋，讓家長從生活中學習，老師十分高明。

但老師要說服的不止家長。在此之前，小胖老師先在自己家裡養蜂，並於閒暇時間請同事回家，提升同事對蜜蜂的認識和興趣。原來，他

用了更多時間和功夫去說服老師同袍！想方設法讓同儕覺得好玩，感染他們一起參與其中！

學校三年前開始辦實驗教育，由最初只用課時內的每週一節40分鐘的綜合課，先發展出「單車課」試試水溫，到今年只剩下國、英、數三個仍會用教科書的科目，佔每週30節中的11節。只三年不到，學校有這樣大幅度的改變，除了因為他們看到成效之外，更因為有政府法例及政策的推動，有校長的全面支持，越來越多有心老師的加入和努力，以及家長的認同。

理念的傳承，關鍵在於「談一談」

像諾瓦、種籽這些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是實驗教育先驅的學校，隨著年青老師的不斷加入和成長，理念的傳承尤為重要。LBD在堅二小的推行雖然只有三年，但已經建立了深信LBD理念的核心教師團隊，而對於後來加入的師資力量，核心教師團隊如何做到傳承，培育新老師接棒的信心和能力也是至關重要。

種籽的新手老師以潔一畢業就到種籽實驗小學任教，當我們問到當初剛進校，前輩們是如何做老師培訓時，以潔直言對他們新接觸實驗教學的老師而言，最佳的老師培訓，是私底下找前輩去談一談，去疏導情緒，去問遇到問題時的實務操作。「最初來到這裡，我不認識孩子，當時覺得為甚麼學生都不尊重人，為甚麼三年級的學生可以不理別人？」她一直希望別人能喜歡自己，但在種籽不像在體制內學校，學生會「自動」「尊敬」師長，困惑的她私底下找前輩去談，去求

救，從前輩身上她「學會不用害怕小孩子看來不乖的行為、脫序的狀態，因為家長會害怕如罵髒話這些事，我們會用一種慢的方式，去解釋給他們聽，我們會慢慢來不用那麼緊張。」

種籽老師糾正孩子行為的方式，「不是要想辦法去讓他們做（對的）出來，而是看背面的問題，看到孩子行為背後的情緒感受，我們不能一開始就生氣。」因為種籽的老師沒有「老師就會被尊重」這個傳統教學上老師的絕對權威，以潔學會跟學生談，他們希望老師如何對待他們。

「這邊沒有絕對的規則，要共同生活，任何令我們不能共同生活的，你也要改變。」

新手老師以潔的感言，相信任何老師都有經歷過，我們在香港推行LBD也得讓老師經歷這個過程：如何不以高控的方式學生也會做到？是否小孩子就一定要用管、罵、罰，甚至打才有用？我們都知道內在動機是最強的學習動力，但當孩子多年來都習慣被管，做工作不是出於自己興趣而要討人歡喜或認同時，是否能這麼容易，一到中學或大學，就能從內在動機出發去生活，去繼續學習？以潔說自己「一直需要被別人喜歡」這句話，不是以成人為中心的文化副產品嗎？

最後以潔還與我們分享說，雖然與前輩傾談是一種極佳的老師培訓，但若能有三種事前培訓，會對他們更有幫助，這也是對我們在香港學校推行LBD，或任何想讓學校變得人本的方向上的一個提醒：

1. 怎麼跟家長溝通？

2. 怎麼規劃課程？

3. 怎樣面對課堂最常遇到的困難？

---

[1] 「實驗教育三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分別保障三種形式的實驗教育

第五章

繼往開來：從這場教育實驗中我們學到甚麼

- 協作夥伴的同行滋味：
  與老師互為明鏡推倒無形牆
- 大學夥伴經歷到的教育理想：
  LBD是讓下一代可以快樂成長、開心生活的願景
- 若我學生時代有LBD：
  一位「頑皮」老師的自白
- 結語

要解放孩子的頭腦、雙手、腳、空間、時間，使他們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從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中國教育學家陶行知

最理想的學校是可以讓我開心學習。

三年級學生

讓學校去適應兒童，而非使兒童適應學校。

蘇格蘭教育家夏山學校創辦人亞歷山大．尼爾

協作夥伴的同行滋味：

與老師互為明鏡推倒無形牆

來自MakerBay工匠灣的夥伴導師Maria 李樂怡（鱷魚姐姐），三年前參與LBD時是一位社會新鮮人。本身富有探索精神又樂於「落手落腳」做實驗的她，第一次進入主流小學的傳統課堂與老師同行，不足一個學期便發現老師們在思維模式上有太多無形的牆，而這些牆的建立者，正正是老師自己。

老師腦袋中的無形牆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鱷魚姐姐心目中「夥伴導師」的角色，相信「推倒無形牆的人」一詞再合適不過。

牆在哪裡？鱷魚姐姐認為，無形的牆在老師的腦海中無處不在。

「佢哋有時有啲好好嘅idea，但係好快佢地又會自己ban咗自己個idea。」

而老師們「自ban」的理由，常常是「行政嘢太多」、「咁樣好麻煩」，而問得最多的問題，往往是「咁樣得唔得㗎？」、「班學生做到咩？」

LBD是一個實驗性的教育項目，對於老師而言，要在幾年時間內扭轉

固有的觀念和慣用的教學法絕非易事，因此老師感到不確定和信心不足實屬人之常情。鱷魚姐姐認為，夥伴導師角色的重要之處，正是在於推老師一把。除了透過計劃第一年的示範課讓他們知道「咁樣都得」，看到學生的能力之外，抓著老師的手一齊嘗試各種課程設計的可能性，時刻鼓勵老師「試下啦」正是促成老師轉變的強力催化劑。

「佢地覺得唔得嘅時候我就會話得，我哋一齊試下囉。同佢一齊試完，佢發覺咁樣得喔，佢就會覺得原來呢件事唔係佢想象中咁難做到嘅，其實自己有能力去做到呢啲嘢，所以佢喺之後嘅課程設計或帶班方式上會有更多方面嘅嘗試。」例如在觀察了幾次示範課後，老師開始思考如何在常識堂中增加動手做的內容；夥伴導師也看到老師漸漸有信心帶學生離開課室去做一些社區項目，甚至開展三日兩夜的戶外露營。

同樣令鱷魚姐姐感到欣喜的是，她看到鼓勵學生自主討論和解難的LBD課堂為老師們提供了一個空間，去發揮他們原本已有的「武功」。她回憶起「社區建築師」項目，當時需要學生們協作討論出一個夢想社區的模樣，過程中她見到老師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引導學生進行對答，如何透過提問去引導學生表達意見，同時她也認為LBD課堂不追趕課程、不測考，老師不必貪心地塞滿每節課時，反而讓一些本身就「鍾意玩、鍾意試」的老師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只不過喺以前佢無嗰個環境去俾佢做呢樣嘢，去發揮佢原本有嘅能力。」

互為明鏡，結伴成長

奇極創作室的Iriz姐姐於計劃第二年接觸LBD，與鱷魚姐姐類似，這也是她第一次進入學校，在一個常規課堂環境下教學。Iriz姐姐坦言自己最初面對這些「第一次」時其實有少許擔心，幸得遇上幾位抱著開放心態、樂於一齊合作的同行老師。

Iriz姐姐以「大家影響到大家」來形容夥伴導師與老師之間的化學作用，她認為與老師的合作帶給她很多教學上的新方法，不只是夥伴導師推動老師改變，老師亦幫助夥伴導師進步。回想起第一次觀察老師做briefing，Iriz姐姐直言「同我做嘅briefing真係好唔同」、「連大人都會好留心聽」，因為老師用了很多生活化的字句和問題去帶動師生互動，又用生動搞笑的例子引發學生的好奇心。這不僅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還啟發夥伴導師開始思考有沒有新的方法可以在briefing中運用，讓她感受十分深刻。

回到推動老師轉變的層面，Iriz姐姐則認為夥伴導師的影響力在於透過與老師共同備課，帶給老師信心，讓思維及教學方式上的突破自然發生。在開展每個新主題時，奇極創作室的夥伴導師都會與同行老師先試做一次，換位感受孩子第一次動手做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我覺得因為（老師）有試做過、失敗過，之後佢去教學生嘅時候會多咗信心去handle，就唔會好controlling咁捉住學生，唔捉住已經係好大嘅突破。」Iriz姐姐也坦言，雖然給予老師信心很重要，但「無時間信心又會低咗」。她也明白老師工作繁忙，有時連約開會也有困難，要老師每次開展新主題前都要試做一次，時間就是最大的阻力。

另一種阻力，來自「outcome很重要」這堵無形的牆。Iriz姐姐理解下的LBD，「唔係嗰嚟嘢整得有幾靚，而係其中的學習experience佢哋（學生）得著咗啲咩」，而她也親眼看見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孩子是如何學得既主動又深刻。「（project結束後）嗰啲知識性嘅嘢，佢地真係記得到架，到宜家都記得大腸同小腸，佢哋有時會自己講番起，唔係兩下就唔記得，因為有陣時傾計嗰陣都試過幾次問番佢地之前project嘅嘢，咁佢哋又真係答到。」對此，她十分欣賞同行老師很快卸下這種「包袱」，當學生錯過了某些課節而導致最後作品不夠完整時，老師並沒有強逼學生「加番隻眼」、「畫靚個嘴」，著重的是孩子的學習過程。

對於沒有夥伴導師同行、不斷滲透LBD理念的老師而言，要改變執教多年著重實質結果的觀念是困難的。如何讓老師意會到過程比結果重要得多，去接受未完成、不夠漂亮的成品，是LBD這個教師發展實驗室的挑戰，也是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同行關係，默契行先

奇極創作室的另外兩位夥伴導師秋明姐姐和Josephine姐姐雖然教學資歷較豐富，但亦承認因教學風格和環境差異，與老師團隊需要時間磨合，但是計劃中由夥伴同行到老師慢慢接受、認同LBD理念，再到老師自己實踐的鋪排，總體而言是合理的。「（老師）可能需要有曬課程指引，而我哋（奇極創作室）嘅課程比較鬆，有可能要隨時改，所以就需要好有彈性。」Josephine姐姐坦言，從同行關係的建立到促使老師產生轉變，轉折點在於默契，在於「慢慢大家摸熟大家嘅軸」。在一鬆一緊兩種教學風格的碰撞下，一方面夥伴導師更明白老

師的擔憂和掣肘——課堂秩序混亂、工具使用不當做成危險、準備工作繁瑣……會「睇準時機」適時妥協；另一方面老師亦從夥伴導師張弛有度的課程設計中受到潛移默化的感染，從開始要求學生每一步驟都跟著做，到漸漸減少對學生的限制和指引，多給予孩子選擇的空間。你前我後如同雙人探戈，在默契配合下催化改變又不失平衡。

秋明姐姐也說，轉變不是「叮」一下神奇地發生，「改變唔係直接，係慢慢變，我覺得正常啲囉，無咁戲劇性。」

兩位夥伴導師也坦言，計劃中出現的不理想狀況，是未能與同一批老師一路同行，如果計劃前兩年能夠培訓同一批老師，想必現時達到的成效會大很多。而這也正是LBD團隊及學校團隊共同面對的無可奈何。開展LBD的三年間，學生人數從第一年的180多人增至超過520人，老師亦由20多人倍增至超過50人，伴隨老師的高變換率，令夥伴導師持續與老師同行的原本設計不得不轉變方向。不少老師於LBD開展的第一年才加入堅樂第二小學的老師，一接觸LBD便需要盡力學習夥伴導師身上的十八般武藝，在一年時間內具備獨立帶領LBD課堂的思維和能力實屬不易。不止兩位夥伴導師，鱷魚姐姐也坦言老師始終無可避免地會對夥伴導師產生不同程度的依賴，從課程設計到物資準備上，要老師「own到件事」確實講求天時、地利、人和。對於第二第三年才加入的老師，挑戰就更大了。

Josephine曾經走進體制內的主流學校，執起教鞭成為全職教師。在她看來，LBD的精髓在於「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令唔同嘅小朋友都學習得到。」LBD的做法不止一種，「其實有好多可能性，art係其中

一個可能性，reading係其中一個可能性，煮嘢食都係。」當談到LBD的教師發展和培訓，她認為最困難的是讓老師看到培訓內容與課程與自己教學上的聯繫。「所以係個mindset，個mindset即係話嗰樣嘢我地會唔會諗到啊，原來呢樣嘢可以擺落我個課堂度，咁呢個係一個mindset嚟，所以你話最困難係個mindset而唔係個art base。」

對此，秋明姐姐十分認同。「當老師有呢個belief，佢自然會諗辦法令呢班小朋友學得到，而呢個所謂嘅辦法可能就係art、可能就係遊戲、可能就係閱讀，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個mindset入面係冇呢個belief嘅，我覺得點樣教佢都係唔識，即係佢唔去諗呢個mindset呢樣嘢呢，我覺得最難就係佢會唔會諗alternative去教一個小朋友。」

秋明姐姐亦認為，當老師們已經很有信念和動力，見到LBD帶給學生的正面轉變，「成件事就會hum　hum聲咁去啦。」因此作為夥伴導師，最希望做的就是「撻著」老師們心裡那團火，從而讓他們能自然而然地一路保持教育創新的動力和熱誠。

各具「武功」，各路「英雄」所見略同

雖然夥伴導師身上「各懷秘技」，但他們對於LBD精髓的理解和把握都十分到位。「LBD即係透過落手落腳做，然後經歷到各樣嘢，發現到點樣係work點樣係唔work。唔係人哋直接話俾你知點樣做，而係有機會自己去試失敗同成功。」有著多年帶領歷奇活動及輔導經驗的Olive姐姐認為，LBD的運用可以很廣闊，具有不同強項的夥伴導師可以透過LBD的不同面向，發揮自己所長去幫助老

師，「即係點樣through LBD去建立creative thinking，點樣透過LBD去建立design thinking。而我係點樣through facilitation，我點樣用LBD同facilitation去建立學生。」

「拍住上」的同路人

回想LBD開展的第一年，Olive姐姐認為夥伴導師的參與和示範，令老師們開了眼界，讓他們欣賞到學生平時不為人知的一面，「即係佢都有suprise原來啲細路做到啲嘢係比佢想像中多嘅」，對學生多了認識和信任。當談到第二年的同行關係，對於Olive而言，則是另一種有默契地互相「接波」，自然而然的partnership。「咁有時我可能我話你帶啦咁佢又帶。好自然架，咁可能佢帶帶下望住我睇下應該點講落去，我就會接波架啦，咁我接完之後我又會話你有咩講，咁佢又接番住。」

除了課堂上的默契，課堂外的傾談和分享對老師而言可謂是一種精神支持和情緒出口，而對夥伴導師來說，則看到老師對學生進展的關注和關心。「有時佢會一見到我就同我講阿邊個進步咗好多啊，呢排啲態度點點點，或者話佢哋呢排好心散啊，激死我啊點點點。佢會同我講呢啲嘢。」

而這種默契的同行關係，一方面取決於老師自身是否具有「準備好」及開放的學習態度，去接受夥伴導師傳遞的「武功」；另一方面則在於同行老師對夥伴導師的角色和可提供幫助的清晰程度。這要求LBD團隊除了要對每位夥伴導師的強項十分了解，與同行老師清楚定義兩者的角色和「可以學到甚麼」非常重要。當談到未來老師培訓的方向

時，Olive認為既然LBD是一個體驗式學習的過程，帶領者（即老師）的功力很關鍵，「帶領者是嚮導指引學生，帶到佢勇於表達自己嘅勇氣同埋經歷自己能力所帶嚟嘅自信心。」因此在未來LBD教師發展的設計上，Olive認為培養老師如何看待學生、相信學生，向老師傳遞回應學生的技巧是重要的。

「一係點睇學生，即係belief啦，點樣睇學生有能力，相信學生有能力。老師本身嘅mentality，要change mentality。跟住就係facilitation skills，點樣回應學生，引導佢。」

大學夥伴經歷到的教育理想：

LBD是讓下一代可以快樂成長、開心生活的願景

LBD「出世」那年，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學士後教育文憑（PGDE）課程亦開展了一科必修的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EL）。一個大學，一個小學的「體驗學習新生兒」結合，究竟有甚麼效果？聽聽該課程的導師莫蔚峰的分享：

為什麼港大EL必修科會選擇LBD作為社區夥伴之一？

三年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正式將體驗學習列入PGDE課程之內。當時教育學院院長Stephen Andrews教授一直推薦在堅樂第二小學的「另類教學」，即Learning By Doing（LBD）。在此之前有教育學院的同學到過堅樂第二小學帶領暑期課程，因此當體驗學習團隊在探尋不同合作夥伴的時候，就伙拍了LBD。當初有同事不太理解LBD的理念，所以對學生到LBD做體驗學習有所保留；當時我雖然未接觸過LBD，但覺得他們的理念與手法非常有趣，就自告奮勇，由第一年開始就一直負責指導在LBD做體驗學習的同學。

LBD如何準備你們的學生進入教育現場？

港大教育學院當初將體驗學習列入PGDE課程之內，就是希望學生在課程裏除了學習教育理論和到學校實習外，還有機會接觸到更闊的教育環境。因為我們相信教育並不只限於課室和學校裡，而在現實中這也正在發生。LBD正好提供這樣一個培訓場境予我們的教育系學生。LBD既於一間本地學校裏試驗實行，又同時享有高度自主；正可讓教育系學生體驗和實驗如何可以拉闊教育的可能性。我們很高興我們的學生有幸可以參與LBD這個「教師發展實驗室」，感謝LBD在過去三年給予我們學生非常大的自由度、啟發性的指導和無比的信心，不但讓他們可以在LBD實驗室裏試驗和實踐他們在學院學到的教學理論和教學法，更啟發他們思考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讓他們嚐試到即使再天馬行空的想法，透過不斷的實驗和調校，都是可以在常規課程裏實現的。

LBD相對於其他programme的特別之處？

大部分教育系學生都希望畢業後在本地學校服務，因此學生都喜歡選擇接近學校教學環境的體驗學習。在LBD與堅樂第二小學這個共同體裏面，學生可以體驗到一個很獨特的教育模式，探索多元教育如何融合以至取代以課本知識為中心的教育的可能性和方法。

同時，在教育文憑課程內，學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學院裏學習理論和教學法；另外就是到學校實習，進行課堂教學和履行老師

日常工作，很少有機會和時間以另一個身分和角度與學生相處互動。在LBD，我們的學生可以觀察和實踐如何將注重學生身心快樂和多元發展，強調人際間互相尊重和溝通，相信孩子的能力的核心思想融入日常教學當中。LBD讓他們看到教學法並非由知識和從老師的主觀出發，而是基於老師認識和了解學生學習需要而作出的一個反應。在LBD的體驗學習中，教育學生重新認識到教育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老師和學生在過程中共同成長，而非老師教、學生學的單向關係。

三屆以來，學生如何看LBD？

我會用「自由」來總結過去三屆同學對LBD的看法。很多同學一開始都對LBD抱著懷疑的態度，因為當他們第一次進入LBD課堂的時候都會以「混亂」來形容課堂的狀況，好像整個課堂失去秩序一樣。但當他們深入了解LBD的理念和執行手法之後，他們就會發現不是課堂沒有秩序或混亂，而是課室裡面存在著不同聲音、學習取向和學習行為。課堂管理的目標不是要班上三四十名學生全部鴉雀無聲、個個坐直身子，而是希望學生能投入課堂學習。

很多教育系學生在LBD的體驗學習一開始的時候都會苦惱如何在自由和課堂管理間取得一個平衡。他們觀察到在LBD課中，活動守則很多時是由老師和學生一起訂立，而非由老師單方面以權威去決定同學要跟從甚麼規範。LBD亦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自由度，讓他們不但有空間去嘗試新活動，同時亦可摸索

一下如何管理不同教學手法下的課堂。在過程中，LBD團隊、堅樂第二小學的老師和學生都是他們共同學習、成長的夥伴。他們深深感受到老師和學生互相尊重，透過溝通而達成共識，共同努力去取得成果的滿足感。

最重要的是他們學到「放手」。他們發覺很多課室管理正正因為教室裡太多對學生來說不明所以、無理和沒必要的規矩而令學生動彈不得、動輒受罰；相反，如果規則是集體訂立的，學生就會明白到當他們犯規時就需要承擔後果和責任，再透過老師指引學生討論反思遠比懲罰犯規的學生更具建設性。久而久之，我們的學生都見証了堅樂二小學生的個人成長；只要我們放手讓小朋友嘗試做，他們都能做個負責任的人，發揮所長。雖然一些教育系學生會慨嘆將來服務的學校未必同樣自由開放，但他們都懷著一顆熱切的心，希望將來在自已的教學環境中可以做就一個以互相尊重為基礎，以學生福祉為依歸的老師。

你個人如何看LBD？

我非常欣賞LBD，亦很開心見証到LBD這三年的不斷成長，受到更多校長、老師和家長的肯定。我見到他們的工作非常繁重，但LBD團隊心中的一團火從來沒熄滅。我相信能夠見到小朋友開心快樂地成長是對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回報，亦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因此LBD對於我來說，不單是一個實驗教學法，而是下一代可以快樂成長、開心生活的願景。我希望更多人一起參與和支持這個希望工程。

若我學生時代有LBD：

一位「頑皮」老師的自白

如果求學時期有LBD，你覺得你對學生時期的印象，甚至現時的人生，會有改變嗎？

完整體驗過三年LBD的何俊賢老師（賢仔）立即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我以前可以LBD，咁就正啦！」點解正？賢仔認為全因LBD「有得揀」和「無框架」，才能發掘到每個學生的潛能，讓每個孩子每日都對「上學」這件事充滿期待。

有得揀，邊個唔想？

不交功課、上課坐不定、暗地裡和同學傾偈.....讀書時期的賢仔在現時大部分的老師同事眼中，可能依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問題學生」。但賢仔堅信，不同人有不同的學習方法，做功課的方式並不適合每一個孩子。而賢仔的學習方式便是流連圖書館和動手做，不管遇到甚麼難題，自己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

小時候因為居住地點靠近機場，賢仔經常會見到飛機升降，當時有一個問題困擾了他一個多月，那就是「直升機是如何向前飛的？」他到圖書館看書思考，「諗咗好耐」都想不明白，最後全因到模型店親眼看到一架模型直升機起飛，他才終於悟出箇中奧秘。他還憶述有一次

家裡的雪櫃壞了，他突然好奇為甚麼雪櫃是冷的，試過問老師，「但老師話中七先教，而家教咗你，咁中七教乜嘢？」無奈之下唯有自己到圖書館找答案，又「落手落腳」把家裡的雪櫃拆開，反覆查看，終於被他破解了這個童年一大謎團。

「不能否認功課、操練都係一種學習的方式，但係唔係適合所有的科目或所有的人呢？我覺得一定唔係囉。」

然而小學時期的賢仔，和千千萬萬個你我一樣，要在四面牆圍起來的課室內「困獸鬥」，除了聽書、做功課就是考試。他想像若他以前可以LBD，也許小學時期的他已經可以很快地發掘到自己的潛能。「LBD第一樣嘢叫做『有得揀』，我覺得有得揀好重要，佢地試完無興趣又可以轉（學習主題）。另外要畀佢多嘗試，尤其小學生同初中生，其實佢地唔知道自己潛能喺邊，但係你要畀佢揀，畀佢試，佢一試，就會發現原來有啲嘢自己可以做得好好，咁佢慢慢就會知道自己嘅潛能喺邊。」

提起中學時期的實驗堂，雖然也有自己動手做和嘗試的空間，但賢仔認為實質上還是要跟足model procedure和預設的解決方法，「你做其他就叫做錯」。賢仔認為LBD之所以會讓人喜歡上學，正是因為孩子在學校不必害怕被人評判對錯，也沒有限定時間要求學生一定要完成任務。「LBD無限制佢用咩方法去完成一件事，因為解決嘅方法真係太多啦，甚至佢完成唔到都得，唔係錯，只係做唔到，我哋可以逐步改善令到佢做得到。當佢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做到一啲嘢出嚟嘅時候，嗰種成功感，同畀人話佢錯，兩種心情差好遠。」

帶領LBD課幾年，賢仔對於一個老師所面對的諸多無形框框深有體會。「我哋平時做嘅嘢好多時候會被科目限死了，但有啲嘢唔係科目度架，有啲嚟自興趣同潛質」。賢仔憶述帶領LBD課堂期間，發現原來有些同學很擅長剪輯影片，還自編自導自演，自學加入字幕和背景音樂，雖然產出很多「爛片」，但勝在過程中學生有內在動機去屢敗屢戰；他帶學生去爬山，發現有些同學很有方向感，可以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哪裡，前行的路線是哪一條；在校內讓學生自己組織閃避球比賽，發現有些學生原來很有組織能力，在編排賽程和人手分配上得心應手。賢仔誠言，這些正正不是科目上可以發掘到的潛能。

「其實世界都係無框架嘛，點解學校又整咁多框呢？」

同行三年，賢仔已成為LBD的忠實擁躉，他坦言在這三年的同行中被LBD開了眼界，亦被LBD鼓勵，增長勇氣。他於第三年已經「擅自」嘗試將LBD的學習方式與自己主教的常識科相扣連，在常識堂上不講書，少說話，直接讓學生動手做，盡量讓學生自己去試。在LBD的第二個三年，我們期待培育出更多的「賢仔」，認同LBD的理念，將LBD延續，讓長大後的學生回望讀書時期的自己時，能慶幸自己可以LBD。

結語

2019年6月，我們終於得到確認：申請延續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成功了！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再次支持！

過去12個月，我們著手為計劃第二期做好準備，並非因為有把握會獲得馬會再次捐助，而是因為本來就計劃要裝備學校，好讓我們離去後，老師有足夠的能力，學校也有充份的決心與制度，去持續地推動「動手學」(LBD)的發展。縱使堅二小是一間「短命學校」、教師團隊的穩定性低，我們也希望留校或離校的老師，能帶著一套尊重孩子個別需要的價值觀及一定的LBD 課堂技巧，在哪裡也嘗試為學生帶來更適合他們的學習選擇。

過去三年的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是第一步(1.0)，是個實驗，是個讓老師嘗試「原來咁做都得喎！」，然後看見孩子「原來佢有另外一面嘅！」再感受到「原來教學真係可以不一樣」。經過這三年，我們發現：

1. 學校一般難以全校同時起動，需逐年逐步遞增。
2. LBD與學科扣連的話會更得老師重視。
3. 不設傳統紙筆考試讓老師與學生均專注於學習過程上，更有創意。
4. 整間學校都要有人本的氛圍，才能做到更大幅度的學習文化改變。

所以，我們將三年經驗沉澱計劃的第二期(2.0)，希望利用另一個三年測試及確立一套適合更多學校需要的LBD模式，讓更多有心改變應試學習文化、培育學生全人及自主學習能力的學校去採納。

要協助學校轉型成一間真的照顧學習差異，培育全人的學校，並非給予一套文件，用快餐的方式去進行，老師夾在教育制度、校本制度、家長期望中間，實在需要較大的支援，才能有心有力為孩子走出更大的一步。所以我們更需要3.0，4.0，5.0……「教育大同」的願景，是Happy and fulfilling education for ALL！（人人學得開心，學得有意義！）我們相信首先要做到的，是我們都真正尊重孩子需要，改革學習方式，而這是一整村人的事！期待未來有更多學校與我們同行，Respect diversity. Transform learning.（尊重多元，革新學習。）

三年前，我們在堅二小舉辦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啟動禮上一起朗讀「感．創．做」約章，我們將本著同一個精神繼續推展LBD！

「感.創.做」約章

一所讓孩子愉快學習的學校
一間讓家長有選擇，也尊重孩子選擇的非牟利教育機構
兩個相同願景的邂逅
成就「感.創.做」的誕生
「感.創.做」學習理念為香港考試為本的教育注入清泉
這是一場思想改革
堅樂二小是個開始
當計劃完結時
願薪火燃傳，夢飛翔，夢想的星火飛騰，教聞
老師能具備「感.創.做」的思維和技能
繼續推動孩子的全人發展，為教育注入新動力
並在課堂內秉承「感.創.做」的精神
讓更多孩子、老師和家長受惠

我們謹此簽署約章

堅守「感.創.做」精神
提供空間、時間與協助，與各合作伙伴協力
營造促進孩子全人發展的學與教環境

感·創·做

曲詞編：陳世昌

齊齊嚟啦　齊齊嚟啦　探索新天地
齊齊嚟玩　齊齊嚟玩　找到真的你

「感」：發揮創新感覺
「創」：用意念創未來
「做」：熱情懷著使命，學習做到好
你共我　勇闖新方向　齊成長

齊齊嚟聽　齊齊嚟講　滿載新希望
齊齊嚟睇　齊齊嚟寫　眼界多開放

「感」：發揮創新感覺
「創」：用意念創未來
「做」：熱情懷著使命，學習做到好
你共我　勇闖新方向　成功雙手創

「感．創．做」主題曲
字幕與短片

過往系列報導

明報堅樂開學系列：　明周文化芬蘭之旅系列：　明報周刊10個月追蹤採訪：

鳴謝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之所以能夠開展，除有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學校老師團隊及家長的支持外，更有批熱心的社區夥伴機構及人士的支援，秉持信念與老師同行，在此教育大同謹向各協作機構與人士致以深切感謝，機構及人士眾多，如有遺漏，謹予致歉。

夥伴學校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循理會美林小學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夥伴機構及個人

CreativeKids奇極創作室 | IM Creative 創想聯萌	MakerBay 工匠灣
Playright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青田教育基金
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故事天使
「感・創・做」課程領導（2016/17）梁幗慧博士	「感・創・做」主題曲及標誌設計者陳世昌先生
「感・創・做」大使李致和先生	生命導師Olive Ho
皮革導師 Lederer	花藝老師 Rose Dougo
山與海	Sports 100
魔術導師 Harry 哥哥	Felix Puzzle
HappiKami Workshop	攝影師小明
瑜珈及動起來小組導師Lily	舞動及律動導師 Art Life
Mayson Fung 團隊	靜觀/瑜珈導師 Maggie Lin
長期義工 Karina Chan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Jockey Club "LEARNING BY DOING" Academy

一個推動教育有選擇的家長組織
一間只得九年壽命的基層小學
走在一起三年
為了在考試主導的教育制度中, 創造一個更適合孩子的學習選擇
敢感受. 創新路. 動手做!

我們期望計劃的「感·創·做」理念在本港教育界得以發揚光大，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在愉快的多元學習環境下，於不同的範疇中盡展所長，不用再做「求學只求分數」的「考試機器」。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張亮先生

LBD不是隨便的一項教育實驗，而是我們未來教育的先行.....在龐大的學習體系裏面，LBD只是一小塊，但是他們的成就，卻會照亮許多人的心，讓大家知道：教育是可以這樣的！我會加上：教育就是應該這樣的！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
程介明教授

「感·創·做」大本營揭示了一種對等、開放、互動的家長與學校夥伴關係，希望大家能通過本書認識到這個教育的小實驗，期望這種家校合作的模式，能夠遍地開花，我們一起來尋找香港教育的未來。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博文及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趙永佳教授

「動手學」能增強學生的投入感、深度學習、解難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讓學生更喜歡學習。LBD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Happy Schools！Project評為2019最優秀的開心學校活動之一，希望他們的成功，能鼓勵更多學校推行「動手學」，讓學生能夠愉快地學習。

—教育心理學家
朱可達博士

主辦機構

EDIVERSITY 教育大同

捐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同心 同步 同進 RIDING HIGH TOGETHER

ISBN 978-988-78742-1-8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

教育大同與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於2016-2019年間首次推行為期三年的體驗式教育項目，連結社會上不同的教育夥伴與學校的老師團隊同行，打造實踐自主學習、全人發展的創新教學空間，計劃於2019-2022年進入第二階段，希望讓尊重人本的動手學方式帶到更多學校。

網頁: lbd.ediversity.org/
面書: facebook.com/LBD.Academy.HK/
媒體報導: lbd.ediversity.org/media

教育大同

由家長發起，推動教育有選擇的民間慈善組織。自2014年「教育有選擇」、2015年「我要真假期」論壇，以至在本地主流小學開展的動手學項目 -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以及「善養小童成大同 - 共構。童行」親職教養計劃，教育大同基於尊重孩子個個不同的核心價值，一直透過展現不同教育可能，去鼓勵家長、老師與社會各界反思，用行動為教育帶來正向轉變，朝著Happy and fulfilling education for ALL! 的願景邁進。

網頁: ediversity.org
面書: facebook.com/EDiversity/